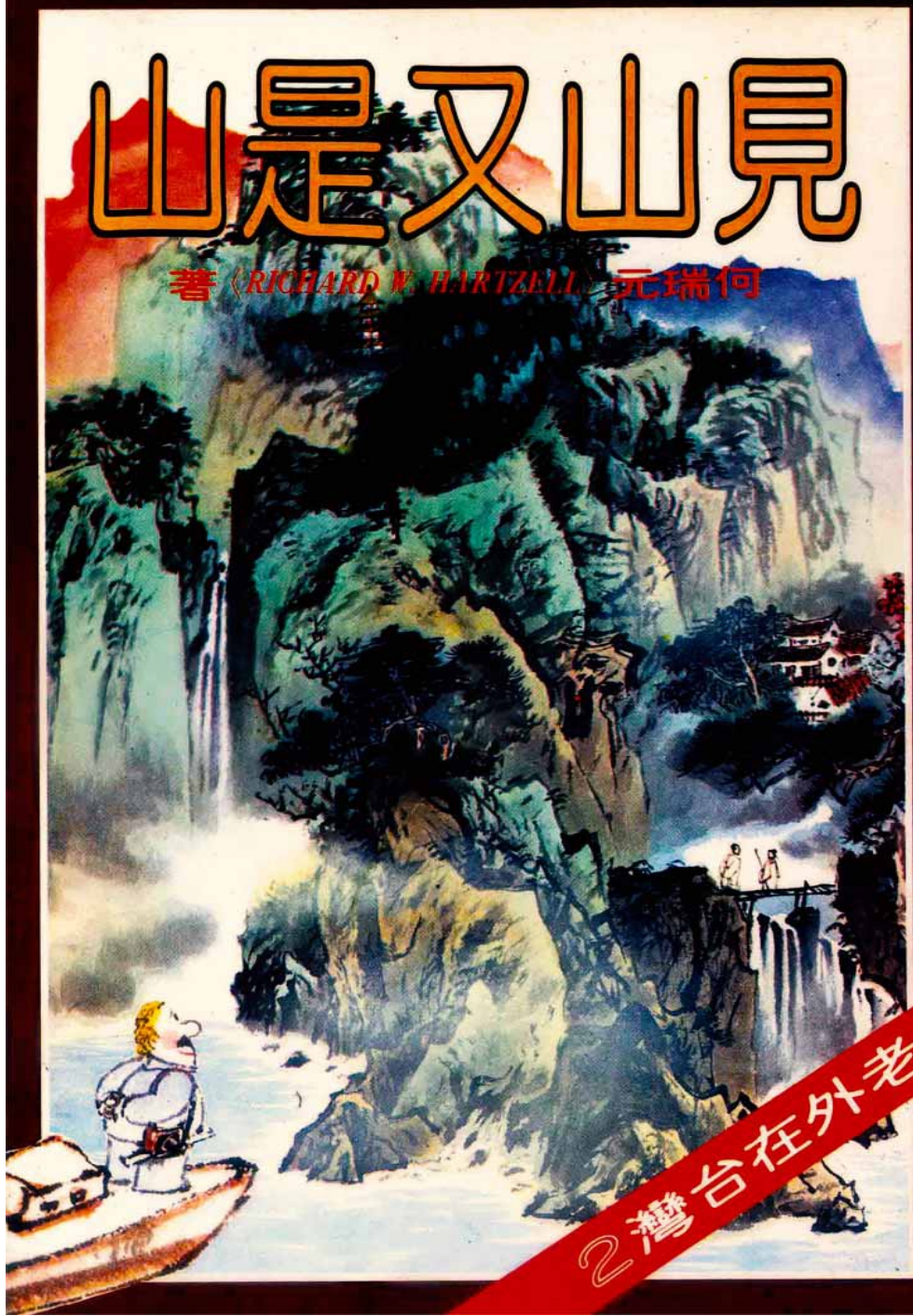


山是又山見

著 (RICHARD W. HARTZELL) 元瑞何



2 灣台在外老

何瑞元的作品

老外在臺灣之一

見山不是山

老外在臺灣之二

見山又是山

老外在臺灣之三

老外與臭豆腐

老外在臺灣之四

鷹的傳人

老外在臺灣之五

洋洋奇觀

老外在臺灣之六

下海與上陸

老外在臺灣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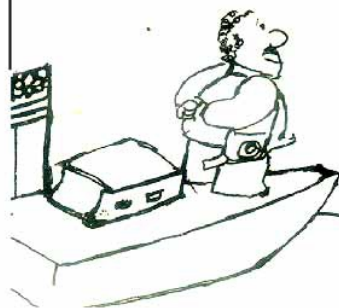
美國式接觸

老外在臺灣之八

察眼觀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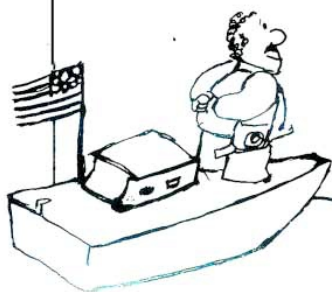
老外在臺灣之九

山姆叔叔吃皮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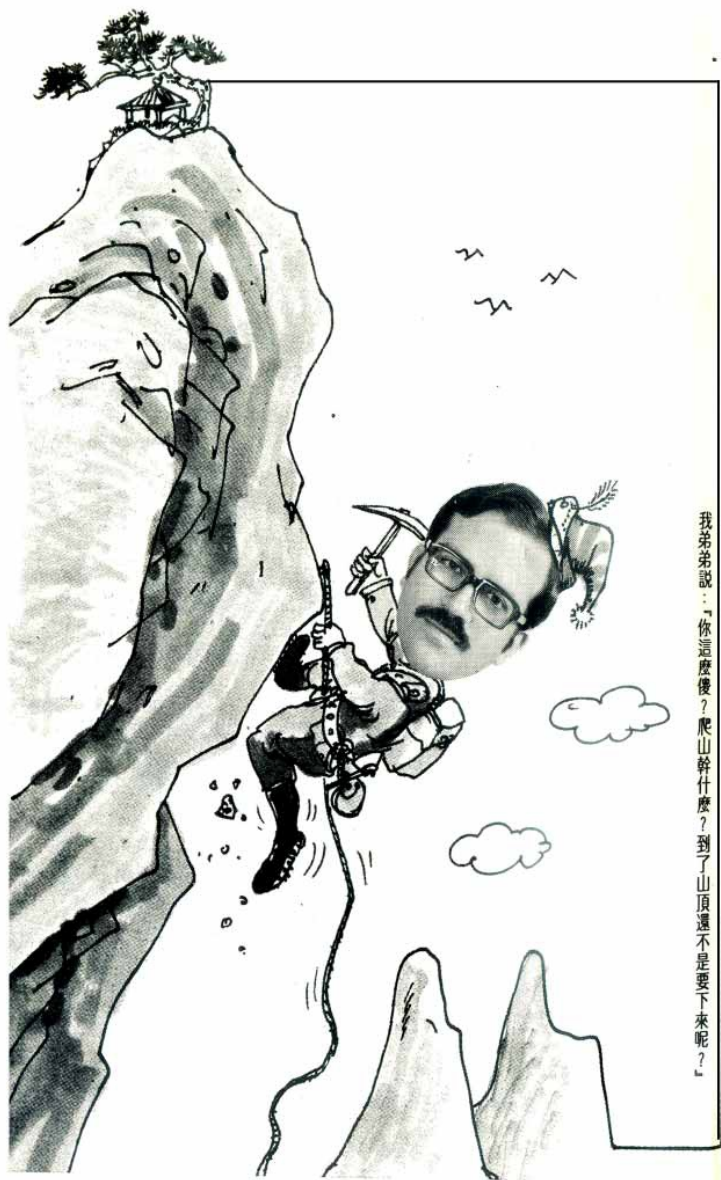


見山 又是山

老外在台灣之二
何瑞元著



The Mystic Mountain, vol. 2
(selected Chinese essays of
Richard W. Hartzell)



我弟弟說：「你這麼慢？爬山幹什麼？到了山頂還不是要下來呢？」



何瑞元的學歷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of Richard Hartzell

Meadowlawn Elementary School, Kettering, Ohio,
U.S.A. 小學

Kindergarten 1956--1957, and 1st through 6th grades
1957--1963

Indian Riffle Junior High School, Kettering, Ohio,
U.S.A. 中學

7th through 9th grades 1963--1966

Phillips Academy, Andover, Massachusetts, U.S.A. 高中
10th through 12th grades 1966--1969
graduate of the class of 1969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S.A. 私立賓州大學(費城)
freshman, sophomore, junior, & senior years
1969--1971 and 1972--1974, graduate of the class of
1974 with a B.S. in Economics and a minor in
Mandarin Chinese. 主修課：經濟，副修課：中文。

World Campus Afloat, S.S. Universe Campus
宇宙學府號(輪船) 1971--1972

As a two semester student of the "floating

university" I visited twenty-one countries including Papua New Guinea, Australia, Indonesia, Singapore, Sri Lanka, India, Kenya, Tanzania, Mozambique, South Africa, Sierra Leone, Canary Islands of Spain, Morocco, Liberia, Senegal, Gambia, Angola, Malaysia, Thailand, Taiwan, and Japan, not to mention Hawaii, American Samoa, and the British Crown Colony of Hong Kong.

我在『海上大學』上了兩個學期，到過二十一個國家——新幾內亞、澳洲、印尼、新加坡、錫蘭、印度、肯亞、坦尚尼亞、莫三鼻克、南非、獅子山、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島、摩洛哥、賴比瑞亞、塞內加爾、甘比亞、安古拉、馬來西亞、泰國、中華民國台灣省、日本。另外還到過夏威夷（美國第五十州）、東薩摩亞群島（屬美）和香港（英國直轄殖民地）。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May of 1974 I work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year before coming to Taiwan in late October of 1975 to continue my studies of Mandarin Chinese.

我一九七四年五月畢業於私立賓州大學以後，在美國做了一年事，然後於一九七五年十月底來台灣繼續研究中國文學。

- 飯哩咖·土武·會晚 15
 ? 麼什是份緣 24
 奏變的拉哈撒 28
 記毛三問訪一
 ? 辦麼怎, 乖不生先 33
 相洋出 37
 多其何頭噓節人愚 44
 文英講周老 47
 趣之聯對 50
 澡國泰談漫 53
 ? 樂娛是還? 健保是一
 好才次一洗久多 57
 鞋拖與庭家國中 60
 包紅·節春·將麻 64
 學美的醜十遮『棕』一 73
 珠如語妙, 河懸若口 76
 事故的人紹介婚結當我一
 尋處何譜食藏西 81
 痛頭『大』, 信迷『小』 84
 美方東審佬國美 90
 記日的皮頑 94
 惱煩的步進明文 98
 看好又暖保·點一長髮頭 102
 話心真的生學大 104
 起談照執駛駕上考從 108
 麼什補, 麼什吃 111
 起談餐早從 114
 ? 找裏那『築建式中』 120
 築建代現國中語寄 123



二之灣台在外老·

詞致賓來	127
!的害人商國美是都	132
議抗信寫要們我	136
菜生吃愛一免屬我	137
帽探偵戴想外老	140
號口喊是不育節	144
視電上外老	149
啡咖加奶牛	153
貌禮的『啾哈』	156
『性吸呼合適』的氣空論	159
子杯的淨乾洗有沒	163
址地找、標路看	166
筋腦傷人讓一	
?『交外葉茶』動推不何	169
事故的『令口繞』	172
國中與國我	174
同異的上慣習活生和化文想思在一	
號符音注和生學國外	177
心德公與味情人、率效作工	181
者費消、湯仁慈、地拖	188
『便方』不地隨	191
淨乾得來，它掉燒是還	194
員動運的上椅發沙	199
由自主民式美談人國美	203
語小『鴻飛』	210
明聰小的腦電	212
國民華中愛喜麼什爲	215
資投育教與費學學大	217
錄附	220

見山 又是山

老外在台灣之二



晚會·武士·咖哩飯

『那條蛇怎麼會跳舞呢？』

『是真的嗎？』

同學們看到這項表演，真是議論紛紛，疑問滿天飛。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我突然想起，在中國話裏，『吹牛』的意思是：說不實際的話。這種人比較不受歡迎，但是相反的，在印度話裏，『吹蛇』的意思却是指很能幹的人。

一個禮拜前，幾位同學決定在元旦那天開一個『派對』。他們規定，來參加的每人要炒一道菜給大家享受，做爲當天的晚餐，不然就要表演唱歌。他們決定一月二日下午四點鐘在程秀華的家裏聚一聚。我說我一定會來，並打算當場表演一道腰果蝦仁。程小姐答應了，同時告訴我：『

如果你可以帶另外一個外國朋友來，我們更歡迎。」

『好，』我說：『我儘量找另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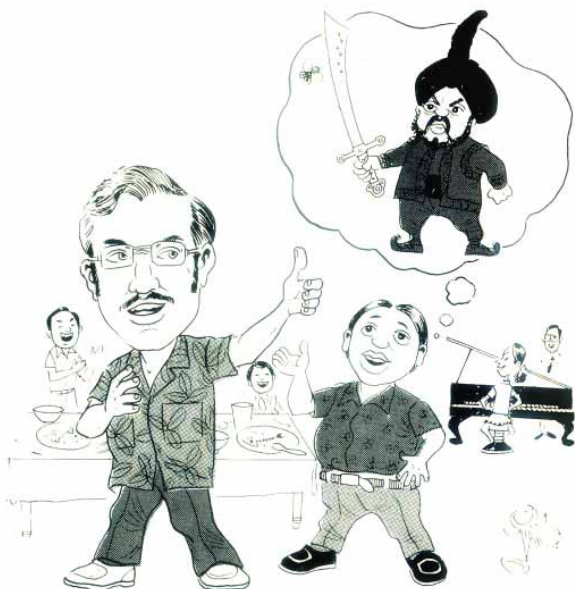
回家的時候，我碰巧在台北的中山北路遇到一位從印度來的留學生。印度我曾經去過，印度人的一些風俗習慣我也了解，所以我主動上前搭訕，我們談得很投機。我發現他是一個閱歷豐富、而且很幽默的人。除了印度話和英文以外，他還會講中文。他的中文姓名叫穆蕊狄。我向他提到程小姐要開的派對，問他參不參加。他看了一下口袋裏的小筆記本，確定那天下午也沒什麼重要的事，就答應了。

『但是有一點我得說明，』我向他解釋，『程小姐的宴會有一個條件：每一個參加的人要炒一道菜，不然就得表演一個節目，沒有例外的。』

穆蕊狄微笑說：『那沒問題，因為我又會做菜，又喜歡唱歌和表演。最近我去過苗栗縣的一座山上，抓了一條蛇，於是每天在家裏吹我自印度帶來的魔笛，訓練牠跳舞。當天晚上，如果女孩子們不反對的話，我可以帶來。』

我想了一下說：『把牠裝在小籠子裏面帶來的話，我想女孩子們不會反對。到你表演的時候，再把它拿出來，這樣就行了……那麼你就不再炒菜了？』

『如果我參加你們的這個晚會的話，我一定要做一道真正印度式的咖哩飯給你們吃。』穆先



生說。

『那也好。』於是我把程小姐的地址和電話給他。後來我又寫下我的電話號碼，告訴他：『如果你有什麼問題，你可以跟我或者程小姐聯絡，不然的話一月二日下午四點直接去她那裏就行了。』

他遞一張名片給我，說一聲『謝謝』，然後解釋說有一點事情，得先走，我們就分手了。

過幾天他打電話來，說他已經跟程小姐聯絡上了，但是現在又想當天晚上唱一首歌，不知道唱那一首才好。在電話中講來講去，我們提到的有『一顆紅豆』、『恆春民謠』、『梅花』、『綠島小夜曲』、『泡菜的故事』等等。但是到後來覺得都不適合。他

想最好是可以唱一首帶點印度味道的中國歌曲。我告訴他，好像沒有這樣的歌。我說平常禮拜天打開收音機來聽聽新的國語流行歌曲，但從來沒聽到一首跟印度有關係的。我建議他：「你可以唱一首歌，表示你對中國人、中國文化或是中國菜等的印象。」

「很好！有這種歌嗎？」穆茲狄問。

「好像也沒有，」我說：「但是你可以自己動筆寫一寫。」

「哦，這樣子……那，也可以……我也有一個歌本，我可以翻一翻，也許會得到一點靈感。

好，謝謝你。」

二日傍晚我準時赴會。一共有十一個人參加。炒菜的時候，女孩子都擠在廚房裏，要做菜的男人幾乎都進不去。但是我終於成功的端出一盤色、香、味『不太齊全』的腰果蝦仁，給大家品嚐。

穆茲狄在沒有做飯前，已經表演過吹印度魔術笛，令小蛇跳舞的這一招。女孩子本來對那條蛇感到害怕，後來却覺得很可愛，給小蛇取了一個名字：密斯特史內克（Mr. Snake）。

穆先生用他很早以前從印度郵購的一些配料來做咖哩飯。他做得十分辣，我陪他吃了一盤再一盤，後來又帶一些回家。我很喜歡他這一道極道地的印度咖哩飯，但是我們其他的中國朋友却只吃了寥寥幾口，或許是已經塞進了糖醋排骨、豆瓣魚、紅燒豬肉、炒白菜、玉米湯等等東西，

已經吃不下了。但是從他們吃第一口所流露出來的表情，我想他們一定覺得太辣，也不習慣。其實，目前在中國的餐廳裏所賣的咖哩飯也已經不是印度的真貨，而是中國式的，做得淡多了，但是頗受歡迎。

還沒有唱歌之前，穆蕊狄說他要講一個笑話。『古時候在印度有三大門派的幫主，在武林界有鼎足之勢。這三個幫主身上都帶著銳利的大刀，用刀的技術都非常的高明，個個勇猛善戰。有一天，當時的國王宣佈要舉行一次比武大會，看誰的武功最高強。』

『結果，只有全印度公認武功最好的這三位掌門人報名參加，要比高下。』

『到了比賽的那天，在首都德里一個富麗堂皇的大廳裏揭幕。首先有單項的刀術表演，而依據評審委員的分數，三位武士都打了平手。再來就是另一種表演，一個武士跟十個大兵對打，居然不費吹灰之力，幾秒鐘之內，十個對手全被擺平，而此項目的結果，三位又是旗鼓相當，不分高下。最後延長一局，找來了三隻公的蒼蠅，是印度稀有的所謂「老虎蠅」，又小又兇。第一個武士上台以後，一位老服務員過來，在武士的面前打開了一個小小的盒子，有一隻老虎蠅飛出來，這位武士的反應很快，觀眾只看到他刀一閃，這不值一瞥的蒼蠅被劈成兩半，「身首異處」，落在地上。評審點點頭，派人去把蒼蠅的屍首撿起來。第二位武士上台，服務員又來了，打開小盒子，蒼蠅飛出，而這一次，第二位武士的反應更快，觀眾只看到他刀兩閃，蒼蠅被劈成四塊。』

「第三位武士上台。服務員照樣打開小盒子，一隻死期將近的蒼蠅飛出，而這一次，第三位武士的反應也不慢，觀眾只看到他刀如破竹之勢，閃了三下，以爲這隻蒼蠅死定了。但是評審人員仔細一瞧，蒼蠅居然還在空中繞來繞去，嗡嗡的叫着。一會兒就飛出窗外去了。」

「你怎麼失手了？」評審人員問。

「我沒有啊！」第三位武士答。

「但是你的蒼蠅飛走了！這怎麼搞的呢？」

「這位武士很安詳地回答：『哦！牠飛走了沒有錯，但是有一點我可以保證，牠不會再交配！』」

這一番話使所有的同學哄堂大笑。我也不例外！

臨走時，穆先生說他希望大家對印度的咖哩飯留個好一點的印象，所以他花了兩天的時間寫了一首簡單的歌，來形容印度人在中國吃印度咖哩飯的感想。爲了唱起來方便，他所選擇的配樂是一首頗爲有名的『馬車夫之戀』，他只不過填上新詞而已，題目改爲『咖哩飯之戀』。

有一位潘小姐彈鋼琴，我們大家圍在鋼琴邊，試唱這首新歌。這一次晚會真是好玩極了！

附記：我不知道這個晚會有沒有促進中國朋友們對印度人的瞭解，我只知道，回家以後我拉肚子，拉了三天三夜！

我們所唱的歌，歌詞如下（曲同『馬車夫之戀』）：

① 走遍大街和小巷
飄來一陣咖哩味兒

趕忙向前仔細看一看呀
嗨哎哟 哎哟 哎哟 哎哟

看到人吃咖哩飯哪
哎哟 我的眼睛大哟

哎哟 我的肚子餓哟

② 坐下去也叫一盤
很多館子每天都在賣

自一湯匙瞧一瞧呀

嗨哎喲哎喲哎喲
春夏秋冬吃不膩哪
哎喲我的胃好餓喲
哎喲我的胃好空喲

③ 每天我吃咖哩飯喲
天天品嚐但失望喲
臺灣人不會做這種飯呀
嗨哎喲哎喲哎喲
不太香也不够辣呀
哎喲真是好乏味喲
哎喲真是不够好喲

④ 印度人真懂這招喲
辣得耳朵鼻子都生煙喲

印度咖哩飯也真過癮呀
嗨哎哟哎哟哎哟
香味令人流口水呀
哎哟令人真想吃哟
哎哟回味无穷真無窮哟

緣份是什麼？

無意之間，我聽到一個女同事在講電話，她說了很久，聲音也很低，表情更是多，我猜：小芳是跟她的知己在討論終身大事。於是，我把椅子挪過一點，同時假裝在看雜誌，仔細的聽一聽她到底在說什麼？

小芳說：『如果他有時間來的話，那就算是有緣份，但是如果忙的話，也不必勉強。』過了幾秒鐘，她又說：『在那裏見面比較好？我可不曉得……』

我放下了雜誌，拿起一張紙條寫了幾句話，然後丟給她。

小芳毫不在意的拿起來，接着很快的站起來，打了我一下肩膀，又坐下，繼續跟對方講話。
我紙條上寫的是：



甲：「鵲橋初遇，「動物園」何妨？」

乙：「其理安在？」

甲：「因該處有「猿糞」。」

*

*

*

談到「緣份」，我就糊塗了，什麼叫做「緣份」？有人告訴我，這是由佛教宿命論來的一種觀念。我是老外，所以始終無法深入了解這個字眼。

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有人開了一個盛大的舞會，來賓們彼此都很陌生。主人發給在場的每位男女一個不同顏色的氣球，然後由男士去找一位拿著同樣顏色氣球的女士共舞，這樣，如果其中有一對做了長久的朋友，而且相互之間感情越來越深，甚至結婚，這算不算是緣份呢？以我這個西方人的主觀看法，他們的婚姻是由「氣球」來安排的，說不上什麼緣不緣份。

在英文裏，沒有一個恰當的字眼來替代「緣份」這個字。所以從小講英文的人，就更不容易了解這兩個中國字的意思了。西方人把中國的「緣份」歸類在命運 (fate) 之下，可是也有很多西方人不相信所謂命運，而認為自己的遭遇完全是由自己決定的。

更令老外難於瞭解的是，一般中國人講話或是寫信的時候，提到緣份却不分「孽緣」還是「姻緣」。按理，這是要分清楚的。記得我一個中國朋友對我和三個外國同學講過一個故事：「有

一個結婚已經七年的男子，開了一家公司，請了一位漂亮的女祕書，老闆常常有機會跟她一起參加各種場合的應酬，就這樣，近水樓台，他們彼此就有了感情。到了最後，這位小姐搬到老闆家附近，住進以老闆名義租下的一棟房子裏。他們之間的愛情愈益加深。你們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我想他一定是要檢討我們外國人的道德觀念。我首先說：『金屋藏嬌……我沒有意見。』

他又問另外三個人：『你們對這個老闆的行爲有何評論？』

甲說：『古人允許「一妻一妾」，不是嗎？』

乙說：『肥水不落外人田。』

丙站起來指出：『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我的天！』那位老兄吼了一聲。

我又補充了一句：『老闆與祕書相愛，這也是緣份呀！』

『你們外國人就是不懂緣份！』說完他就氣嘟嘟的走了！

我對於『緣份』這兩字，還是沒有『緣份』！

撒哈拉的變奏

——訪問三毛記

目前最熱門的新聞，都是中東問題。我們常常從電視上看到的阿拉伯人，都是穿清一色的白長袍，人高「駝」大，滿口「阿拉，阿拉」，每天四次面對麥加唸可蘭經。但是從一九七二年石油危機以來，即使我們接觸到那麼多有關他們的新聞，而一般人對他們的生活習慣，還是沒有什麼深的了解。他們的長袍內都穿一些什麼呢？他們每天都吃些什麼呢？他們如何適應沙漠的炎熱氣候呢？這些問題都縈迴腦際，但除了我們親自去住在那個地方，我們也很難得到答案。

撒哈拉的流浪者三毛，對這方面該算是專家了。經過皇冠雜誌社安排，我有機會登門拜訪這位名作家。我們談話的結果，我終於對「老阿」有更多認識了。

何老外問：目前在世界上，大家都知道阿拉伯人是最有錢的一個民族，那麼我想問妳：一般

牛哥圖



來說，阿拉伯人每天的三餐是怎麼吃的？什麼是他們的主食？他們用什麼樣子的餐具？重不重視餐具擺設和使用？

三毛答：其實我認爲只有少數阿拉伯人很有錢，一般的人還是沒有錢。在撒哈拉沙漠，人還住在帳篷裏頭，不太注意環境衛生，但是，很稀奇的，他們很喜歡電子產品，直流電（電池）動的最迎合他們的生活方式。

阿拉伯人最喜歡喝茶，至少一天四次，而且中國綠茶很適合他們的口味。他們的茶壺、糖罐、和茶盤大半是銀做的，但杯子只用玻璃的。茶壺總放在炭爐上，一直燒着，所以倒給你喝的茶，一定是滾燙的。他們也很重視品茶，真可說有一套茶道……因此，在禮貌上，你一定要把一壺茶喝過三道才能走。他們說——『第一道：苦得有若生命。第二道：甜得如同愛情。第三道：淡得好似微風。』

他們的主食是麵粉、肉湯、鹽，攪拌在一塊兒（這種食物的阿拉伯語音像是「穀思口」），做得很濃，比台灣的漿糊還濃，放在大碗裏，擺在大家面前，吃的人用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根一邊挖一邊捏着吃，而且他們很技巧的使食物不會從手指上掉下來。

帳篷裏沒有椅子，一定是大家坐在地上的草蓆上，如果有客人來訪時，就把地毯鋪起來，以示財富多多。



何老外問：我們冬天在台灣喜歡吃火鍋。阿拉伯盛產駱駝，不知道他們有沒有駱駝火鍋？

三毛答：中國人對於吃的方面非常講究烹飪，而且食物的種類也十分的多。可是阿拉伯人對於食物的種類很單純，而對於烹飪術幾乎等於零，更何況他們沒有火鍋。換句話說，他們把食物弄熟了以後就吃。所以，『穀思口』成爲他們的主食，另外副食是以烤肉串佐餐，而酸奶是一種很普遍的飲料。至於肉類，是以駝肉爲主，他們也常吃羊肉。

我到了撒哈拉沙漠才吃到中國的八珍之一——駝峯，而我那時才知道駝峯是全部脂肪。吃的時候是把一片駝肉、一片駝肝、一片駝峯，像是三明治一樣的一組一組串起來去烤。但是我在那個地方不容易買到蔬菜、水果、海鮮、雞鴨，特別是豬肉更吃不到——他們在習慣上都不吃這些東西。

何老外問：有很多西方人認為中國是一個神祕又保守的國家，但是跟阿拉伯社會比起來，阿拉伯人會不會認為中國已經是個太開放的地方呢？

三毛答：撒哈拉沙漠裏的阿拉伯人幾乎對中國社會沒有印象，也無法想像中國社會的情形，而對於他們從小生長的地方受到地理上的限制，以及宗教信仰的約束，很少跟外人往來。小孩子從四、五歲啓蒙的時候，就接受可蘭經教導，並且很嚴格的讓孩子們背誦。到了十歲以後，男女就得分離。女孩子得在家裏做事，很少繼續接受教育，甚至於不認識「錢」，不會算數字。這並不是誇張的。男孩子有較多的機會接受教育及在外面做事。

何老外問：很多人看到老阿穿阿拉伯袍，以為在沙漠熱帶穿這種衣服一定十分的熱，很難受。不知道他們有什麼祕訣沒有？

三毛答：如果說他們穿阿拉伯袍有什麼祕訣的話，我想是爲了在五十度之下的高溫中，可以防止熱度侵襲，以及體內水分的蒸發。還有一點也很重要——他們外面不繫帶子。至於內衣，男人穿裙式半長褲，女人用白布把腰纏起來，使她的腰顯得胖胖，因爲阿拉伯男人最欣賞的典型是——「環肥」式的。

他們的阿拉伯袍還有一個特色，當風沙大的時候，可以把領子提上去，蓋到頭，像披風一樣。現在西方的產品漸漸地流入他們的市場，我猜想過幾年像BYD的內衣褲會讓阿拉伯人採用，穿在阿拉伯袍內，這也會成爲穿阿拉伯袍的「新祕訣」。

——原載民生報69年元月14日

先生不乖，怎麼辦？

有很多人建議沒結婚的女人多參加各種社團活動，以便擴大與異性交往。這樣增加更多的機會認識一個較適合的伴侶。

但即使找到了『理想對象』，有很多小姐在婚前跟對方濃情蜜意，婚後却大失所望。

有一個笑話——一位男生告訴他未婚妻說：『我不喝酒，不抽煙，不說罵人的話，也不跟那些「隨便」的女孩子在一塊兒。』未婚妻認為這樣的男人不錯，就答應嫁給他，結婚不久，有一天晚上先生和太太上街逛逛。先生摸摸自己襯衫口袋，一不小心說溜了嘴：『×媽的，我的香煙還在酒吧的小佩那兒！』

撇開這類雙方在婚前善於偽裝的笑話，在個性方面也是一樣。因此必須要保持相當時間的交往，很多心理學家說一年是最起碼的。

而且這一段時間內，女方一定要用女性的細心與尖銳的觀察力，了解對方的長處及短處。如果婚後還發現一些小缺點，並不見得來不及，只要趕快去「想辦法」。

我常常向台灣的報紙投稿，也避免不了收到讀者的來信。做婚姻顧問雖然不是我的專長，但我曾收到一些有關的信件，只好在此地公開討論最普遍幾個問題。

何先生：

我的先生在一家刊物社跑業務（即拉廣告）。他常出差到中南部，因此經常在外面什麼大飯店、旅社等過夜。上次回來以後，我第二天把他的西裝拿到乾洗店才發現，口袋裏有一本小筆記本，寫滿了香名和電話號碼，可見他出差時並不想念我！這種不守「夫」道的丈夫，怎麼辦？

許苔萍

許女士：

我建議妳，暫時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不妨先在筆記本的每一頁，都寫一行妳自己的名字和家裏的電話號碼，然後等西裝從乾洗店回來，再把本子放回去，他下一次穿西裝出差，一定會想妳。妳也可以考慮，跟他一起出差去。

何顧問



何先生：

我先生在北投×女商專夜間部教書。我們最近搬到台北市松山區，所以他每天要坐一個多鐘頭的巴士去上課。上禮拜有一天下午，我請了幾個隣居來我們家喝茶聊天。他們臨走時，我先生從書房出來，嘻皮笑臉地說：『我要到北投去！』

我張口結舌，覺得好沒有面子。

像這麼壞的先生，要怎麼管他才行？

廖美鶯

廖女士：

妳有兩個方法：①叫妳先生買一打該商專的校徽，縫在他每件襯衫或外套上。隣居看了就一目了然。

②另一種方法，就是近年來在西方女權運動高漲下愈來愈流行的。先生每次做錯了事或說錯了話，太太可拿一塊木板或一節柳樹枝，打他的屁股。可增進感情，豈不妙哉！

何顧問

——原載女性雜誌159期69年元月號

出洋相

剛到台灣不久，朋友請我吃飯，在飯桌上，他們問我：『你吃得習慣嗎？』

我點點頭，但筷子裏夾的一塊糖醋排骨掉到我的襯衫上留下油跡。就在魚香茄子油跡右邊，麻婆豆腐油跡的上邊。我的襯衫都是穿一天就完了。

夥計把酸辣湯拿回去廚房熱一下。回來時他放在桌子中間，特別問我：『會不會太辣呢？』在四個新朋友注視下，我用調羹喝了一口湯，忍不住點點頭，因為我覺得辣得快不掉眼淚。我趕緊喝下半杯茶。朋友們笑起來，但夥計不見了。他回去廚房端另一道菜。

一位朋友說：『我們吃酸辣湯，不妨也叫幾十個水餃。你吃過水餃沒有？』

我想來想去，只好回答說：『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什麼話！有就有，沒有就沒有。這種說法誰能懂？」楊先生問我。

「對！你講國語常常模稜兩可，顛三倒四的邏輯……教人真難懂。」小許也跟着說。

「不是！」我搖搖頭，直截了當地跟他說，「這不難懂。就是這樣：我來台灣才幾個星期。前天我房東的「愛人」請我幫她包水餃。結果煮好的時候，我包的那些都打開來了。後來她就加了許多別的菜，變成了什錦湯。」

「哦！」楊先生嘆了一口氣，「原來如此。你的怪事越來越多了。嘿，上個禮拜你不是說你房東已結婚了嗎？怎麼他「愛人」敢到家裏來呢？」

「當然敢來啊！他們兩個人真的結婚了！」接着我又補充說：「在美國我學過兩年中文，老師告訴我們說：目前中國人把配偶叫做「愛人」。因此，我學慣了這種稱呼。只是，來台灣後，我才發現人家不這麼講，而說「太太」。我房東說「愛人」是中共的說法，可是我已學慣了這個詞，很難改變過來。」

我的朋友們聳聳肩，繼續吃我們叫的各種小菜和拼盤。我用筷子夾拼盤底下的生菜，他們的眼睛睜得好大。過一會兒一大盤的水餃來了。我的調羹掉到地下，所以我又去拿一把新的。館子裏的小弟問我：「你要不要大蒜？」

「大「算」？」我喃喃自語，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因此我大胆地回答說：「小算比較好！」

小弟瞪我一眼，走開了。

回到座位時，我發現我四個朋友都吃得比我快，而我呢，雖然很餓，但是筷子拿得不穩，所以跟不上進度。陳先生看我的表情，似乎很了解我在想什麼。他說：「慢慢地吃，不夠的話我們可以再叫。細嚼慢嚥對胃總是好的。」

「好！」我高興起來了。

我的四個學生今天請我吃中飯。這是中國人常說的「三朋四友，碗酒塊肉。」但是我們吃的却是水餃，喝的又是汽水。他們除了兩位姓許，另一位是陳和楊，他們的中文名字我記不起來。因此只叫他們的英文名字，或是以大許、小許、陳和楊先生來稱呼。

大許問：「我們這一班有很多漂亮的小姐，你有沒有注意到呢？」

「怎麼會不注意呢？」我微笑着。「我對「女小姐」很感興趣。」

「「女」小姐？」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大許又問：「難道還有「男」小姐嗎？」

「不！不！」我自知理屈，於是解釋道：「哎呀！我又講錯了！我在想「女同事」、「女同學」、「女孩子」，順便在小姐面前加了一個「女」字。這我常常講錯，原諒我嘛。」

「這沒什麼好原諒的。」陳先生說。「只是，你這種說法，人家會笑。」

大許把剩下來的四個水餃從大盤子上倒在我空碗裏。大盤子他還給了夥計。「我就想知道，

你不要去找她們去玩，或是你已經有了女朋友？」

『我目前沒有女朋友。』我搖搖頭。心想：如果能請中國女孩子去郊遊、逛街，或者看電影應該很好。何況，台灣的電影很便宜。每個人也不過花費五、六十塊。

『等一下，』大許看我，『你是說要請她們去看電影，但自己付自己的？』

『這很公平。』我回答，『在美國我們差不多都是這樣。在台灣不是一樣嗎？』

他們想了一會後，小許對着我說：『也許可以……也許不可以……你們外國人的習慣跟我們有點不同。』

楊先生笑着說：『你現在也用起老外的語氣講國語了！』

小許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

陳先生去洗手，回來的時候順便付了賬。大家謝謝他，我也跟他握手。時間不早了。下午我的朋友還要上班，我也要上中文課。

走出大門時，我問我的四個朋友：『我們英文說「時間飛」。就像今天中午，一下子就沒有了。但中國人說「光陰似箭」。爲什麼有這種說法呢？我不懂，箭是會刺人的東西，難道「時間」也一樣嗎？』

他們四個人彼此你看我，我看你，楊先生拍拍我的肩膀：『下次再討論吧。我並不清楚……』

再見！」各走各的路。臨別大許又囑了一句：『快一點請個小姐出去玩玩，整天待在家裏可不行！』

我走了一段路，腦子裏始終留着一個疑問：『在此地，若請小姐出來，花的錢可不可以分担，或應不應該分担？』從我朋友們的話中，我也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我只好去問別人看看。那天下午我從學校直接回到了家。家裏有房東太太和一個五歲（叫小龍）和一個三歲（叫小牛）的小孩子。我問小龍：『你有沒有女朋友？』

『有。』

『有沒有跟她出去玩過？』

『玩什麼呢？』

我想小孩子當然不懂這種問題。我應該問具體一點。『你有沒有請你女朋友去看電影呢？』他問。『有一次。』

我趕緊地問：『誰付錢呢？你或是她，或是各付各的？』

他回答得很簡單：『我媽媽付錢。』

我想了又想。這對我這個廿八歲的大人來講，好像沒有什麼參考的價值。

房東回來了，他太太正好去準備晚餐。我便和房東坐在客廳聊起來了。他問：『在美國，如

果是個黑人和白種人結婚，你們對他們所生的孩子會有什麼說法？」

「班馬，」我故意開玩笑。

房東嘻皮笑臉地講：「不是嘛！但在中文裏，就沒什麼很好的說法……可能要說「雜種」或「混血」……你們對這種人有什麼看法？」

我考慮了一下子。「美國人本來就是混血，」我坦白的說，「這並沒什麼。」
他沉默下來，好像沒想到我會這麼回答。「你願不願意跟這種人在一起呢？」
「願意！」我說，「如果是女孩子，我可以請她去玩、去看電影或什麼的。」

吃晚飯的時候，我們談起我當天中午跟四位中國朋友吃飯的事。我講出我的計劃，要認識班上幾位中國女孩子，請她們一個個去看電影或逛街，交一個異性朋友。「你覺得自己付自己的，這很合理嗎？」

房東太太彬彬有禮地說：「你是外國人，這種情形到底一言難盡。」房東不理我的問題似的，而指着我飯碗裏，說：「這是什麼？」

我說是好吃的東西，但是我不知道名稱。

他說：「這有人叫粥，跟我們平常吃的白飯不一樣。不一樣在那裏呢，你知道嗎？」
「飯比較硬。粥比較軟，」我答覆。

『對！』他裝着一本正經地說，『這也可以叫「軟飯」。』

『有道理。』我說。

『下一次如果你跟女孩子聊天，萬一她問你要吃什麼，你就說「我喜歡吃……這個。」』

『軟飯，』我提出。房東好像發不出這兩個字。

『對！』他說着，同時也慢慢地點點頭。

『但是，有跟跟女孩子出去，到底應該自己付自己的，還是乾脆有時候我請客，有時候她請客，你還沒有給我明白的回答！』

『我剛剛教你的這句話，只要問一個女孩子那個意義何在，我們中國人的看法就會顯出來了！』他不由分說，『你最好三思而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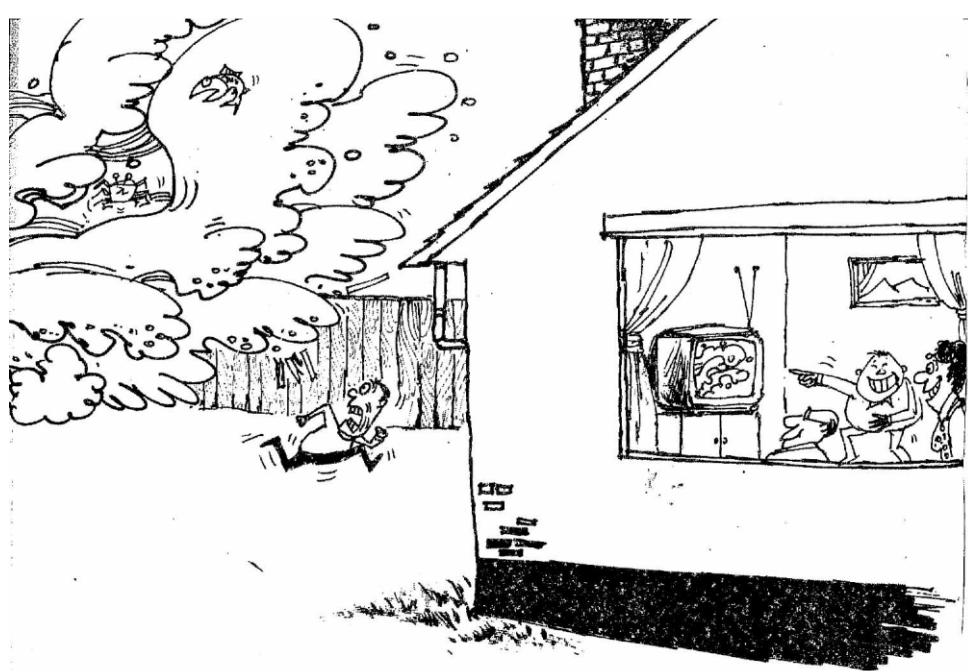
附記：不用說我這個老外第一次跟中國女孩子玩，鬧得啼笑皆非。這一件事我牢記在心裏，事後，自己也覺得很有趣。

來台灣已經快四年了，現在我當然了解，男人有一張面子，如果我在中國請小姐姐出去玩的話，該誰負擔花費——當然不用再請教別人了！

愚人節噱頭何其多

四月一號。在台灣，我可以『安心』地過這個日子，可是如果在美國的話，這天我却怕聽收音機或看電視，因為四月一號的大新聞一定特別多，而且也特別嚴重。

要是看電視的話，很可能在你所看的節目裏插上一段新聞。記者會報告說：『號外！號外！各位觀眾，從今天起我們人類的歷史發展會有一個空前的改變！今晨八點十五分，在白宮後院的草地上，降落一個來自外太空的幽浮。這橢圓形的太空船，高達三層樓，直徑有四十五公尺，外殼閃著亮晶晶的銀色。從一個側門出來了三個類似人的動物，各有兩隻腿，四隻手臂，身高一百五十五公分。小嘴、尖鼻子、長耳朵、和兩隻長度達十五公分的鬚角。他們要求拜訪美國總統，目前還在橢圓形辦公室。我們預料再過幾分鐘會有進一步的報告。現在我們再進行預定的節目……』



當我們聽到這種消息時，不會覺得是騙人的，我們了解這只是美國調調的一種幽默。愚人節噱頭總是最多。愚人節的消息，誰相信？

在大學的時候，我們學校的報紙（禮拜一至禮拜五的日刊）在四月一號一定會刊載各種趣味性的新聞，如：校長被辭退；一幢新蓋的宿舍要拆掉做公園；學校附近工人在挖水溝時發現恐龍的骨頭；或一個學生打算閉着氣游過英吉利海峽等精彩的消息。可以說那天的新聞相當有「創意」。

中國人似乎沒有過「愚人節」的風俗。也許貴國人了解，愚人節的幽默有兩種情形，一個是很可愛的，一個是很可怕的。

不可否認的，有時候這個愚人節使西洋人「自己找苦頭吃」。話說差不多三十年前，在夏威夷羣島附近，有一年的四月一號早晨，太平洋的海底下發生了

強烈的地震。這個地震使得滾滾翻騰的巨浪，直往夏威夷沖來。海洋學家們在早晨十點鐘以前就已經預料到，大概下午兩點鐘，巨浪會到達歐胡島的北海岸，所以立刻在電視和無線電廣播電台，報告這個不幸的消息。說起來北海岸的居民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逃命。

但是到了下午一點多，大部分的居民都還沒離開。他們留在家裏放聲大笑，甚至笑得肚子痛。愚人節，什麼消息都是開玩笑的！

結果，當地的一些電視和報社記者，在夏威夷的濛濛細雨中，背了攝影機，氣喘吁吁地爬上山去看。記者瞠目結舌地站在那裏，看見幾百幢房子和裏頭的人都被海浪捲走了。

這恐怕是美國歷史上愚人節最大的「噱頭」之一！

——原載民生報68年3月30日

老周講英文

『我不太會講英文，』周先生抱怨，『不曉得爲什麼校長要派我去舊金山開會。』

『不要擔心，』我說：『大家知道你是中國人，他們不會要求你講太多英文。你慢慢的聽他們講就好了。可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小心，不要上外國人的當。』

過了幾天他就搭七四七飛機去舊金山了。

飛機上他碰到一位住在中國很多年的美國傳教士。周先生談到要去開會的事情，並且說自己搞不太清楚英文文法。他請傳教士指教一下。

傳教士說：『這個英文文法不必弄得過分清楚，因爲有時候會出大問題。』

『怎麼會呢？』

傳教士解釋：『我們有一個故事叫做「聖保羅看門」，我講給你聽。按照傳說，天堂的大門

是聖保羅看守的。每天地球上有很多人死亡，都直接到他那兒去報到。每一個人的姓名和歷史他已經登記在一本書上，他對世上每一個人的情況都非常了解。你要知道，在天堂裏也給每個人分配了工作。因此，那裏如果有事情給你做的話，聖保羅就會開門讓你進來。要不然你就得到地獄去了。

『每天很多人來到了大門口敲門。聖保羅總是問：「Who is it? (是誰?)」大半的人認為聖保羅一定知道他們當天會來，所以就答：「It's me! (是我!)」聖保羅就開門，讓他進來。

『有一天一位先生來敲門。聖保羅問：「是誰?」那個人就答：「It's I!」聖保羅就搖了搖頭，說一聲：「我們這兒不需要一個英文老師！」說什麼也不肯開門讓他進到天堂來。這個人只好下到地獄去了！

『這完全是被文法害的。要講「是我」的話，雖然「It is I.」是完全正確的說法，但是事實上只有文法專家才這麼講。一般人都說「It's me.」』

『我會記住，』周先生說。

『還有，』傳教士說：『我要教你兩句客氣的話。如果你跟美國女人在一起聊天，一時張口結舌不知該說什麼，就講一句「Are you married? (妳結婚了沒有?)」再跟上一句「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妳有孩子沒有?)」這兩句萬靈丹，隨時隨地都可以應付了。』

到了美國的第二天，有人請周先生參加宴會。大家一邊吃一邊聊，他想要加入談話，就是怕



他的英文不夠水準。快吃完時，他終於鼓起勇氣，向旁邊的小姐問：『Are you married?』她答：『還沒有，』然後解釋她在那裏上班什麼的。周先生想了想突然又問：『Do you have any children?』小姐的臉立刻脹紅，非常生氣，就站起來走了。

老周不知道他是否說錯了話。在他右邊坐了一位太太，他就轉過去搭訕：『Do you have any children?』她答有三個，然後說明他們幾歲，在那裏上學什麼的。老周又想到傳教士傳授給他的萬靈丹，便很聰明的再套上去：『Are you married?』這位太太眼睛張得更大了，拿着她的皮包也悻悻地走了。

老周百思不解，這兩句萬靈丹似乎不靈了。

過了幾分鐘，老周恍然大悟，了解他的錯誤在那裏，可是已經來不及補救了。別的客人一臉訝異瞪着他，老周知道這次出的洋相是夠他一輩子縈迴腦際的。

對聯之趣

有人說，外國人的中文能力，可以用作對聯的方式測驗出來。對對聯，雖然比寫詩容易，但還是很難。

有一天我碰到一個以測驗外國人中文能力作消遣的中國女孩，她拿了一個表格給我，上面印了一百個中國字。我把認識的那些打上圈圈以後，她說每個字可代表一百卅五字，因此我的程度相當於認識六千多個中國字。

『不可能！』我說。『妳的測驗表不準！』

『這份測驗是取材於一些大專教授的設計，或許你不承認，我們不妨換一個遊戲，試試你的中文想像力。』她說，『我請你對一句對聯。』

。她寫出的上聯很奇怪，寫的是『洗硯魚吞墨』。她先叫我解釋這五個字。我記得中國人喜歡寫毛筆字，我想這跟書法有關係。我半猜半解釋：『寫完毛筆字後，把硯台拿到池塘去洗一洗，那麼剩下來得墨洗到水中，池裏的魚就難免吞墨了！』



她笑笑，然後叫我寫下聯。想了一段時間後，我寫：『洗人魚吞皂』。她聳聳肩，問我寫的合不合乎詩律？我皺起眉頭微笑，因為心裏不知道什麼叫『詩律』。我說：『這樣子好了，我回去再研究更好的下聯！』

我研究的方法是請教一些中國朋友。首先我問一位胖小姐。她說：『洗硯魚吞墨』的下聯可寫『燉鍋鷄嚼薑』，我想有道理。但我另外一位朋友游先生喜歡詩，他說下聯該寫『出朝日吐白』，我想也不錯。他的朋友却認為不如寫：『動筆腕生風』。

當我在考慮那一句下聯我最喜歡時，一個頑皮的王同事經過我辦公室桌子旁。看我在做什麼，他拿一張紙條寫到：『舞筆狗放屁』，這種對法似乎就粗了一點。

我第一次跟那位小姐見面時，把我收集的資料都給她看。但她說，雖然有趣，還是全部錯了。正確的答案是：『烹茶鶴避烟』。意思是反映焚琴煮鶴以款待知心的一種心情，她說這一副對聯是宋人朱熹所作的，在江西白鹿洞書院也真有一個『洗硯池』。

現在除了用鏈子打蠟蟻外，我新發現一項有趣的室內遊戲，即練習對對聯。這不但可以充分發揮一個人的想像力，也可以訓練中國文字的排列組合，又可打發時間，值得大力提倡。

我看過最好的上聯之一，是『烟鎖池塘柳』，讀者不妨試試對對下聯，可是得注意這句上聯的偏旁包括金、木、水、火、土五行，有想像力的讀者不妨利用假期遊戲一番。

——原載民生報68年7月28日

何先生鈞鑒：

今拜讀先生在民生報發表之華文，不勝雀躍。晚生斗胆，擬試對之；如對不上，敬請誨示爲禱，晚生將感德銘心。試對之句如下：

煙鎖池塘柳

燭淚鐘樓圭（『燭』字原擬『燭』字）

敬此祝頌

鈞安

晚生 楊文隆 敬上
68·7·28·下午二時

漫談泰國澡

——是保健？還是娛樂？

在曼谷的大街上，如果男人坐計程車去電影院、餐廳、舞廳或打泰國拳的場所這類地方，計程車司機總會問：『先生，要不要先去洗個澡？』你不答應的話，他還會先載你去看看，希望你到時候會改變主意。

我幾年前在曼谷度過幾天假。我覺得很奇怪，每個計程車司機好像每天有一個『載去洗泰國澡』的『限額』。不知道是因為當地觀光局的規定，或者是因為大都份的計程車行原來就是泰國澡店經營的。

我在曼谷的第一天早上，是參加旅行團去參觀有名的運河網，下午去看泰國傳統舞蹈，以及武士的表演；晚上是自由活動，我原來是想去一場『〇〇七』間諜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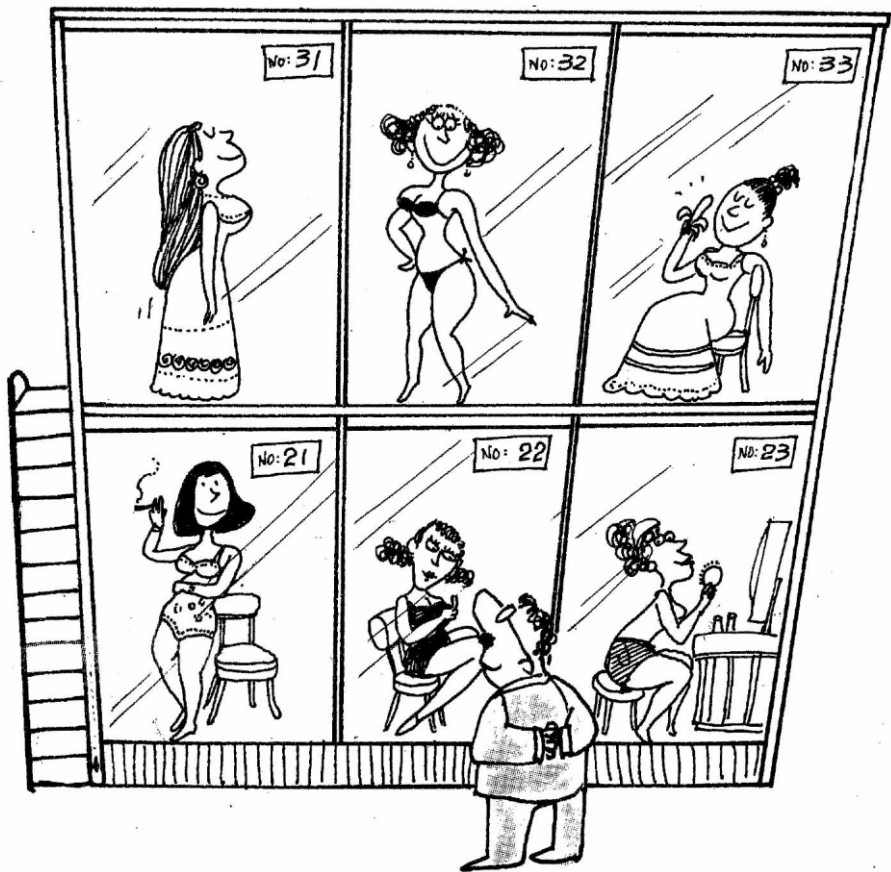
黃昏以後，曼谷的市街一片車水馬龍，坐上計程車，不知不覺的已過了一段時間，司機說：『到了！』就是停在一家泰國澡浴室旁。

這雖然不是我的目的地，但是我想跟司機吵架也沒什麼意思。在海外旅行，本來就要有一點悠閒的態度。我滿懷好奇心的下了車走進去。裏面有一座很大的玻璃櫥窗，隔成很多間。幫客人洗澡的小姐們都坐在裏面，大部份穿著長袍，可是有的穿別的衣服。我想在這裏洗澡一定是貴得驚人，可是司機走過來告訴我，洗一個小時，只要七、八塊美元。

穿著時髦的老闆娘走過來問：『先生，你看上那一位小姐？』我左顧右盼，一共有三十幾位。泰國小姐小巧玲瓏，相貌清秀，我看到那麼多小姐，實在有點眼花撩亂。最後我只能請老闆娘幫我選一位。

這些小姐訓練得很精，決定好了我要那一位，她馬上出來，牽着我的手，拉着我經過一道長的走廊，走了幾公尺就進了一個小房間，裏面的燈光半明不滅。她很輕巧的替我解開了我的衣扣，很快的就脫掉我的衣服了。這位小姐的態度很溫文，我站在那裏，她開了浴缸的水龍頭，回眸一笑百媚生。

泰國澡有很多種洗法——小姐可以用手來洗；若是你躺下去，她也可以用腳；或者她可以乾脆像一個大刷子一樣，兩個人磨來磨去，彼此『切磋』。



我的這位小姐很乖，我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要求，但是她會看人的臉色。我踏進浴缸後，她用雙手和一大塊香皂從我的頭一直洗到胸部、肚臍、腹部……：大腿、小腿和腳。我們眉來眼去，我發現她有一點點嬌羞。我坐下了，水到達我的胸口。

洗好後，她拿起浴缸的橡皮塞，很關切的問：『有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我自問，好像沒有什麼話好說，就搖了搖頭，心裏只怕會有一點『水落石出』。當我站起來，她用毛巾把我擦乾，我半推半就的往一張整整齊齊一塵不染的小床躺下來，我發覺我不是柳下惠。她開始按摩，我不能不欣賞她苗條的身材。越看越使我無法抑制心理上以及生理上節節上升的變化。生性如此。（子曰：食色性也。）

因為時間快到了，她不讓我挑逗。她看我穿上衣服後，就帶我到櫃台付錢。我出門以後，走了一段路，叫了一輛計程車，告訴他往電影院去。他問：『先生，要不要先去洗個澡？』

『我剛剛洗過了！』我有一點急躁的說。

『沒關係！』他說：『我帶你去看看。』

到了十字路口，我趕緊付錢下車。在曼谷，想去電影院只能走路，我想。

多久洗一次才好？

住在都市的美國人，大多數喜歡早上沖個熱水淋浴，有時候洗好後也喜歡再用冷水沖一下。然後用寬厚的毛巾擦乾，穿上乾淨的內衣、襯衫、褲子或裙子等等。這樣準備去上班或上課，在美國算是很自然的，也很標準的。可是在中國卻不一樣。

當然，美國的很多工人、農民，以及職業運動員等是晚上洗澡的較多。還有一般的美國小孩子也是這樣。可是做生意的、教書的、在都市上班的一般白領階級的人，他們都是在早上洗澡的。

中國人，不論什麼職業，幾乎每個人都在晚上睡覺前洗澡的。中美兩個社會對這種生活方式有不同的做法。這會不會引起我們兩國的國民吵架呢？應該不會。只要大家都讓步一下，同意一種原則，如：『無論早上、中午，或是晚上，身體髒的話，就應該洗澡，穿上乾淨衣服。身體不

髒的話，就不用了。」這是合邏輯的。

可是，即使同意這個原則後，我們對『身體髒』也沒有很顯著的標準。而且，實在地說，什麼時間洗澡是小問題，更大的問題是：『一個禮拜要洗幾次？怎麼樣才算髒，才該洗澡？』就難以確定標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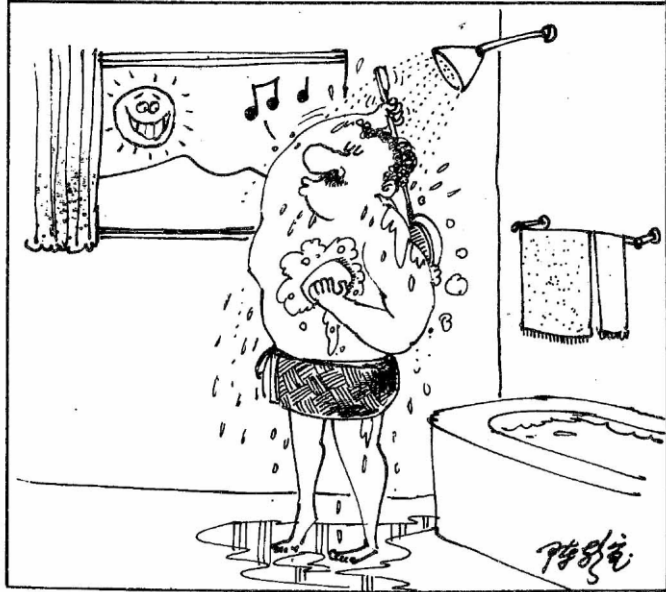
對這個問題，我看中國人會回答：『一個禮拜七次。』可是美國人不會說那麼多。這是因為美國歷史上有很多人根本不喜歡洗澡，他們的這種習慣也可能對現在的美國人有所影響。

兩三代以前，住在美國西部有很多牛仔。牛仔的工作有時是要把牛趕到市場（也許兩三千英里以外去），有時是要做其他戶外活動（修理欄杆、打印第安人等）。根據傳說，有的牛仔是五個月才洗一次澡！臭死了！

美國以前還有那些去加州淘金的人。從早到晚，他們的腦海裏都漂著一個『金』字，吃飯也想著『金』，睡覺做夢也是關於『金』的事。他們不會發覺自己的身體有多髒、多臭。當然這些人大部分是單身漢，住在野外只牽著一匹驢來背東西，誰管他們呢？可是如果你在小路上碰到這種情況，閉上眼睛後，你可能很難聞得出來，那一個是人，那一個是驢。

牛仔與淘金者的生活習慣都是我們現在美國人的『遺產』而已。再加上西方人的身體流汗較多，也許中國人會說：『西方人身上都有一股洋臭味。』

中國人因為常常洗澡，所以沒什麼難聞的味道。但是中國人（尤其是女人）並不懂得跟另一



半一塊兒洗澡的藝術。如果繼續這樣的話，鴛鴦不時常戲水，說不定貴國離婚率會逐漸地增加，
 你說對不對呢？

— 原載民生報 67年11月10日

中國家庭與拖鞋

很多外國人來台灣一段時間研究這裏的藝術品、文學，或風俗習慣，回家以後，他們也許還會告訴朋友說：『中國人有一個習慣，就是在家裏穿拖鞋。』

不過外國人這麼講就表示他們對台灣的生活有點誤解；因爲在家裏穿拖鞋是日本的習慣，不是中國的。在台灣只是因爲寶島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被日本佔領過，所以這裏的人就養成了這種習慣。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府遷移到台灣來，很多『外省人』也搬到台灣來住，結果他們也染上了這個在家裏穿拖鞋的習慣。

從客觀的立場來看，穿拖鞋有好處也有壞處。最大的好處是因爲街上穿的鞋子不穿到屋裏頭，所以家裏乾淨多了。最大的壞處是赤腳穿拖鞋，不留心的話，很容易使腳着涼，就會感冒。

我住在一個中國人的家庭。記得有一次房東去上班，太太去買菜，只剩我這個美國佬和房東的兩個小男孩在家。那天早上天較涼，孩子們在家裏，赤腳穿着拖鞋，一直在打噴嚏。我叫他們各人去找雙比較厚的襪子，然後幫他們穿上。再穿上拖鞋，他們的腳一暖，就不再打噴嚏了。

那天晚上在家裏吃晚飯的時候，我告訴房東，如果孩子在家裏打噴嚏的話，只需要再穿雙襪子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平常他們在家很少穿襪子。

聽我這麼講以後，房東與他太太都謝謝我，關心他們的孩子。我看他們倆這麼和氣的接受我的建議，我很開心。

幾天後的一個早上，我去上中文課，下午去看朋友，晚上在一個小店吃飯。外面有點涼，回到家已經七點多了，沒人在家。房裏很安靜，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到客廳去看書。

快到八點的時候，房東他們都回來了。他們照例把鞋子擺進鞋櫃裏，而且一進門，房東和他太太異口同聲地告訴孩子：『把襪子脫掉，再穿拖鞋。』還沒過幾分鐘，孩子們就開始打噴嚏了。

我當時就說：『是不是孩子們穿上襪子比較好？』房東說了一聲『太麻煩！』就不再講話了。

我真是不了解穿襪子有甚麼『太麻煩』，可是我想如果真正要以這點爭論的話，最好要先多

了解一點中國人的生活。經過幾天仔細的觀察以後，我發現家裏雖然只有五個人，却有十或者十一雙拖鞋（給客人穿的還不包括在內），我奇怪以前怎麼沒有注意到這點。

剛剛搬進來的時候，房東送我一雙加大號布做的拖鞋。我以為這雙專門是給我在家裏穿的。現在我發現並不是這麼回事。

在家裏還有很多地方擺着塑膠拖鞋，原來這些是共用的；像在廚房、浴室、後陽台等地方。我一直以為這些都是特別留給小孩子穿的，因為都是小號的。我的腳勉強塞進去的样子真會笑死人；三個腳指頭裝進去，兩個擱在外頭，後跟有一大塊『腳踏實地』。

我這才知道，房東先生從來不曉得我把他給我的布拖鞋到處穿。因為我早上洗澡的時候他和他太太都不在，而且我用廚房的時候，按照原來的約定，我只能在他們不用的時候用。所以看來我這個老外無意間在倡導一種不標準的穿布拖鞋習慣。

依我的看法，他們根本不需要那麼多雙拖鞋，每個人用一雙布做的就夠了。可是他們的看法却不一樣：家裏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拖鞋，一雙也不能缺。我們爭來爭去爭僵了。

我以為如果在浴室的話，只要乖乖的在浴缸裏洗澡，浴室的地面瓷磚可以保持乾燥。可是他們好像喜歡在浴缸的外面用小盆兒洗，一盆一盆的往頭上倒，結果弄得裏外皆濕，所以不得不再專設浴室共用拖鞋。

廚房裏原則上可以每天擦地板一次，保持清潔和乾燥。可是他們的廚房，地下好像經常都黏糊糊的，所以不能從那個地方穿專用的拖鞋出去，後陽台的拖鞋也是同樣的道理。

我這才明白，難怪他們沒辦法在家裏穿襪子。如果他們穿上一雙乾淨的襪子，從家裏的客廳繞到浴室，然後到廚房，再到陽台，最後繞回來，他腳上的襪子，因為換了幾次拖鞋，一定要變得髒兮兮的。最後還是得脫掉襪子。

所以我的結論是：讓他們在家繼續赤腳穿拖鞋，萬一小孩子打噴嚏不停的話，父母就多買些『感冒糖漿』備用吧！

——原載國語日報67年11月23日

麻將·春節·紅包

『三筒。』

『四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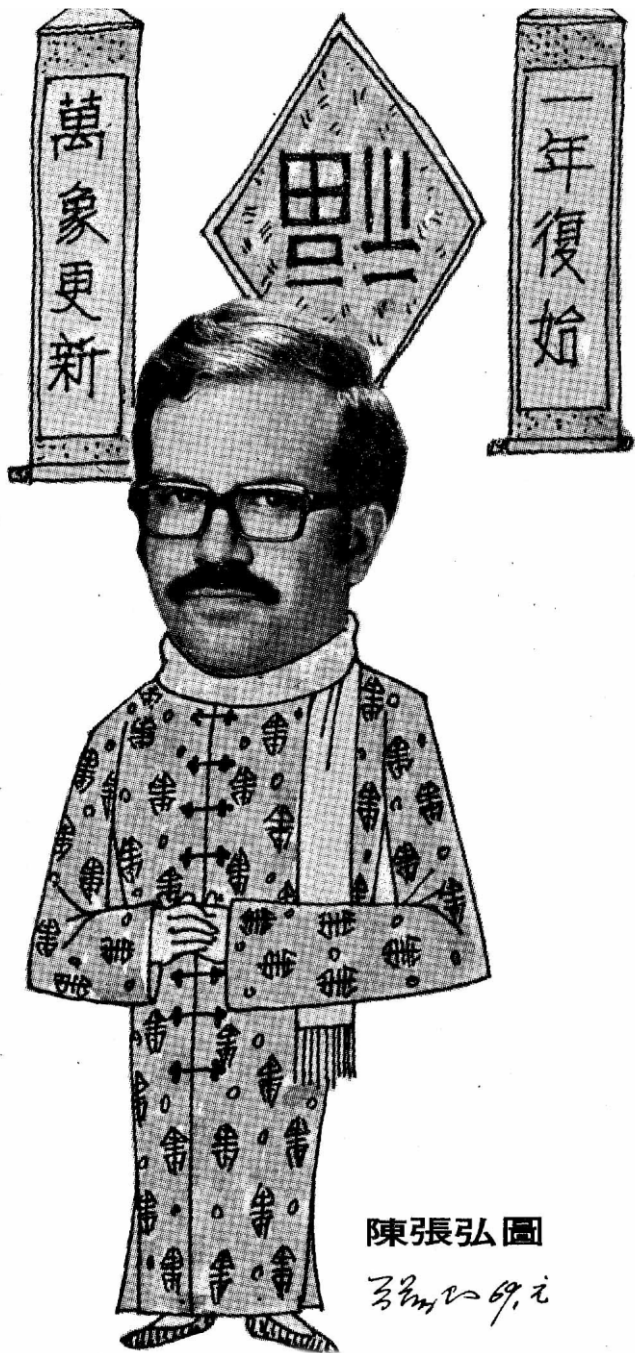
『東風。』

『碰！』黃啓孝說，然後丟下一張牌：『麻子。』

『紅中。』

『白板。』

『碰！』我趕緊拿著這張白板，『哦！不！不！胡了！胡了！』我把十七張牌攤開，給三個朋友看。



陳張弘圖

弘圖 69. 元

『碰就碰，胡就胡，那裏可以先講「碰」然後馬上講「胡了」？』啓孝說。

『沒關係！沒關係！老外還在學習，他看牌還不怎麼熟練，』李先生拿出一根長壽烟，點一點。『但是還算學得蠻快。』

『不是！』我想應該表現得謙虛一點，『只是這一次我的運氣好而已。』

在座的另外一位唐先生點點頭，說聲：『狗屎，』再翻掉桌子上其他的牌，洗一洗。啓孝對我說：『你既然是德國後裔人，酒量應該不錯。我們拿一瓶高粱酒來喝吧？』

『我不大會喝烈酒，』我說，『而且我已經學上中國人的「喝酒配菜」的習慣，所以如果可以吃一些東西，我或多或少可以喝一杯酒。』

『那沒問題！你看廚房裏桌子上堆滿了各種美食佳餚。來吃吧！』

家裏還有許多黃先生的親戚朋友，有的站在後面看我們打牌，有的坐在客廳看電視，在廚房來來往往的人也很多，因為黃太太準備了許多好菜。客人隨時拿碗筷就可以品嚐品嚐。

看到那麼多好東西，我的胃口大開。唐先生看到我興奮的表情，告訴我說：『我想你過春節這幾天，多少會增加幾公斤的體重，那麼過幾天你從美國帶來的褲子就不能穿了！』

站在旁邊的人都笑一笑。我搖搖頭說：『這是個大問題沒有錯，但是在台灣去訂做幾條新的褲子也不需要花很多錢，所以我覺得沒什麼關係！』

我們四個人一邊吃，一邊聊，李先生說：『像你這樣的人在台灣，雖然年紀也不小了，但是因爲你還沒有結婚，所以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你還是小孩子。那麼，我想問你，如果你在中國朋友的家過春節，到發壓歲錢的時候，你在這種場面是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

『他的意思是說，』唐先生解釋，『在這個小孩子最喜歡的時刻，你是跟大人站在一起對小孩子說：「恭喜發財」呢，或是跟小孩子站在一起對大人答道：「紅包拿來」呢？』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我直截了當的回答，『但是首先我該說明，雖然你們認爲我年紀不小，其實我今年才廿八歲。記得幾年前我剛來台灣不久，房東劉先生很喜歡跟我開玩笑。他每次爲我介紹一位新的朋友的時候，一定會嘻皮笑臉的添加上一句——「何先生說他廿五歲，但是他看起來像五十二歲！」這是幽默的話，但是我那時想，雖然我給中國人的印象是比較老，但是我小的時候在美國從來沒有拿過壓歲錢，而且到今天爲止還沒結婚，所以在中國過春節的時候，我在中國朋友的家當然可以接受大人的「紅包」，不過總是不好意思。由於以前我還不太了解這種風俗，同時也會以一般美國人比較小氣一點的態度去衡量得失，所以除了不願意接受紅包以外，我也不願意給。』

『後來呢？』站在旁邊的一位朋友問。

『後來因爲我在台灣住了幾年，了解到很多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以及一般中國人大方的心理





，因此就想，過春節的時候，我應該儘量發紅包給朋友們和同事的小孩，但是這條路、這種做法，我也發現是行不通的。」

『爲什麼呢？』人家問。

『哎喲！我講話，已經講得太多了！我想大家快要煩死了！那麼，我換一種方式來解釋這件事情……去年我花了一點時間用七言絕句寫了一首詩，題目爲「過春節的感想」。這首七絕沒有成功，後來就變成了「雙層的七言絕句」，或乾脆可以說是「打油詩」，今天也帶來了，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唸給你們聽。』

『好啊！』大家鼓勵我一聲，同時李先生拍拍我的肩膀說：『趕快唸吧！』我只好把口袋裏的那張紙拿出來，對着大家唸。

新春佳節好熱鬧，街頭巷尾放鞭炮。

萬家歡聚吃年糕，燈節來臨有圓宵。

發糕蒸得熱騰騰，大快朵頤不要等。

紅燒豬肉香味飄，媽媽做的特別好。

熱水放在洗澡盆，除舊更新洗全身。
初一起來拜祖神，祝賀春聯貼大門。
穿上新襖好高興，共享天倫在客廳。
歡笑時光過得快，美酒佳餚真開懷。
吃飽以後又在想，感情相邀實難忘。

中國朋友真大方，美國應該來模仿。
應對禮貌要恰當，切記莫要出洋相。
慷慨慨送紅包，小孩搖頭說不要。
壓歲紅包應無妨，免得老外棘手當。
破費兩文何足道，只要孩童樂陶陶。

『要得，要得！』大家同時豎起大拇指說。李先生告訴我：『如果你真的要小孩子接受你的紅包，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找個女孩子趕快結婚！成家以後別人的小孩子才願意接受你的壓歲錢。』

『算了！算了！現在「年」已經過了，要討老婆年底再說了。』我笑一笑，『今天我還要你們繼續教我打牌，因為這種遊戲目前在美國越來越流行，我想如果我在此學成後將來回國，我可以開設一家「麻將補習班」，而發大財！所以我一定要趕快學會！』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69年2月19日

作者註：中國人打麻將已經有相當悠久的歷史。而在今天台灣，打麻將有兩種趨勢，其一為職業性賭場，輸贏金額龐大，往往使人傾家蕩產、身敗名裂，不值得提倡。其二為一般性的衛生麻將，是家人親友間逢年過節時的消遣節目，輸贏金額對家計生活無甚大妨害。

其實，在美國我的家庭中，父母親友間玩室內遊戲時（譬如撲克牌、賓果、MONOPOLY等）是藉紙張或黑板作一項勝敗輸贏記錄，不牽涉金錢的比賽，是一種純粹消遣的娛樂。

雖然我不反對衛生麻將，但是個人覺得打麻將的時候根本沒有賭錢的必要。

一「棕」遮十醜的美學

『你看！好漂亮！』

飛行駕駛點點頭，添加上一句：『好多、好多啊！』

夏天在美國任何一個都市裏，如果坐直昇機在天空飛來飛去，一定會看到很多女孩子在高樓大廈的屋頂上，穿着泳裝，躺着晒太阳。她們也懂得避免晒壞了皮膚，都擦上防晒油。若在台北、台南、台中等中國都市的上空飛繞一圈，恐怕看不到什麼人在晒太阳。爲什麼呢？

談起這種題目，要先了解，在美國和中國兩地，一般人對什麼叫做『美麗的皮膚』的觀念，不太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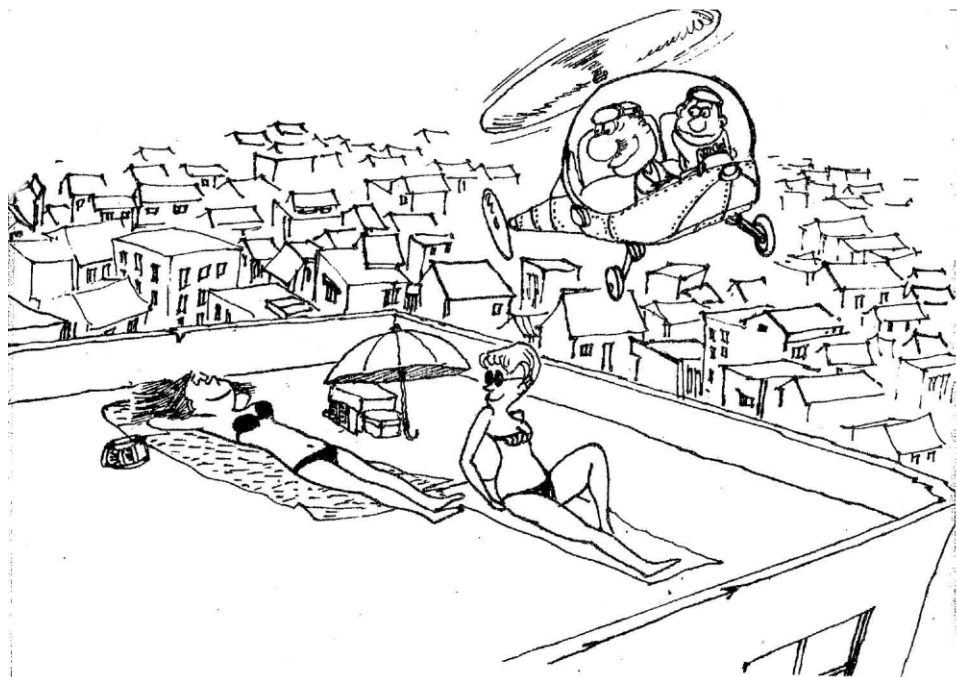
長恨歌形容美女楊貴妃說：『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

貌參差是。」在中國的詩裏，形容美女的皮膚的詞句如：『冰肌玉骨』、『肌膚似雪』、『皓腕凝霜雪』、『晚妝初了明肌雪』等等。西方人的詩很少會有這種說法。

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有一種女孩叫做：加利福尼亞女孩（出自一首流行歌曲，名叫 California Girls）。除了好的身材、可愛的微笑、長長的頭髮、冒清目秀的面容以外，她是愛好戶外生活，喜歡有水的地方。她的皮膚是晒得很『棕色』（brown）。我們西方人，包括美洲、歐洲各民族和混血兒，覺得這樣的皮膚看起來漂亮、健康、很引人注目。（作者註：我不喜歡中國人習慣上的說法，說人家在陽光下晒『黑』。事實上，如果這種說法有道理的話，那麼晒得非常『黑』的人，跟來自非洲的黑人相比，皮膚的顏色該是一模一樣，即分不出來那一個是黑人。但沒有這回事。依愚見，正確的中文文法該是：晒『棕』。）

當然，以上所述的『加州女孩』不一定要住在加州，或時常在加州度假。只要其他條件夠資格，就可以稱得上是這種美人。西方人的看法似乎是：一『棕』遮十醜。

歐洲人也相同，我知道很多歐洲女孩子，在夏季時，每天在辦公室有很長的午餐時間，譬如說，兩個半或三個鐘頭。她們常常會去游泳池或海邊游泳和晒太阳（順便交友）。中國女孩子裏，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即使有那麼長的中午休息時間，對打發時間她們的主意多半兒是：『我要睡個比較長的午覺！』剩下百分之卅左右，可能會跑到戶外逛街或玩水，但她們離不開一把



陽傘。

我們老外在中國覺得女人帶太陽眼鏡是很好
的，可是躲在一把陽傘下我們覺得很奇怪，可以
說是過分柔弱，蠻顯得手無縛雞之力的樣子。如
果真的太熱，何不買一套阿拉伯長袍和頭巾？

現在已經不是女孩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的時代了。像以前的林黛玉型，已經不合乎時
代的要求。現代社會需要的是屬於健康美型的女
孩子。希望貴國女孩子可以慢慢地開始放棄陽傘
的遮掩，接受大自然陽光的磨鍊與潤育，拾回更
盡情享受現今時代自由自在的戶外生活。

口若懸河，妙語如珠

——我當結婚介紹人的故事

許展毓先生跟我認識三年多了，他是我以前剛來台灣英文班上的一個學生。有一個禮拜三他請我吃晚飯。我們到一個很好的館子，吃完了以後，他解釋說他有一個請求，希望我能當他的『介紹人』，因為再過一兩個禮拜，他就要結婚了。

『你要我介紹什麼樣的女孩子給你呢？』我問：『我願意當你的媒人，但是我不能保證會成功。怎麼你已經決定日期而還沒找着對象呢？這不是太匆促了嗎？』

『不！不！不！密斯特何，你不了解。我們中國人的習慣是要請一位很好的朋友在婚禮上說幾句祝福的話。當介紹人就是這麼回事。你教英文課的時候很喜歡表演，學生聚會的時候你也喜歡唱歌，我想你當介紹人一定不錯。』



「我還不認識你的另一半呢！」我說。

「沒有關係。下個禮拜二如果方便的話，我帶她到你家裏去拜訪你。」

「好，就這麼決定。」

那天晚上許先生和他的未婚妻來到我家。他向我介紹說：「何先生，這是我的未婚妻邵淑貞小姐。」

「久仰，久仰！」我說：「我現在才認識妳，而過幾天在婚禮上我就要做你們的介紹人。有勞你們給我這個介紹人介紹介紹妳自己吧！」在半個鐘頭的介紹當中，我總算認識新娘以及她的學歷、嗜好，和目前上班的情形。許先生也說明他們倆羅曼蒂克的戀愛經過。最後他說：「這一定足夠你做一個介紹人用了。我們婚禮還有幾天，希望你能多多練習幾句祝福的話。」

我聽他說完以後，覺得如此的介紹人，用不着一

個禮拜的練習。『現在我就可以講給你聽。』

『不！不！』許先生、邵小姐異口同聲的說：『過幾天再說！』

臨走時，他們留下了一盒喜餅。在本省的禮俗上，我不知道做介紹人是否還可以收其他的饋贈……

雖說做介紹人很簡單，可是這對一個外國人來講，在婚禮上扮演介紹人這個角色總是很新鮮，尤其我那時對中國人婚禮上的儀節是一無所知的。爲了要使自己演得好一些，不能不下點工夫。因此我跟好些中國朋友討論這件事情，同時也蒐集了一些有關中國婚禮上的祝福詞和有關的形容詞，而且我還想出了一些我自己學中文的心得。

結婚典禮前一天我收到許先生的紅色炸彈，我想我這顆顆星既被邀致詞，一定能使來賓前俯後仰肚皮笑炸。

到婚禮那天，我按時赴宴。記得場地很大，許先生請了十幾桌的客人，很熱鬧，而且餐廳裏的人員服務得無微不至。

當司儀宣佈請介紹人致詞時，我就上台，站在新郎新娘的前面。在座的客人看到我這個洋介紹人，都以驚異的眼光看我。爲了掩飾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就趕忙把我事先準備好的講詞『倒背如流』的說出來：

各位來賓大家好！中國有一句俗語說：『有錢沒錢，討個老婆好過年。』以前我不太了解這一句話的意思，現在我知道了，它是迎春接福、喜上加喜！

我今天參加這個喜氣濃厚、賀客盈門的典禮，心裏感到非常榮幸，也很高興。榮幸的是許先生與邵小姐邀請我擔任介紹人，高興的是我又有學習說中國話的機會。我是個才疏學淺的人，如果說錯了話，請諸位多多包涵且給我掌聲鼓勵。

新娘這麼漂亮，許先生有才幹，這一對新人確實是『狼豺虎豹』，哦！對不起我的發音不準，應該是『郎才女貌』，也可謂『天造的一雙，地設的一對』。

你們看新娘長得國色天香、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如花似玉。現在她服務於貿易公司，工作認真，更是『才貌雙全』。

新郎白天在恆新公司服務，晚上在文化學院讀書。以前我剛認識許先生的時候，我們都是那首台語流行歌曲裏的『十一哥』——『單身鬱悶嘈心肝，暗時無妻通做伴，睏到暝尾加倍寒……』今天他已結婚了，我還是光棍一條。

說到歌曲，就想起青年才俊的許先生，他的面貌很像一個男歌星。我可以試唱兩句國語歌詞來形容他：

『他那翩翩的好風采圍繞在我的心懷！他多麼有活力，端莊又可愛！』

這位新郎倌真是「一表人才、二表口才、三表身材！」

這段姻緣是「天作之合」，他們的蜜月一定是「一刻千金」。

剛剛在敬酒的時候，有一位客人不小心，倒了一杯紹興酒在新郎的西裝上，我想這一定是祝這對新人早日有弄「骰」之喜！但是爲了特別祝福他們，我從美國郵購兩根鵝毛，每一位送一根。連很多美國人都知道，中國有一句俗語：「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意重。」同時，我今天糊裏糊塗，出門匆匆忙忙，忘記帶紅包，希望許先生不要介意！

最後我要替來賓祝福這對賢伉儷：「白頭偕老、鸞鳳和鳴、永浴愛河」！

——原載聯合報副刊69年元月15日

西藏食譜何處尋

我跟幾位朋友組織了一個『美食俱樂部』。我們安排每個禮拜聚餐一次，大享口福，而且每次要換不同的菜餚。

我們先抽籤決定『請客』的次序，再把中國所有的省名，分別寫在紙條上，然後抽第二次籤。第一個禮拜的人抽到湖南，結果我們在他家裏，大吃了一頓湖南名菜：玉豬肝、生炒芹鱧、荷葉蒸肉、豆豉辣椒蒸魚、回鍋肉等等。

第二個禮拜的人抽到廣東，他帶我們大家到一家很好的廣東館子飲茶。第三個禮拜輪到四川，又辣又好吃。我是第四個禮拜，我抽到的是西藏！

在我感覺上，西藏是個不容易接近的神祕境，它有『世界屋脊』之稱，地勢高峻，是一處深

遠閉塞的異域殊方。我當初很高興抽到那麼好的籤，讓我有機會研究西藏菜，還能請朋友們來吃。心裏一直想：不知道西藏菜到底如何？

抱著興奮的心情，我跑遍台北的大街小巷，居然連一家西藏館子都找不着。

後來我又跑到蒙藏委員會、政大的民族社會學系、中央圖書館、和幾家烹飪補習班，可是都未尋到一套西藏菜的資料，只不過得到一點點『概況』。有一個人告訴我，西藏人到了結婚慶典或別的大事時，會烤一整隻綿羊，或在大鍋裏煮一頭犛牛，但在台灣，這兩種稀有動物，根本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怎麼能搬上飯桌呢？

怎麼辦？我心裏很急，而且我要『表演』的晚餐只剩一天的時間了。因此我深思熟慮一番後，當天便在廚房準備這道菜——材料：牛肉、紅蘿蔔、馬鈴薯、洋蔥、葡萄乾、黑棗、米飯、麥飯。做法：先把肉紅燒、切塊，其他的東西切塊煮熟。在炒菜鍋裏加些牛油（Butter）把飯炒熟，再把其他的東西倒進去，加水攪一攪。等水蒸乾時，就可以上桌，我叫它做『西藏抓飯』。

在餐桌上，我也安排黑麵包、牛油、乳酪，還做了一道馬鈴薯水餃。沒想到我的一位同學把整個計畫弄糟了，因為他宣佈說：『「抓飯」是新疆名菜吧！你賴皮！』我只好聳聳肩，對他苦笑，解釋本來要煮的犛牛沒抓到。

我們喝的飲料也不夠純藏味，但我也沒辦法。買不到茶磚，我只好把阿里山的櫻花茶磨碎，加進些我專程去鄉下買來剛擠好的鮮奶，和上一點鹽巴，這就成了朋友們所謂『台灣式』的西藏



奶茶。

吃完了這頓辛苦飯，想起來中國人說的『一茶一飯來處不易』實在不假。西藏是中國的一個大地方，藏族是五個大族之一，爲什麼他們的文化保存如此不齊全？連一個最基本的菜單，找遍了台灣也收集不成？實在很可惜。

由此看來，推行復興中華文化運動時，對邊疆民族文化的復興也不能忽視。同時，真正懂這些的人，更應該把他們所知道的寫出來，貢獻給社會。

！原載聯合報萬象版69年元月17日

「小」迷信，「大」頭痛

『西門豹破除迷信』是中國歷史上戰國時代的故事。西門豹透視了鄴邑縣神棍的裝模作樣，每年勾結土豪和貪官污吏，舉行河伯娶婦的大典，保持他們的威風。

縣民怕河伯發怒，鬧起水災。西門豹採取治本的方法，派人去把神棍、其徒弟、和土豪在較安靜的地方扔到河裏去淹死。

我們現在已很發揚西門豹的精神、智慧、遠見。但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社會不是也有類似惡劣的小迷信嗎？現時代的人是不是時常忽略這一點，即應該把西門豹的精神帶到日常生活裏，不再憂慮一般世代相傳下來的迷信，不再讓這些東西帶來無謂的困擾和不愉快。

台灣目前尚未設個『迷信調查中心』，因為想立刻取得一些統計數字或足以證明迷信的假冒



資料是很不容易的！現在只能理直氣壯地自己大喊一聲：『我不信這一套！』

即使自己不信，如果親戚朋友相信的話呢，該怎麼避免他們的斥責？可能最好的辦法是往後讓一步，客觀地觀察整個情況，自問：先決條件夠不夠？意志堅決否？然後再硬著頭皮去確定前進或後退。

何先生：

我妹妹去年跟一位美國人結婚，搬到美國亞利桑那州去住。我目前在台灣，雖然有男朋友，但尚未到論及婚嫁之地步。妹妹和妹夫最近回來過農曆年，大家歡聚一堂談論的結果，是想請我到美國去逛逛，也許可以介紹一個美國佬給我。但我從小就聽說外國人身上往往帶著一股特別的味道，因此我想清洗外國丈夫的衣服較困難，何況結婚後他若要一起洗澡，我皮膚可能給這種特別的味道感染了。再說，外國男人在履行『夫妻之道』時，據說，『設備太那個』了，可能會令我受不了。我該不該拒絕這一次的邀請呢？實在不要自找麻煩，自討沒趣，況且跟一個外國人

的感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溝通，必須慢慢培養的。若沒有充分的瞭解和誠懇的相處，跟他走上姻緣路，實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我該怎麼辦呢？

張美卿

張小姐：

中國有一種說法：『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如果你有機會到國外去看看，是最好不過的了。有關妳對外國人的種種看法，我不便作答，因為再巧妙的答案也不能令妳滿意，可不是嗎？只有妳親身體驗，才能嘗到個中滋味，是酸，甜？或苦，辣？

但有一點妳或許疏忽了，那就是美國或其他國家也有很多華僑，他們也一定很高興碰到一個剛從自由中國來的少女，畢竟彼此都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無形中增加很多的機會，可以『談論婚嫁』，但是妳要小心，因為目前在美國有一種『試婚』的風氣，千萬不可經不起別人花言巧語的誘惑！

何顧問

何先生：

我的麻煩可多了。我父母給我介紹一位男朋友，他的條件雖然不錯，但是我們似乎談不來。同時他對我也不太體貼，因此我決定不再跟他繼續來往。

我另一位男朋友是高中時代認識的，即將退伍了。可是問題是他姓陳我也姓陳，八字不合，何況我們倆都屬蛇，人說蛇咬蛇不好。我對這種看法倒不在乎，但他媽媽反對我們交往，我父母也覺得不太好。糟糕！這些都不過是迷信而已，請問我該怎麼克服呢？

陳麗麗

陳小姐：

妳父母給妳介紹的那一位，我們暫不談。從來信內容可大概得知妳廿幾歲，想必了解目前的一種趨勢——晚婚。以前人家是早婚的，生很多小寶寶，但現在每家只要兩個孩子，沒有必要早婚。妳說妳男朋友即將退伍，但他是否已找到一份適當的工作？他需不需要再修一些專門的課程才可以就業？如果是的話，無妨完成這些基本的條件再印請帖。妳現在以為雙方父母反對是因為迷信，但這些可能只是表面上，也許用妳的力量可以感化他們。

英文有一句話“True love will never die.”（真情永不渝）。

何顧問

何先生：

我是蒙古人，中國五大民族之一。我弟弟很聰明，他今年考上大學醫學系。父母不要讓他去唸，除非轉系，否則將來成爲蒙古大夫（藥到命除），豈不慘哉！你認爲呢？

吳淑雯

吳小姐：

妳弟弟不妨找醫學系系主任談談這件事情，請他判斷一下，衡量一下，妳弟弟是否可造之材。若是肯定的話，他也許可以說服妳父母。七年以後嚴冬的某一天，我會冒著傷風去找妳弟弟，並備一個『華陀再世』的匾額送給他！但他可不能讀個半途而廢，變成江湖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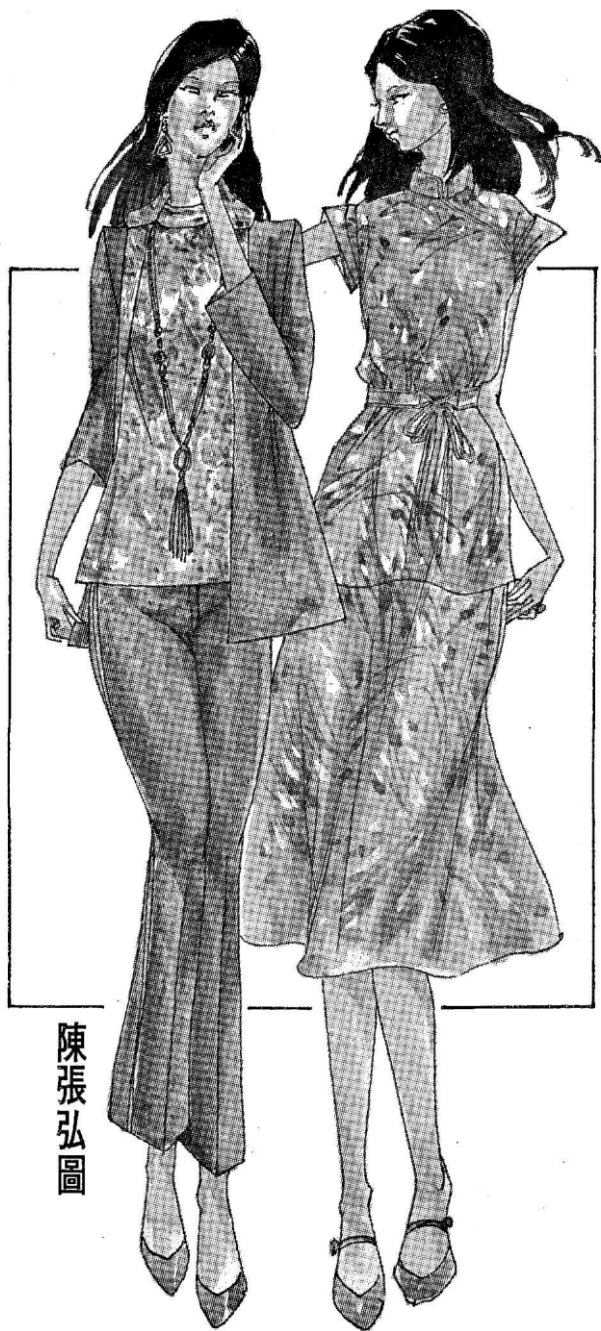
何顯問

美國佬審東方美

讀了這個月萬象版對『中國穿』的一系列報導，使我有個感想：沒來過台灣的外國人之中，有很多以爲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是穿中國式的衣服。我自美國來台灣已四年，看到中國人似乎都在穿『洋裝』；矛盾的是，在美國和歐洲的衣服市場上，却像是『中國熱』的時代了。

今年夏天我有一個機會，去歐洲玩了七個多禮拜。雖然我是美國佬，但是我在歐洲很好奇的詢問了一些中國服裝的資料。我在巴黎發現很多設計師在研究亞洲時裝的時候，都喜歡看一本在中華民國出版的『王榕生時裝』雜誌。我拿到一份翻一翻，也覺得裏頭有許多不但漂亮而且帶中國色彩的服裝。我一直很迷惑，爲什麼在台灣我尚未看到朋友穿，而大家（或至少跟我平輩的人）都在穿洋服。

我對中國文化很有興趣，衣服當然是文化的一部分。今年秋天再繞道台灣的時候，下定決心要拜訪這位在歐洲受到重視的中國服裝設計家。



陳張弘圖

有一天在台北，我特意撥個電話給王榕生女士，碰巧我的運氣不壞，跟王女士聯絡上了。我很高興她在百忙之中還願意抽出一點時間跟我這個外國男人談談中國現代服裝，從她的談話中，我覺得她的看法和觀念都值得我們歐美人士以及中國人參考。在她的雜誌社我們談了一個多鐘頭，主要內容如下——

何瑞元問：民俗學家認為旗袍和長袍是滿人的服裝，雖然滿胞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但這種衣服不能代表正統的中國服飾。他們說中國正統的服飾發展到明代，然後由於滿人入關而中斷，因為滿清朝廷都穿滿裝，所以上行下效，全國人民也漸漸改變他們的服裝。妳有什麼看法？

王榕生答：我住在國外很多年，我也了解旗袍幾十年以來，都被國際間所公認為是中國的一種國服，也最能表現出中國女性的美麗，更代表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藝術氣息，以及精緻手藝。而旗袍的穿着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麼狹窄，其實在很多場合可以穿。我們不必把傳統的剪裁基礎改變，但可以調整長短、大小使它更適合現代人的需要。

問：我雖然同意妳說的旗袍能表現出中國女性的美，但對於旗袍的歷史淵源，我不認為可以代表中國的傳統服裝，因為它只是某一個朝代的服裝。此外，我還想問妳，棉襖算不算是禮服？

答：棉襖是中國『便裝』，不正式。

問：大半的人所注意到的是女性的服裝。到底有沒有我們男士的中國現代服裝呢？

答：我對男人的服裝設計不擅長，因為我都一直從事婦女的服裝設計。據我所知，有一位張木養先生對男性的服裝設計很有研究，但也只限於為他個人穿著而設計。

問：現在很多人批評國內服裝界的設計師，所設計出來的衣服並不符合一般人的需要，他們似乎只是為服裝展示會而設計，所以他們的作品只適合模特兒穿，妳有什麼看法？

答：我認爲這是個觀念問題，在巴黎和紐約的時裝展示，通常他們所展示的服裝都是適合標準模特兒身材的尺碼，並不能適合一般消費者穿著。在台北也有些設計師只是爲了展示而設計服裝，做爲一種消遣，或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心理而設計。

不過，我認爲服裝的設計要以消費者需要爲第一優先，使他們有合適和美觀的衣着，同時配合大量的生產，降低服裝的成本。近幾年來我設計了許多具有東方色彩的服飾——『東方美』。

最近幾年我每次提供展示會的服裝，雖然是以標準尺碼（九號）展示，而實際上我們備有從五號至十五號各類型的尺碼，以符合不同身材的需要。十五號以上的我們也願意訂做。我在紐約設計界觀摩了八年，所以基於以上觀點，我知道這是應該做的，也提供給國內同業界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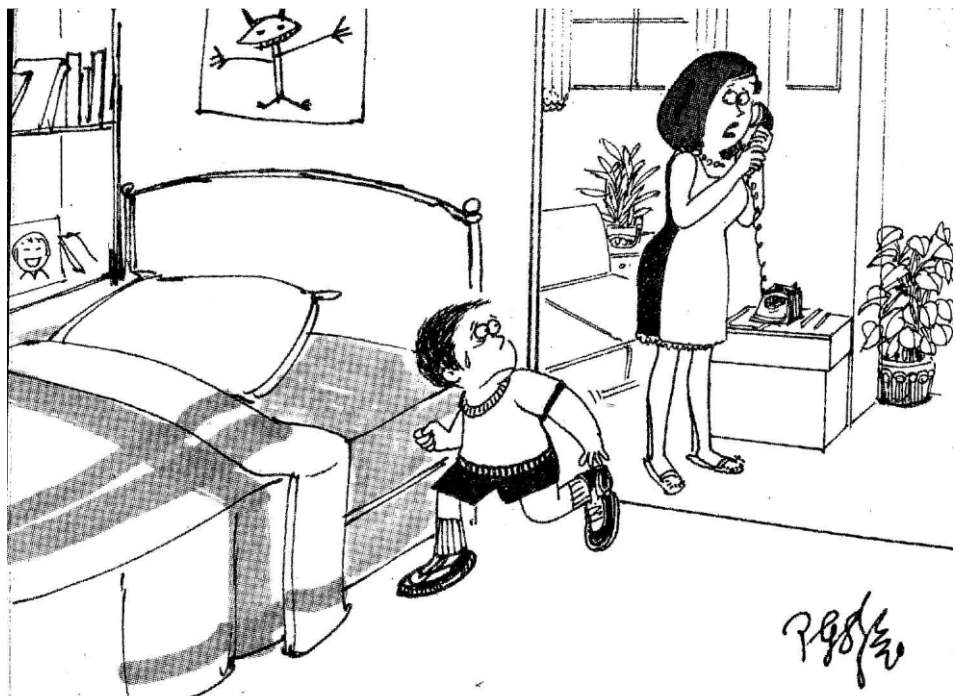
同時我也相信中國現代服裝能夠流行於全世界，也認爲國內設計師應該向這個目標努力前進，爭取國外市場，不要被動的只是加工製做，我們應該主動的設計和生產自己的服裝，拓展外銷。

頑皮的日記

我前幾天有機會看到一個美國小學生的日記，這本日記不是爲了學校規定而寫的，因爲美國的學校很少會有這樣的規定；也不是寫了給父母看的，因爲大半美國父母認爲小孩子似乎沒什麼特別的事好記下來。事實上，我得到這個小孩的允許看他的日記後，我發現他寫日記的動機是記錄稀奇的事情，記錄他童年的頑皮生活。真是有趣！

美國小孩上課很活潑，也很喜歡吵鬧，偶爾也開老師的玩笑。他們的觀念很新鮮，有時發表的意見是成年人所想不到。他們的正義感也是很多人想像不到的。

看了一個下午後，我取一些材料，譯成中文，提供讀者，以便了解美國小孩的日記的真實情況。



一月二十日 星期一 雪花飄飄

今天我終於跟瑪麗算賬了。我最近四個月隨身攜帶的那條舊的牛仔布剛好派上用場。我看瑪麗今天穿了一套很合身的襪裝，在走廊跟幾位男友談天時，手裏的兩支原子筆，意外的掉了。當她彎下身子去撿的時候，我立刻把那條布拿出來，兩手抓兩頭，用力一拉，就聽見「嘶」的一聲。瑪麗以為是她的褲子裂了，手足無措，只能半彎半挺地往女廁退去，滿臉通紅。

下午下課時，瑪麗來找我，說什麼我使她「丟臉」，但是我說：「上學期我們全班去海邊玩的那一次，如果你沒把我的那幾包零食丟給海魚吃，那麼今天我就不用跟你算賬了！」

她把我推倒在雪地上，就氣呼呼的走了。

二月三日 星期一 生病的天氣

老師下午打電話到家來，問媽媽爲什麼我沒去上學。媽媽說我生病，早上吐了，肚子不舒服，但是快好了，說我已經在客廳看電視。老師說明天要考算術和地理，我只好跑回房間，躺在床上，告訴媽媽：『病又發作了！』

二月十一日 星期二 大風天

我在操場上看了一張一塊錢的美金鈔票，被風吹過來。我順手撿起來，放在口袋裏。過了幾分鐘，保羅來問我：『有沒有看到一張一塊錢的鈔票？』我點點頭。他說是他的。我問：『真的嗎？你有什麼證明呢？那張的號碼是多少？』

後來我還是選他了，但是我的交換條件是：他要請我一大杯巧克力牛奶！

二月二十日 星期四 下雨

明天放假，是華盛頓的生日，但如果多放一天（今天）不是更好嗎？可惜沒辦法！

今天老師問我們一個考謎語：『如果咬了一大口蘋果後，發現裏頭有一條蚯蚓，還有什麼比這個還噁心？』我很快的答：『發現只有半條蚯蚓。』他說答對了。

後來他又問了一個問題：『什麼會發出這種聲音：嗒！嗒！嗒！嗒！（一共很快九十九次）碎！然後又來嗒！嗒！嗒！嗒！（一共很快九十九次）碎！一直反覆不斷。』同學必爾答道：『一隻有一根木頭腿的蜈蚣，是嗎？』老師說答對了。（作者註：西方孩子認為蜈蚣有一百隻腿。）

既然老師在問這種荒唐的問題，我就反問他：『老師，什麼東西有十六隻腿，綠色的身子，長觸鬚，很多眼睛，和一雙黑翅膀？』老師想了老半天後說：『我不知道。』

我指著他的衣袖說：『我也是不知道，但是她現在就爬在你的左手臂上了！』

老師以為是真的，把自己的手臂打了好幾下才停下來！

三月十二日 星期三 大太陽

老師今天叫我們寫一篇短文，題目是：『我最想見的人』，選說文章得包括我要跟他談的話題。我的文章寫得比較婉轉，最先提到一些歷史上有名的偉人（這樣寫比較有『內容』，老師可能會加分數），一直到最後，我才說我要跟比我們進步的，從另外一個行星來的人見面了。要跟他講的話也很簡單：『叫你的電腦幫我做功課吧！』

文明進步的煩惱

兩個月以前，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市，有一對夫婦住進一家新的大飯店。在臨睡之前他們撥了一個電話到櫃台，要總機小姐第二天早上七點鐘打電話到他們的房間，叫他們醒來。

不過這位先生有早起的習慣，第二天早晨六點多鐘就醒了。他想自己先到樓下餐廳去吃早點，讓他的太太多睡一會兒。因此他就又撥電話到總機，說他要讓他的太太多睡一些時間，所以希望總機小姐不要照他昨晚所說的七點鐘叫醒他們。

『對不起，先生，』總機小姐說：『實在沒有辦法。我們昨天晚上就已經把你的要求放進電腦去了，現在沒法取出來！』

無可奈何地，到了七點鐘他太太仍然被叫醒了。

另外還有一則趣事，就是不久之前，一位記者打電話到美國國會的一個委員會，要找一位行政科長講話。可是很不巧，電話小姐告訴他科長不在，因為他家裏停了電。那位記者先生一時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於是再三追問說：「他家裏停電怎麼可以不來上班呢？」

「他不能把車子開出車房，」這位祕書解釋說：「因為車房的門是電動的。」

從這兩則小故事，使我們懷疑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真能給我們更多的方便嗎？相反的，可能為這個世界帶來比以前更多的困擾。

在這篇文章裏我們不需仔細詳談關於複印機發生了故障，整個辦公室就無法作業，於是怨聲載道。或者是一個雜誌社以電腦處理訂閱人的名單，在更換地址時要比以人力處理多耗四倍以上的时间。還有信託公司處理信託卡業務，如果發生客戶所付金額短少了一兩毛美金的情形，這家公司以電腦作業發出了通知。可是這項電腦作業費用加上郵資可能超過所短少金額的好幾倍。以及新出的一種藥品跟開刀手術、物理治療等這類醫藥廣告，過一段時間就被證明所帶來的副作用比你原來所生的病還要嚴重。

「這就是進步嗎？」你很可能會有這個疑問。電腦是時下最主要的一種。舉個例來說吧，有位太太曾經到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地方銀行去存款，可是被拒絕了。一位行員對她說：「我們沒有辦法收妳的存款，因為現在雨下得太大了。」雨下得很急的時候，分行與總行之間的電話線會受

到干擾，所以分行的作業必須暫時停止。

商人們已開始了解電腦沒有判斷一件東西或一樁事真假的能力。美國一家譽滿全球的郵購中心，幾個月前去查閱一些逾期的帳目。可是電腦所打出來的客戶傳記資料有兩位客戶的出生日期很奇怪，一個是一八五三年三月十四日，另一個則是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九日。後來經過該中心負責人的調查，發現這兩項帳目完全是假的，這些詭計多端的客戶當然找不到了，以前所寄的貨品就像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進步的報社現在都用電腦收集資料，可是記者能參考的資料就少多了，這是事先料想不到的。最近美國有很多專家集會。討論的主題是新聞界如何改進總統競選活動的報導。很多人建議在競選剛開始的時候，可以將通訊社所發的每位主要競選人的長篇背景報導先收起來，等競選快結束，讀者的興趣到達最高潮的時候才刊登出來。

『你們是不是在開玩笑？』其中一位有名的發行人說：『那些通訊社長篇累牘的報導都是經過報社的電腦而收進來的。如果當天不採用，電腦就自動洗掉，報社沒有任何的記錄。』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這些煩惱之外，還有一部份却是人爲所造成的。去年冬天的大雪災襲擊東部的高速火車常常拋錨，因為『聰明』的機械工程師所設計的車身下面的馬達被雪堵塞住了。（目前這些火車頭的馬達位置已開始另行設計。）

華盛頓附近的好幾所高中的新校舍都備有四季可用的溫度自動控制設備。學校裏的窗戶都是密封的，不能打開。今年三月間有一兩天天氣特別的炎熱，而且學校裏的冷氣機不幸故障。所有的教室裏都熱得像蒸籠一樣而且不透風，校長只好告訴學生們：『今天停課，大家回家去吧！』

在美國西部的高速公路上曾經有一位先生所駕車子的電瓶出了毛病，就把車子停在路邊等人來幫忙，這時天已黑了，並開始下雨，車子的電動窗戶却關不了，雨水直往車裏灌，成了游泳池。

總而言之，以上所列舉的這些問題都在專家研究之中。我相信今後我們總會層出不窮地發現更多這類煩惱的例子。

看來科學的進步為人們帶來物質生活的高度享受，但也同時帶來精神上的許多困擾，這恐怕是聰明的人們始料未及的吧？

頭髮長一點·保暖又好看

很多中國女孩子告訴我說：『你的頭髮要留長一點就比較好看。』聽她們這麼講以後，我第一個印象是，如果我理了頭髮，就別想再跟她們約會，請她們吃飯、看電影、或逛街什麼的了，因為她們不會答應。為迎合她們的這種心理，所以一直都不敢理髮。最近兩個月，我從美國探親再來台灣以後，頭髮長了，就交了不少新的『女性』朋友。

當然，這樣的話，問題就多了，因為老外的咖啡色頭髮是鬢鬢的，越長越鬢，使我每天早上起床以後要多花十分鐘的時間才能把它梳得整齊一點，這才能考慮上街吃早餐或坐公車上班。若不多花一點工夫梳理的話，頭髮髻來髻去，亂蓬蓬的，誰看了都會嚇跑！

今天早上我坐在客廳的椅子上，一邊看看手裏拿的大鏡子，一邊想想該怎麼寫一篇有關我對中學生頭髮長短的感受。這樣一邊看鏡子，一邊寫有關頭髮的急就章，比較有靈感。只是越仔細

看臉部的輪廓，越覺得我要是像猴子就好了！

我前幾天到台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去參觀，遇到了很多初中女生，一羣一羣的接踵而至。她們的頭髮已經不像我四年前剛來台灣的時候那麼短。現在初中女生的頭髮差不多長得已經碰到衣領，也都很整齊清潔，髮光鑑人。

說也奇怪，我在故宮博物院沒有碰到初中男生，也許是那些男生的團體比我早一天都參觀過了。但我想實際的情形可能不是這樣。因為目前在台灣，初中男生的頭髮，雖然不是以光頭為標準，但是看起來也跟光頭差不多，而我也看出這種髮型在目前冬季的溫度突降之下，對保護腦袋瓜的作用似乎不太理想。尤其是那麼短的頭髮很容易讓耳朵凍得紅紅的。我猜這也許是這些男生都樂意留在家裏而不敢出門的緣故。

在美國，差不多早在二十年前就不是這樣子了。有些美國初中男生，若從背面去看，真難分辨出是男的還是女的。我並不贊成這個樣子，可是實際上美國初中生的髮型有這種趨勢。中國的初中男生應講究頭髮的清潔和整齊，但是對長短的標準，應當放鬆一點；甚至於那些頭上有疤痕的同學們，也可用頭髮掩飾這些毛病，這樣才能使男生的頭髮更加美觀。

寫到這裏，不能不補充一句說，中年和老年的男士，在冬季的時候，也不妨留長一點的頭髮。得記住的是，小姐們認為長一點的頭髮是好看的。那麼，不管結過婚沒有，一般男人若還能得異性朋友的注目，豈不也是一樁很愉快的事嗎？

大學生的真心話

幾年前，我參加北市某一大學夜間部舉辦的元旦假期——全島旅行。那四天內我交了不少新朋友，大家都留下了姓名、地址和電話給我。

回台北以後，雖然大家很忙，但是我還偶爾收到這些同學的來信。有的時候除了問有關英文課本上的問題，他們還問我有關生活上的事，希望我能以異國人的眼光，幫他們解決一些困難。其中有兩封信最有趣，我想在此公開討論的話，也會對別的大學生有點參考的價值。

何瑞元：

最近好嗎？在全島旅行中所照的相片已洗好了，有一張是你、我和我太太玉琴穿山地裝合拍



的，隨信附上，請查收。

我和內人結婚兩年多了，目前過的小家庭生活很簡單，早晚整理房間，星期假日也在一起做飯，我想年輕一代夫妻也大部分是這樣子，因為較公平。

最近我倆又有一個『約法三章』，把洗衣服的工作平均安排每星期三、星期日各洗一次。但是現在她又說功課忙，也比較累，所以她都不洗了。結果洗衣服的工作變成我的專利了。不公平。我們爲了這件事吵過幾次，我實在不想再吵。怎麼辦？難道繼續『享受』這特權嗎？

張木文上

張先生：

謝謝你的來信。我相信你和玉琴又上班又讀

大學夜間部，一定『忙死了』。但是我很佩服你們倆相親相愛和合作的精神。

對你們最近所發生的『特權問題』，我建議用一個很現實的辦法去解決。你們每一個月總會預算一些娛樂費用，是嗎？那麼下一次你太太不按照『口頭上的合約』來準時洗衣服，你乾脆把髒的東西拿到洗衣店……而且把花費從娛樂費用（或從共同的存款）支出。千萬不要吵架！更不能開起『家庭運動會』。

祝

百事可樂

小何

附記：你也可以考慮帶太太去打個營養針吧！

*

*

*

何先生：

謝謝你那次在台南的夜市上請我和同學們吃東西！沒想到外國人也吃路邊的小攤子。

有一個小問題想請教你。（失禮之處請多多包涵。）我時常去一位大二老師的家幫他改作業和考卷。上個禮拜我不小心地把我書包忘在那裏，過兩天去拿，老師說：他四歲的小孩子曾把書拿出來翻一翻，老師把書放回來的時候，也避免不了翻了一下，結果看到一本『黃色』的雜誌。

他問我：『妳到底是什麼樣的女孩子？』

我只好急急忙忙地走了，不知道怎麼解釋才對。其實我從來沒有看過，我只是把這本裝在紙袋的雜誌，轉交給我哥哥的朋友而已。我並不贊成看這樣的雜誌，我只是幫哥哥一個忙罷了，因為他朋友住在學校附近。

您說，怎麼辦呢？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才使老師滿意。

唐麗美上

唐小姐：

中國有一句俗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妳一定聽過。我提醒妳，從今以後，不要跟妳不贊成的事或人『接近』。這可以避免很多『自尋煩惱』的問題。

對妳的老師來說，我覺得妳該去他學校辦公室坦白的解釋妳的過錯，我想他會原諒妳。妳哥哥最近結婚了，我知道，所以他看這些書比較無所謂，在妳來說就不太適當了，對不對？

願妳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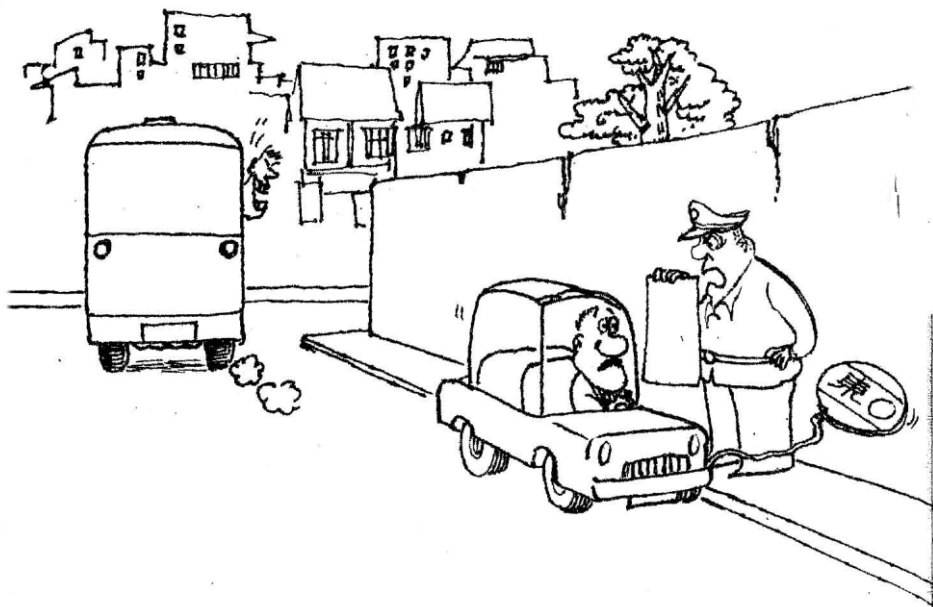
一切煩惱丟在腦後

小何

從考上駕駛執照談起

最近幾年，很多我的中國朋友去學習開汽車，而且參加訓練班畢業後，他們都去考駕駛執照。一般住在台灣的中國人，生活水準日益提高，買汽車的人越來越多，而已經考上駕照還沒買汽車的人更多。當獲悉那麼多朋友已考上駕照，我這個美國佬當然也想往取得駕照這個目標走。我一共只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填一填幾個表格，交了幾張照片和六十五元新台幣，以及去醫院拿了『檢查身體證』，就以已經有了美國駕照的資格，辦好了全部印漢字的『中華民國普通汽車駕駛人執照』。

但是我得說清楚，對我來說，我只不過是好奇，因為我若在台灣要開車，我胆子實在太小，這兒開車的人必須有強高的技術，也要很勇敢。並且我對台灣的交通規則不甚了解。



在美國我常常開汽車，也注意到一般駕駛的觀念，以及警察的態度。談到警察，讀者知道很多人喜歡罵美國警察，說他們處理事情不好。世界上，每一國國民大概有時候希望有『理想的警察』，既聰明又能幹。對每個案子，都能處理得天衣無縫。實際上，這是『檀島警騎』和許多別的電視節目所帶來的幻想，客觀地說，一點都不正確。我猜想沒有一個國家有『理想的警察』，但我們可以比較比較各地的，看看誰好在那裏。如果要比較一下美國和台灣的警察，在態度上、作風上，可以提出些有意義的地方值得注意。最明顯的是有關交通秩序的問題。

下列三點，美國警察如果看到，馬上會井井有條的設法取締，但據我所看到的，台灣警察是苦口婆心地、把『情』放在前面、一連續告訴駕駛朋友：『請你遵守交通規則。』美國警察了解，說一百次這一方面的道理

等於『白說』，而且普遍化開罰單不算虐待人家。這三點是：

①『跳燈』（jumping the light），即在紅燈快要變綠的時候，先開車進去十字路口。這是違法的，該受懲罰。

②闖紅燈（running the red light）。這問題最明顯在綠燈變黃燈以後，再變紅，最後有幾部車子很賴皮地再闖過去。

③在十字路口同方向行駛的車子，遇到前面有車子停住了，自己不能完全通過十字路口，不要開進去才對，因為如果你的車子停在十字路口中，而燈變紅，你就阻擋側方車子的通行。

*

*

*

美國的警察在執行他的任務的時候，不會以為叫國民遵守法律牽涉到『人情』問題，一切以『法』為準。一般美國人的觀念是，交通秩序不好，據理力爭，往往不是因為某種藉口，譬如『計程車太多了』、『一般駕駛人的教育程度不太高』、『經濟發展太快了』等等，而是因為執行規定的人員（即，古文所稱的『解差』）沒有盡到他們的職守，沒使駕駛人培養了正確的觀念。擁擠是道路的寬窄問題，但徹底執行現有法律的責任，該落在警察身上。

在台灣，我希望除了徹底執行交通規則以外，我們還可以宣佈說：違反規則兩三次的駕駛得重新受交通訓練。這很合理。

總之，希望讓此地警察們拋開一些『人情包袱』，鐵面無私一點，也許對社會的守法精神可以有所助益。

吃什麼，補什麼？

有一天晚上，我在台北市重慶北路的一家小攤子上，叫了一碗四神湯和一盤炒米粉。吃完了以後，我還想再吃，於是我就叫老闆再給我一份。吃飽了，我就跟老闆聊起天來。

他說：『美國人很奇怪，很多好吃而且又有營養的東西他們都不吃。』

我回答說：『這不一定，其實美國人很講究吃。你看大部份美國人的塊頭都比較大，這就表示他們很會吃。比方說，差不多一百年前，有些美國人只爲了吃野牛嫩嫩的舌頭，就殺了很多印第安人疼愛的美洲野牛，而把野牛身體的其他部份丟掉，因爲覺得「不順口」。』

『「不順口」嗎？』老闆問，『你的意思是說不合口味，是不是？』

『啊，是！』我回答他說：『對不起，我的中文還沒學好。』

『不要緊，』老闆說：『可是我的意思是說有很多能吃的東西，美國人根本不吃。譬如像一些動物的肝、胃、肺、腸、心、腰子等等。可是中國人從古迄今的看法是什麼都好吃，而且有一種原則，那就是「吃什麼，補什麼」。』

『嘿，這個說法真妙！不過，現在已經不早了，我最好立刻回家，因為坐公車還得花不少時間呢！』我說。

『好，謝謝你。請再來，』老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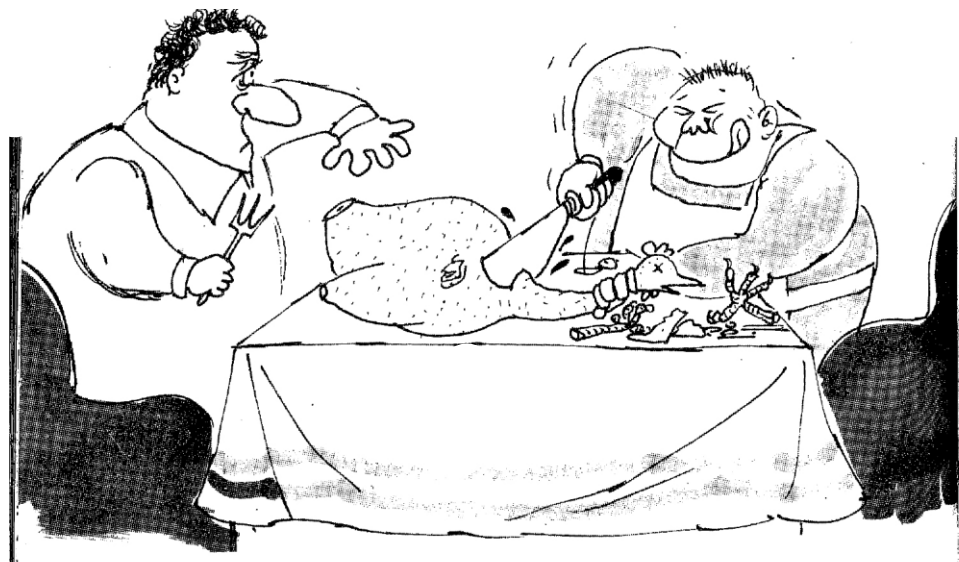
過了幾天，一個禮拜六的晚上，我跟幾個中國朋友談到美國口味與中國口味不同的問題。我告訴他們一個故事。

『我父親是美國南方田納西州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父親從海外當兵回來，跟我母親結了婚，搬到北部去找工作，就定居在美國北部。每次我母親到超級市場去買整隻鷄鴨的時候，都問：「心、肝、肺、腸，怎麼不見了呢？」』

鷄販說：「沒有人要，所以我們就丟掉了。」

母親問：「要的話，怎麼辦？」結果那位鷄販就送了她一大包。

這個故事的意思是說，美國南方人吃東西的種類比美國北方人多。那麼，如果中國人到了美國，他也可以用這種方法，免費收集很多種內臟，與鷄、鴨、魚等的頭和腳，就可以大飽口福了。』



我的中國朋友們聽了我這麼講以後，就問：『美國北方人怎麼不吃這些呢？』

『最大的理由，』我的解釋是：『各地人的文化背景與習慣不同。請沒有吃過這些東西的美國人吃這些東西的話，他們會覺得很噁心。』

『有什麼噁心？』

『噁心是一個很主觀的感覺，』我說：『這很難解釋。不過有一些地方我們美國人和中國人的感覺是相同的，像我們都不吃螻蛄、蜻蜓、蜜蜂這些東西，也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很噁心。』

『你說得對，』我朋友說：『可是蟲類方面還是有一些可以吃的。嘿，我請你去吃蚯蚓，好不好？』

『哎呀！』我嚇一跳，『我不敢！』我又想了一想說：『不過，因為我們明天要去爬山，我有點兒怕體力不夠，如果按中國的這句「吃什麼，補什麼」的道理，我們該去喝些穿山甲的血才對。』

——原載民生報67年12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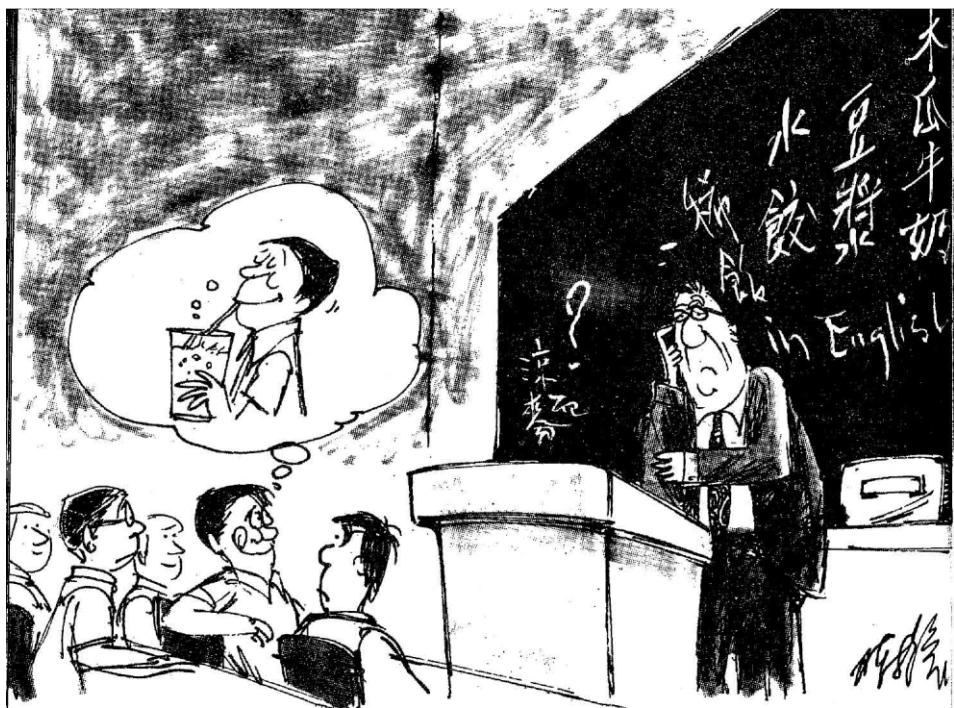
從早餐談起

三年前我來台灣學中文的時候，我的房東介紹我到中國青年服務社去教書。我教的課本是『英文九百句型第五冊』，每學期六個禮拜，我一共教了差不多九期。

我所認識來補習英文的中國學生很多。可是不管他們是高中或大學的程度，我還沒碰到過任何一個學生能回答我兩個簡單的英文問題。

每一期之內至少有一堂課讓大家討論一些吃飯的事情。我喜歡比較一下中國人吃飯與美國人吃飯有什麼不同之處，後來問第一個問題：『豆漿，』我說：『英文怎麼講呢？』

聽到這個問題，學生們的臉會露出一種迷惑怔忡的表情來，我隨著問：『你們每天的早餐吃什麼？』大部分的學生用中文說『豆漿』。學了六年的英文以後，怎麼不會講這個字呢？我告訴



他們，豆漿我們英文叫做 Soybean Milk。

學生們跟我聊天的結果，使我了解，他們學校所用的課本沒提到過豆漿、稀飯、包子、涼麵、豆腐、水餃、滷蛋、泡菜、烏龍茶……等等中國人常吃的東西。課本上提到的包括乳酪、奶油、漢堡、沙拉、波士頓派等『洋品』，學生雖然會用英文講這些東西，但是大部份的人沒吃過。而我想，當他們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可能不認識。

換另外一個題目來說呢，學生們還是無法作答。我問：『台北有四條大馬路，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請告訴我，這些路名如果要音譯成英文的話，該怎麼拼呢？』我的學生們拼法都不一致，雖然他們都常常有機會從這幾條路經過，可是對怎麼確定一種標

準的拼法，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學過的英文課本沒提到過『音譯』這件事情，所以大部份的學生在學英文的時候，根本不存有『音譯』方法的概念。

語言是一種工具，它應該是提供給各種不同的目的和需要。有人說貴國學生學英文的主要目的是要訓練他們，爲了能夠到歐美去，吸收知識，然後帶回來貢獻社會。可是編選教材的人不應該忽略還有其他不出國留學的人。他們學習英文的目的是要用在日常生活。

由於我的英文教學的經驗，我現在深深的感覺到，貴國的英文教材必須包括很多中國人在中國社會能用到的生字和詞句。目前這些教材的內容偏重於外國社會的需要，而與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距離太大，因此，貴國學生用英文談中國的事情似乎『一竅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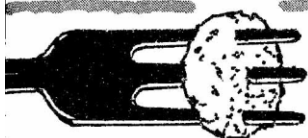
爲了促進中華民國和外國的商業經濟、藝術文化、國際友誼以及其他關係，我們需要使中華民國的學生能夠用英文來介紹自己國家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以及社會狀況，讓外國人了解真正的中國的生活形態。教育當局應該普遍收集中國人生活有密切關係的詞彙，重新編入英文教材內，供給學生們學習。這樣才能將語言的功用發揮到最大。

吃的藝術漢英對照表

何瑞元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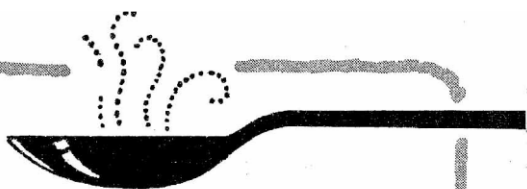


蚵仔煎 Oyster omelet	八寶飯 sweet eight-treasure ice
蚵仔麵線 Oyster sauce noodles	杏仁豆腐 almond beancurd
皮蛋 one thousand year egg	豆腐 beancurd
牛肉乾 dried beef	水餃 Chinese (meat) dumpling
肉鬆 powdered pork, shredded pork	肉包子 Chinese meat bun
回鍋肉 double-cooked pork slices (with diced beancurd)	泡菜 pickled Korean cabbage
鍋巴 overcooked rice, crisp rice	豆漿 soybean milk
米粉 thin rice noodles	滷蛋 gravy-stewed egg
沙茶醬 Sha-Cha barbecue sauce	肉圓 (transparent) bun stuffed with meat
粉絲 transparent noodles made of bean flour	醬油 soy sauce
烏龍茶 Oolong tea	涼麵 cool dried noodles
紅茶 black tea	餛飩 Chinese ravioli
清茶 clear green tea	螞蟻上樹 stir-fried diced meat with thin noodles
香片 jasmine tea	糖醋排骨 sweet and sour pork
龍井 Dragon-well tea	腰果鷄丁 stir-fried diced chicken with cashews
大蒜 garlic	葡萄麵包 raisin bread
粉蒸肉 breaded and steamed pork	什錦炒飯 mixed fried rice



糍薯 steamed sticky-rice
mini-panca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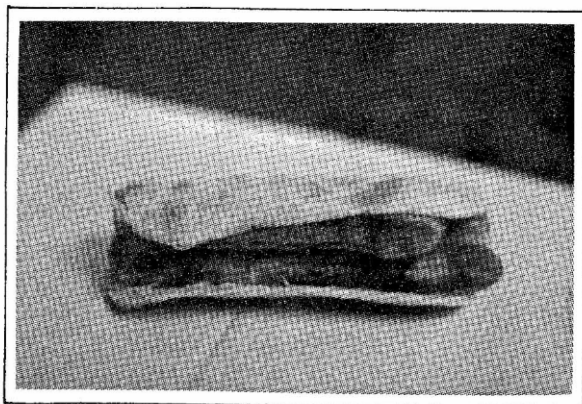
肉醬 meat paste



炒花枝 stir-fried squid

稀飯 (thick) rice soup

燒餅油條 deep fried breadstick in baked
breadroll



其大小: It is about seven inches long and
three inches wide.

製做法: It is handmade.

生魚片 raw fish slices	青椒肉絲 stir-fried green pepper & meat strips
下水湯 chicken innards soup	木瓜牛奶汁 papaya milkshake
玉米湯 corn soup	香蕉船 banana boat
貢丸湯 Chinese meatball soup	綜合果汁 mixed fruit juice
三鮮湯 seafood soup	甘蔗汁 sugarcane juice
蜜汁火腿 ham in honey sauce	檸檬原汁 lemon juice
豬腳麵(蹄花麵) pig's foot and noodles	檸檬汁 lemonsade
蕃茄汁 tomato juice	柳丁汁 orange juice
巴樂(蕃石榴)汁 guava juice	味精 MSG (monosodium glutamate)
芋頭 taro	西瓜 watermelon
楊桃 star fruit	肉燥 boiled Chinese meat lumps
木耳 fungus	紅豆牛奶冰 red beans and cream on ice
汽水 soda pop	紅燒鰻 eel cooked in brown sauce
蜜餞 preserved fruit	糯米大腸 Chinese rice sausage
活醉蝦 raw drunk shrimp	筷子 chopsticks
烤玉米 barbecued corn-on-the-cob	蓮藕 lotus stem
豬血糕 pig's blood gelatin	辣椒 hot pepper
鷄血糕 chicken's blood gelatin (with rice)	蛋餅 fried Chinese pancake with egg
肉粽 steamed Chinese rice cube (stuffed with meat & other goodies)	
甜的 sweet	鹹的 salty

「中式建築」那裏找？

每次看到台北市南京東路、忠孝東路、松江路或別的大道旁有新的建築物在興建時，心裏總抱着一點特別的希望。可是等到籬笆鷹架拆下來的那天，不管一般工程師或來往行人認為那座新建築物是多麼漂亮，我却認為『太不夠意思』，因為現在在台灣所蓋的建築似乎都是西式的。土木工程師和設計師忘記了，這裏是中國。如果要弘揚中華文化，積極而有系統的興建中國式的建築物，的確是件刻不容緩的事。

記得有一個禮拜六，我碰到兩位北歐來台北訪問的電視記者。他們已經在東南亞各大都市拍過許多新聞影片，現在來到台灣找尋具有地方色彩的事物。他們深表迷惑地說：『我們以為可以在這裏攝取許多中國式建築的鏡頭，可是一下了飛機，看一看，四面八方全是高樓大廈……，台北好像是亞洲最現代化的一個都市。』



我覺得，台北給大部分外國人的印象，很難顯示出一個純粹中國味的城市。來自國外的華僑，他們可以從各種生活面來瞭解台灣的真貌，譬如看報、看電影、電視、聽收音機、欣賞藝術表演活動等等，這些都是深入接觸中國文化的機會。可是大部份外國朋友，他們聽不懂中文，看不懂中國刊物，也無法參加文藝活動，只能在大街上逛來逛去。第一個印象就是路旁的各種建築物，而面對的這些高樓大廈，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不是中國式的。如果不注意行程表，他們可能分辨不出置身在世界上的那一個角落。

說到這裏我就幫了這兩位記者的忙

，在他們買來的台北地圖上，指出中山樓、圓山大飯店、忠烈祠、龍山寺、國父紀念館、行天宮、指南宮和另一些偉大的工程（至少具有中國色彩的建築）。他們非常感謝我，然後就尋找目標去了。

我腦海裏飄浮出圓山大飯店的綠瓦紅牆、忠烈祠的牌坊、富麗堂皇，象徵着中國五千年燦爛輝煌的歷史文化，可是這也留給我一個相當困惑的大問號：在進展迅速的二十世紀裏，現代的中國人憑他們的智慧、技術，將留給下一代何種特色的建築呢？

我曾經跟淡江文理學院建築系的教授研究這個問題，他說其實全世界的建築發展是同一方向——『國際式建築』，以鋼筋和水泥為主，因為這種材料沒有地方性。

可是在台灣，我們不單是要加深觀光客或外賓的印象而已，從事建築及設計工作的朋友是否可以多盡心力，承擔責任，給年輕一輩的中國孩子們，看到一種保持傳統風格且具有時代性的中國式建築呢？

台灣各都市的計劃，是否也必須做有系統的調整？依我的想法，不妨由各地市政府擬個專案，會同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及專業建築師、營建工程單位等全面配合，設計出廿世紀中國的現代都市建築，有了自己的風格，才能表現出自己國家的特色來！

——原載民生報 68 年 2 月 24 日

作者按：寫完了『中式建築那裏找？』以後，我總覺得不夠透徹也不能暢言。因此，經過建築通訊編輯之請，我再寫出『寄語中國現代建築』。

寄語中國現代建築

四年前，以學生的身分，我自美國來台灣留學。我原來在美國私立賓州大學（在費城）是經濟系畢業的。我的大學是一七四〇年由富蘭克林（Ben Franklin）先生建立的，校史悠久（比美國還悠久），因此我們校園有很多古老風格（一、二百年）的建築，外表十分吸引人，使人對美國東部一帶的建築風格一目了然。

這些建築雖然保持了美國建國初期的格調和風采，但是建築內是按照世界上最現代化的裝潢和最齊全的設備來重新設計的，這是因為物質生活上，我們得趕上時代的需要。可是外表是承襲傳統的，這是因為我們精神生活的需要。

費城本身值得參觀的建築，就是以具有歷史意義、構造完美、百看不厭的獨特風味的，不勝

舉。(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建築頂多有三百年的歷史，代表了從美國還處於英國殖民地時代至今的特色。)

在美國，我曾聽過幾位華僑說，在台灣可以研究中國文化，接觸到中國的真面目。來了已四年多，我可以了解這裏是中國沒有錯，可是令我和很多在此地所認識的歐美朋友最失望之處，就是現有的建築物。我們老外在台灣所看到的大多數是四四方方的建築，一點都不能滿足我們心目中對中國文化的感懷和嚮往。

一般中國人陶醉於歷史，跟他們提起中國建築，他們只能想起古蹟。對這一點我深以為怪，因此我最近請教一位兼淡江文理學院教授的建築師。我問：『如果我們現在要問：什麼是現代的荷蘭式建築？我想可以得到明確的解釋。如果問：什麼是現代的西班牙式建築？我也相信有人可以提出詳細報告。可是若我問：什麼叫做現代的中國式建築？誰能提出一個清晰的答案呢？』

這位教授的意見是：我們沒有所謂現代的中國式建築。他說世界建築發展都是朝同一個方向，他所謂的『國際式』，以鋼筋和水泥為主要原料，因為這些東西不具地方性。

我腦子裏聯想到，很多人認為美國是個太年輕的國家，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而已，『怎麼跟中國五千年燦爛的歷史相比呢？』可是西方人還要問：『你們五千年燦爛歷史的表現在那兒呢？』是不是都在博物院裏，與現在國民日常生活距離太遠呢！你們現在所興建的建築可說得上是代

表中國所有的歷史文化的五分之一進展，我們覺得一個國家的文化貫通到日常生活裏面，這樣才有價值。

創新建築風格·提高住的水準

如果以台北和費城的建築來比較，那個城市較能代表當地的文化風格，而且更能使人感覺到優良的傳統與時代生活融會貫通；在表現方式上，相形之下，台北顯然地居下風。

目前在台灣，我只能想起一個蠻有中國風格（可以說摩登的中國式風格）——在興建中的中正紀念堂。從上峻下緩而形成飛簷的屋頂，到方正的正身，這座堂很雄偉。整個造型既不強調富麗也不着重堂皇，沒有雕樑畫柱，看來簡樸渾厚，聖潔莊嚴，令人望之即生景仰之念。這座紀念堂不是應該做我們近代建築中國式的模範嗎？為我們以現代科技進步的生活配合復興中華文化的基礎呢！

台灣人口密度已居世界之冠，也一直在增加，總會有興建足夠的住宅（為解決國人居住問題）存在。同時還需要營建綜合性商業大樓、辦公大樓、工廠以及其他性質的建築物。可不要一味抄襲歐美的『新』轍！貴國應該發展自己的現代風格才好！

作者按：『匠心獨運，巧奪天工』是讚美建築設計巧妙的詞句。其實建築設計也不出藝術範

疇的領域，它是人類開天闢地幾千年以來不斷演進的產物。歐美幾個主要城市像紐約、芝加哥等常見的一百層以上高插雲霄的摩天玻璃大廈，就是明顯的例證。

建築設計是人發明的，所設計的構造物是供人使用讓人欣賞，所以建築設計除了考慮人爲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對都市設計、都市環境，應有正面性的積極表現及全面性的密切配合，使建築物具有建築性的任務與貢獻，對國家社會才有意義；對歷史文化才有交代。

如在住宅區裏設計一幢高樓大廈，首先要考慮到住宅空間的質及平面形式上是否能表示出特殊的自由自在，這樣才能達到恣意變化的情趣。至於在建築物外型的表现若能象徵其內容則更爲理想。

來賓致詞

在台灣去喝喜酒有時候很傷腦筋。當然，穿什麼衣服不是大問題，禮金多少錢也不必考慮很久，當場吃菜喝酒也是很愉快的事。令人傷腦筋的是在婚禮前幾分鐘臨時被分派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記得有一次，十一月中，我的一位中國朋友陳仕成先生跟他的女朋友黃俊萍小姐要結婚。他們特別請我當結婚典禮的司儀，還發給我一份婚禮程序單。我念熟後，陳先生就告訴我，那個禮拜天要早一點去。我看請帖上印了『下午六點觀禮』。陳先生說最好是四點半去，先行練習一下。我答應了。

到了那個禮拜天下午，我在家裏洗了頭髮，修好鬍子，洗了臉，穿上乾淨的內衣和內褲，擦

好頭髮後，我穿上淺黃色的長袖襯衫以及我那套深藍色的西裝，和黑色的襪子。出門的時候已快四點半了，沒有時間把皮鞋擦亮。人好像總是來不及擦皮鞋。

到了那家川菜餐廳以後，已經四點四十五分。一進門男傭相跟幾位朋友就走過來說：『何先生，我們昨天一直要跟你聯絡，找不到你。』

我說：『有什麼事情？』

他們解釋：『今天不用你當司儀了，有位胡先生要做。新郎要特別請你代表來賓致詞。』

『我沒有準備！怎麼不早一點告訴我呢？』

『找不到你。』

『請坐一下，』男傭相說：『我給你幾張紙條，你可以草擬一個大綱。希望能準備好一篇急就章。』

我不知道怎麼寫才好，一下子實在很難使『筆底生花』。我終於決定先講幾句開場白，再來把以前的一首流行歌曲『十七歲』的幾句擺進去，而從歌詞談一談我對今天的感受，最後就簡潔的用白話來祝福。

我想，輕輕鬆鬆的講是最好的。如果可以令大家笑一笑，那更好。

半小時後，客人越來越多，有的跟我坐同一個桌子。他們問我在寫什麼。我說：『寫來賓致



詞稿。」然後我就跟他們聊天。

差不多六點十五分典禮開始了。我看來看去，十幾桌的客人中，我是唯一的老外。

我往前面擠過去，新郎新娘已經用印完畢。

奏樂完了，沒有幾分鐘，我就聽司儀胡先生宣佈了我的名字，大家很禮貌地拍着手。我走過去，面對大家說：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這次喜事，陳先生請我以來賓的身分特別致詞，所以我也不客氣地站在這裏講幾句話。我想不會耽誤大家太多的時間。不過，如果我把幾句話說顛倒或說錯了的話，請大家原諒。我今年已二十七歲，有人還是說我不太懂事。

我以前唱過一首中國歌，歌名『十七歲』，可是爲了要配合我年齡，我把它改成『二十七歲』。

裏面有兩句很好的歌詞：二十七歲，二十七歲，不算大，也不算小！生活上有快樂也有煩惱！

今天我特別快樂是因爲我的朋友陳仕成，跟他的女朋友黃俊萍結婚。最煩惱却是我自己的現況。

我以前好幾次要求陳先生給我介紹一位女朋友。他說：『好，好，沒問題。』可是到今天爲止，還沒有什麼消息。

今天他已經找到他理想的另一半，我想他現在不妨把所有以前認識的女朋友介紹給我。

最後我要祝這對新人幸福，琴瑟和鳴，永遠在愛河裏面洗澡。可是要當心，河水很深，不要都沈下去了！

*

這一番話使得所有的來賓鼓掌，哄堂大笑。

*

*

——原載民生報67年12月9日

都是美國商人害的！

從美國政府宣佈跟中華民國斷交以來，這裏的中國人對我都很好，……我想這種反應是因為每個中國人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薰陶，也是因為他們有先總統 蔣公『以德報怨』的精神……

我原來是在美國私立賓州大學讀書。大二、大三之間我休息了一年，跑到國外去旅行。那一年內我有機會坐客船去非洲、印度、東南亞、與南太平洋羣島觀光。（我沒去過蘇俄或中國大陸。）回美國以後，我覺得我對東南亞比較感興趣。

因為我是學經濟的，對事情有一個很現實的看法，我認為即使我到過東南亞，而且還有一張經濟系畢業文憑，但假如我在美國找工作的話，也很難碰到被派到東南亞工作的機會，這就是說除非我有什麼特殊的專長，使我特別適合在這個環境做事。因此我就下定決心要學中文。中文在東南亞是最重要的語言。連我在客船上，水手們大部分是中國人。我每天跟他們見面，語言不通，我心理上就覺得不會講中文是太不方便了。



『至於這個地方的人權……，喔，時間到了，下次再談吧！』

大三、大四，除了主修經濟，我也學了兩年中文。說真的，那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因為中文課不僅是上課的鐘點多，而且課外作業比別的課程多得多。初級班我們大約有五十幾個學生（分兩班），到二年級的課程完了的時候，差不多剩下十九、二十個學生。

在美國做了一年事，存了一點錢，我想再繼續學習中文。記得我以前在大學的教授，大部分是在中國大陸出生長大的（而在民國三十八年出來的），他們都說：『要學到真正的中文，應該到台灣去。』

所以，在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底我決定來到寶島學中文。原來是打算學了一年就回去的，可是學期屆滿，我還在忙著學中文。兩年的時間到了，我還在學習。到今天為止我已經在台灣住了三年多，我還不想走。

我很熱愛中國。而且我發現我越是了解中國的文化與風俗習慣，我越想更去了解。所以我決定繼續住在這裏，對學習中文，一年比一年用功，一年比一年情緒高昂。

十二月十六日，當我聽到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的消息以後，我的判斷是：這個完全是美國的商人害的。他們總是要開闢新市場，他們以為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尚未開發的市場，一定錯不了。最近幾年來，就一個美國公司的立來場看，爲了爭取中國大陸的生意，一定要在美國國會與議會中講共產黨的好話；否則共產黨官員就不會跟該公司有來往。

一般美國人對經濟組織沒有很大的了解。我在美國土生土長，我知道，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

美國人不知道『共產主義』是什麼，對共產黨沒有什麼了解。真是我們教育上的一個大缺點。

這幾天，我的中國朋友在美國的親戚打電話來，告訴不少新消息，我的朋友們也告訴了我：有些在美國的中國人看到紐約時報發表了幾篇『台灣大暴亂』的新聞，說什麼卡特宣佈與中共建交之後，台灣亂成一團，這真是可笑的報導！我一直在台灣，我知道沒有這回事。我只能迅速去找我所有在台灣的美國朋友說：『趕快寫信回去，告訴你家人和親戚朋友，台灣很安定，我們在這兒的安全沒有任何問題！』

從美國政府宣佈跟中華民國斷交以來，這裏的中國人對我都很好。不管在公車上、人行道上，或商店裏，或別的地方，大家都對我很客氣。我想這種反應是因為每個中國人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薰陶，也是因為他們有先總統 蔣公『以德報怨』的精神。

我心裏不知道怎麼可以充分地表示我對中華民國的喜愛和感懷。原來在十七日我是要參加台灣電視公司的一個節目的錄影，來唱一首中國歌。可是到了斷交的消息傳來以後，電視公司不准外國人上台參加節目。我問了製作人：『我可不可以換一首歌，我要唱「風雨生信心」。』她說：『對不起，外國人現在不准參加我們的節目。』

我只有對這點感到遺憾，我很希望過一段時間以後我可以被邀上電視唱中國歌，表達我對中華民國的感情。

我們要寫信抗議

我是中華語文研習所的學生，三年前我到台灣來學習中文。

最近，美國宣佈將跟中華民國斷交以後，我們學校裏的美國學生開了一個會。我們要討論的是我們怎樣可以表示我們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和信心。討論的結果是：一方面我們要請所有的同學們來捐錢，另一方面要寫一封信，說明我們對斷交這件事情的反應，而且強調說我們都深深地相信中華民國的前途還是很光明的。這封信，我們要請同學們簽名，然後以投書的方式寄到台灣的一家報社。

據我所了解，這兩項工作目前正在進行中。

以一個在華留學生的立場來看，我和我的朋友們並不會因為這次美國政府態度上的『變化』而離開台灣。我們要繼續學習中文，而且我們認為只有在自由中國才能學到真正的中文，因為我們在這兒可以隨心所欲地跟中國人交談，研究古代和現代的中國文學、藝術、音樂、民俗、風土人情等等，深入地去體會中華文化。

在中國大陸，不管是當地人或外國人，大家的生活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沒有自由。

我們不要捨近求遠，緣木求魚，我們要繼續支持中華民國。相信中華人民會萬眾一心、團結力量、乘風破浪、突破困境、反共復國。

我屬兔——愛吃生菜

我前天收到母親從美國寄來的一封信，她說在了一本旅行雜誌裏看到有關台灣的報導，也看到台灣一個菜市場的彩色照片。她信中問我：『你注不注意你的菜單？你要記得吃很多新鮮水果和蔬菜，最好是每天至少吃一份生菜沙拉 (salad)，因生菜很有營養。』

住在台灣幾年了，我已經了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人是不吃生菜的。

像我在台灣所認識的外國朋友，常會發生臉紅的場面：即在宴會時，當大家在狼吞虎嚥——烤鴨或什錦拼盤，却有老外專挑盤底的沙拉菜、紅蘿蔔、或番茄花片，中國朋友張口結舌的表情，是好像我們老外吃的是盤子底的一部分。

雖然中國菜中也有涼拌菜，但沒有真正西方人所欣賞的沙拉。在台灣若我去朋友的家裏看他

在做晚餐，能會拿起一條紅蘿蔔或芹菜，或者一朵菜花，張嘴生吃。但朋友們常會驚訝說菜不是這樣吃的，而且這樣吃會生病。這種說法我不了解，因為我和我所來自的西方世界一向如此，特別是我屬中國十二生肖中的兔，兔子都生吃胡蘿蔔等的，我既然屬兔，吃生菜乃屬理所當然啦。

夏天在東南亞，天氣炎熱，不應吃得太油膩，但是中國人還是吃了很多炸的、煎的或炒的菜。怎樣避免太油膩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跟沙拉有關係。

有一點我們應該先解釋。生菜上可能留有一些農藥和肥料的殘餘，因此有人不敢吃。但只要把菜洗得乾乾淨淨就行了。用水沖洗最理想，也可以浸在水中片刻，再洗乾淨，必然不會有問題。

如果讀者有意思接受一份充滿維他命C的營養菜單，而不會誤解作者把你們當作兔子或牛來餵的話，不妨動手調配一道紅花綠葉的『中國生菜沙拉』：

材料：黃瓜、番茄、芹菜、菜花、紅蘿蔔、萵苣、洋葱、青辣椒、洋菇、煮熟的雞蛋、生菜等。

調味料：①自己做的話要醋（或檸檬汁代替）、大蒜末、鹽、胡椒粉，或②按個人口味選沙拉醬，或③在超級市場買一瓶調好的澆頭，譬如說『千島』、『法國』、『義大利』式的都行。



做法：把需要剥皮的蔬菜處理好。把生菜用手撕成片（半個手掌大小），其他蔬菜切成薄片。全部放進大碗，輕鬆地攪拌在一塊兒。吃前，放進電冰箱冰著半小時，然後拿出來，把調味料加上，上桌。

註：如果無法下嚥的話，儘可以丟在一個大鍋，煮成一道蔬菜雜燴湯。也許就合乎閣下的口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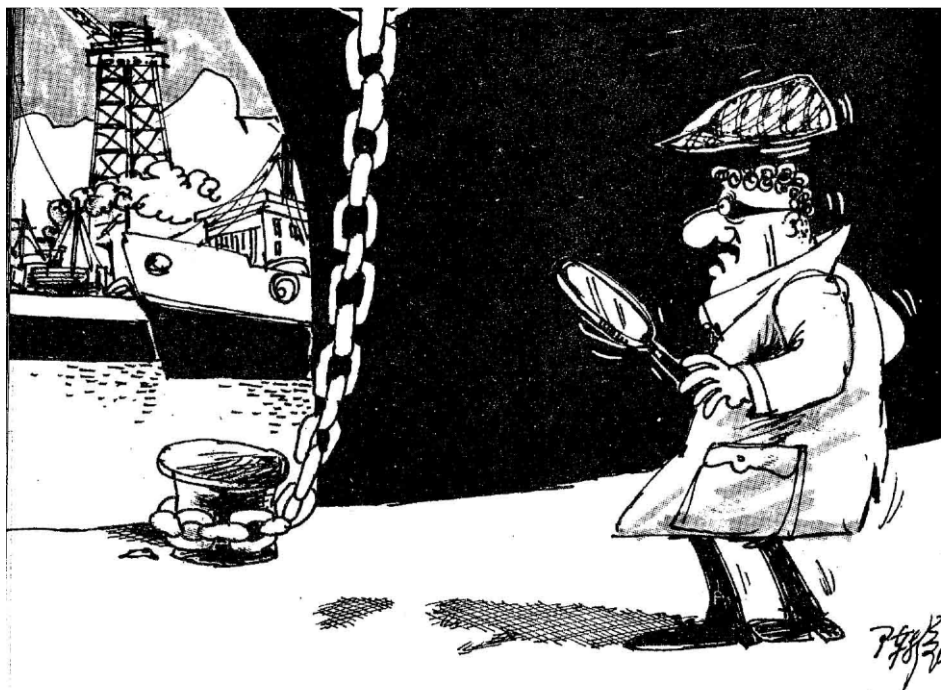
——原載民生報68年7月15日

老外想戴偵探帽

有一天下午，我在家裏看一份由台北美商會拿的新聞信，是史精益女士主編的『台灣——我的中國』，正巧，一位中國朋友來找我聊天。這位朋友歐陽學淵先生拿起那份新聞信說：『史女士是幫我們的忙，每期這個新聞信印上好幾千份，發給美國人民、國會議員、參議員等，為他們介紹自由中國的情形。這樣，我相信他們對中華民國的瞭解必然更多，而支持中華民國的力量也更加強大。』

『不錯，不錯！』我說：『我也要像史女士一樣的支持中華民國，但是……我是學經濟的，我要用別的方法來使外國人對自由中國有更好的印象。』

『捐錢？是嗎？』歐陽問。



「我捐過了！可是我現在想用別的方法來出力……」我遞給他一些美國朋友寄給我的幾篇當地剪報。第一篇的大標題和副標題是——

國際間偽造品充斥市場

美各廠商集會商討，擬採積極性反擊行動；
去年統計資料顯示，偽造地區排名：

台灣榮獲首席冠軍

這篇文章的內容是說這次美國數名大廠商聚會中，專家演講表示，雖然中國人一向提倡倫理道德，但目前台灣若干廠商缺乏商業道德，貪圖近利，毫無正義可言。現在中東、非洲、歐洲、東南亞和其他地方，歐美廠商遇到偽造產品的競爭，追究來源，往往發現台灣是這類偽製品的主要「產地」。

那些文章中，還包括了各種行業對台灣商人

的抱怨：如化粧品、西藥、成衣、鞋類、文具、腳踏車零件、汽車零件、手提包等業者所發表的意見。

歐陽先生看完後，對我說：「這些剪報跟你幫忙台灣有什麼關係呢？」

我說：「有很大的關係！這些新聞稿刊載或轉載在好幾百家美國報紙上，我估計：起碼有兩三百萬美國讀者，包括各階層的人士。這不是對自由中國的名譽有嚴重的損害嗎？所以我想，我要模仿福爾摩斯神探，買一頂偵探帽子，成立一家「台灣工業間諜公司」，到各地去追查這些偽造的廠商和廠地設備，同時追蹤他們運貨通關的情形，然後設法使他們守法，不再偽造，不再傷害自由中國的名譽。」

「你何必去管閒事？」歐陽皺起眉頭來說。

「這不是管閒事！」我右手輕拍一下桌子，但發出來的聲音居然嚇著了我的朋友，也嚇了我自己一跳，「這是很重要的工作，應該有人去做。」

「可是，」歐陽先生聳聳肩，「據我所瞭解，每次當有任何人查出一家在台灣從事偽造的廠商，老闆總是又坦白又誠懇地承認他的錯，說：「對不起，對不起，我現在知道我的錯，我絕對不會再偽造。」即使把老闆送到當地的法院，罰款也很輕。過了幾個月，他又重操舊業了。」

「把他送到監獄裏不是很好嗎？」我誠心地建議。

歐陽搖搖頭，「這裏的法律不把「偽造」看得那麼嚴重。」

『但是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爲時不久，必然因貪小利而生大害，國家的名譽就會受到嚴重的傷害。而且這使國際間對於中國人產生一種不良的印象，認爲中國的廠商唯利是圖，只會偷竊成品，缺乏商業道德。』

歐陽答：『那些不法的商人，並不在乎外界對他們的批評，只是不擇手段，一味的想賺錢，結果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

『真是可惜！那該怎麼辦呢？』我嘆了一口氣。

『我不知道，』歐陽說：『但是你設立你的工業間諜公司以前，該研究怎麼把此地對偽造者的懲罰加重，而且研究一個政策性的輔導計劃。』

『對！』我說：『我住在台灣這幾年的經驗，我並不認爲中國人是假道學，而只是部分商人利慾薰心，太過放任自由。』

歐陽搖搖頭，莫可奈何的說：『老外！中國有句俗語，「一粒老鼠屎，敗壞一鍋粥。」你也不必急着戴偵探帽了，根據我國法律規定，仿冒他人商標者，負刑事上之責任，除嚴懲外並通知有關單位禁止仿冒商標之商品出口。』

我瞪他一眼說：『希望有關當局，嚴格加以取締才是。』

節育不是喊口號

醫院牆壁上的海報寫著三行字：『女孩子的孝心濃：一家兩甜妞，幸福又美滿。』衛生所前面有一張紅字條說：『兩個孩子不算少，男的女的一樣好。』火車站的公佈欄貼着一張印刷得很漂亮的廣告，大標題是『一男一女恰恰好』，這些都是流行的新口號。

因為在都市裏大家的教育水準比較高，所以他們，尤其是新一代的父母，比較容易接受這種節育的宣傳口號。可是我住在台北的中國朋友們告訴我：『在鄉下你拿這些話來說服人家，很難把對方駁倒。』

『爲什麼？』我疑信參半的問。

『因爲這與中國人固有的倫理道德以及根深蒂固的觀念有很大的差別。』

「這有什麼差別？」我問。

「譬如中國人都說「養兒防老」、「多子多孫多福」，和「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那麼，如果很多中國人還念念不忘這個「重男輕女」的觀念，爲什麼貴國推行「家庭計劃」工作的機構沒有針對這個固有觀念來寫一些廣告呢？這樣不是比較會吸引人民的注意嗎？現在的宣傳只不過是治標而不是治本，」我說。

「我聽說有效嘛，你怎麼說是「治標不治本」呢？」

「前年，就是龍年，貴國的出生率不是突然增加很多嗎？去年是蛇年，也有人說蛇就是土龍，所以出生率仍舊很高。那不是證明說人民的迷信和傳統觀念還很濃厚嗎？」

我的中國朋友笑笑說：「他們要生一個「壘子」或者一個「龍子」呢？你講話那麼快，那麼興奮，我搞不懂！」

「你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那麼，你說怎麼宣傳比較好？」

「比方說，你可以寫一個廣告，大標題爲「女兒可不可以傳宗接代？」然後，次標題是「可以」。下面就加幾句文字說明就行了。」

「怎麼說明呢？」

『那種巧妙的說明一定有人可以說出來。』

我朋友搖搖頭，就不再開口說什麼。

話好像談完了，我回家了，坐在客廳裏，想了很久。據我瞭解，台灣的家庭計劃運動是在民國五十三年開始的。可是到目前為止，中華民國的人口已經差不多膨脹到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最高密度。因此，台灣積極推行節育是應該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

我坐在椅子上，拿起一份報紙來看。剛好看到一篇關於節育的新聞。消息說台灣南部鄉下的一對夫婦，最近生了第十一個孩子，那個媽媽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說：『我們只想再生一個，反正剛好一打比較好算。』

這種說法我覺得很奇怪。我跟一般西方人都認為孩子多是一種負擔。國家的物產有限，人口越少，每個人所得比較多，大家會過得比較舒服；相反的，中國人重視『吃苦』，不視『多子多孫』爲一種生活或其他經濟方面的負擔，這就是中國人和西洋人的一項很大的區別。西洋人的家庭跟學校向來都是『小班制』的，就以普普通通的節育宣傳口號來說，如『三年內我們要達到零點人口成長率』，我們都瞭解，而且大家很願意接受。這句話的意思，是要每家祇要兩個孩子。因爲到父母過世的時候，孩子倆來代替父母在社會上的『位置』，人口還是一樣。

在台灣，推行節育效果不夠理想的癥結何在？說起來原因很多，而大部分則與中國人民的舊

觀念與新時代的新觀念不能溝通。舊觀念是：如果家庭裏沒有兒子，烟火就斷了，沒有人拜祭祖宗。所以現在很多人還保存着一種『要生到一兩個男孩子爲止』的思想，也同時認爲兒女多就是福氣好。

易俗很難，可是上述這種看法現在必須要加以修正，貴國才可以達到推行節育的目標。

尤其是因爲台灣人口中有許多是農民，他們很容易把目前普通的節育宣傳『陽奉陰違』。一方面農民的夜晚很長，其他娛樂甚少，另一方面他們的生活水準比較低，多養幾個孩子，不會覺得有什麼大的經濟負擔。

事實上，台灣也可以仿照新加坡的節育制度，即醫院收接生費，完全根據嬰兒的排行來決定，第一個孩子可以免稅，第二個孩子則收一點點，第三個就收費很高，第四個更多。另外孩子上學時，也看他在家裏是老幾而算他應繳的學費。孩子越多，經濟負擔越重。這種措施會使生很多孩子的人家胆怯。如果覺得台灣的醫院、學校太分散，爲了方便這種措施，也可以直接根據出生證明書來課稅。

對於所得稅方面，也有兩點值得改進：如果父母實施結紮手術，課稅應該降低，而且幅度越大越好。另一方面，因孩子的減免稅額應該到兩個孩子爲止。第三個孩子以上就不應該由政府來『補貼』。

同時必須推行社會福利政策，這樣的話，老年人可以得到適當的照顧，而不必靠兒女過活。

爲了改進節育廣告、海報等等，目前的宣傳詞過分膚淺而不實際，換句話來說，必須對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加以糾正。以前，『家庭計劃』的推銷人員好像推銷化粧品一樣，採用很多不相關的詞彙和口號。何不就問題的癥結來加以宣傳。

其實，教育部和家庭計劃推廣中心，應該每年聯合舉辦一個有大筆獎金的作文比賽，大家深入的研究所研究的觀念——『養兒防老』、『多子多孫多福』、『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等——對推行節育的障礙。可以邀請高中、大學的學生和社會上的人士踴躍參加。廣思集議，一定會有更好的效果。

——原載民生報67年9月9日

老外上電視

一個多月以前，我跟我的美國朋友聊天，他告訴我，中國電視公司打算找一個外國人去上「六燈獎」節目，參加歌唱比賽，跟一位中國人「比一比歌喉」。我的朋友郝先生說，他自己不太會唱歌，即使學會了一首，也不敢跟人家「比賽」，如果能鼓起勇氣，最多也是裝模作樣，簡單地唱唱而已。

「一個沒沒無聞的外國人，跟中國人比賽唱中國歌，由於字「不正」腔「不圓」，很難獲勝，」郝先生說：「而如果你在大庭廣眾下得到了低的分數，那不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沒有面子」嗎？」

我想了一下說：「不會吧！參加節目的人都是業餘的，你不是跟一位大名鼎鼎的歌星比賽，

這只是好玩，可以多交幾個朋友，到表決的時候，贏或輸都沒什麼關係的。可以多學會一些中國歌曲，很棒，而且參加節目，表現一下，可以增加自己的信心。」

於是，他把『六燈獎』製作人的姓名、辦公室地址和電話寫下來遞給我說：『那你去好了，我是不敢。』

結果，我就跟中國電視公司聯絡，他們說非常歡迎我參加，尤其，那個節目從那個禮拜開始，正要輕鬆一點的氣氛，用DISCO（狄斯可）的調子唱中國歌曲，以增加節目的趣味；我想，正好我是美國人，唱狄斯可的調子可能比較內行一點。製作人又說，節目中另外請了三位山地同胞，他們要穿山地的衣服來跳一跳。看起來，整個的節目一定十分精彩！

過了幾天，我到中視公司去選擇歌曲和練習，順便跟製作人商量該唱什麼歌。我首先提出一首台語歌曲，但他說不好。『那麼，那首台語民謠「紅糕粿」可不可以唱？』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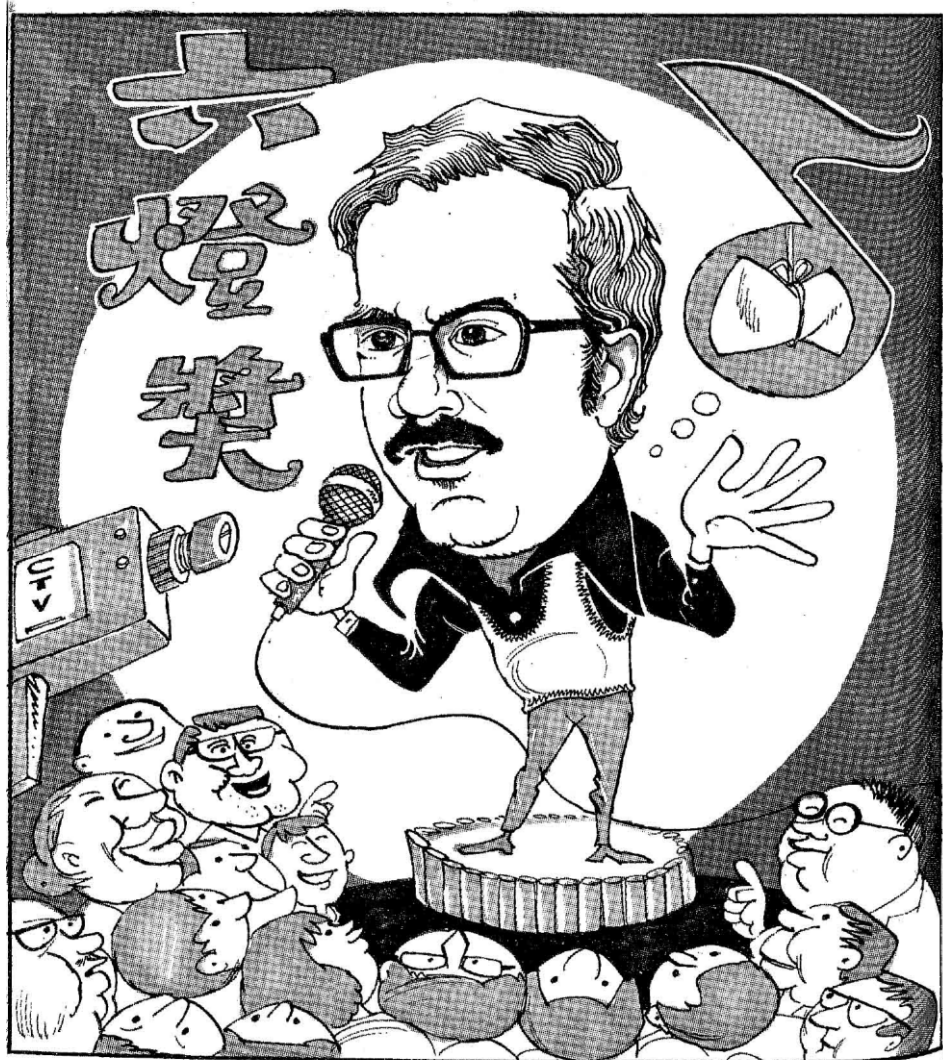
『對不起，』他說：『這首歌還沒審查好。』

我考慮了一下子，跟他開玩笑地說：『我可不可以再在節目中當一個小販，賣些東西？』

『什麼？』他瞪我一眼，皺起眉頭說：『有什麼好賣的？』

『肉粽！』我說：『我來唱一首「燒肉粽」，好嗎？』

『好！』他同意：『這首歌可以。』



之後，整個禮拜我每天都拚命地練習，甚至搭公車時，我都小聲的自言自「唱」。其他的乘客聽到，都在那裏微笑。

到了正式錄影的那天晚上，我穿好了衣服，洗臉刷牙，把頭髮（和小鬍子）梳好後，跑到中視去。大家輪流的排演了好幾次，我的頭髮也一再的梳了好幾次。我們漂亮溫柔的主持人李明瑾小姐，跟大家相處得很和睦，使我的緊張漸漸地消除了。錄影一直都很順利。

我唱的那首歌是比較悲哀的，但我盡量要表現出一種活潑的態度。我不知道有沒有成功，但現場的觀眾隨着拍子拍手，反應却蠻熱烈的。

談到錄影，有很多人問我：「你正式上台時，看到那麼多觀眾在前面，會不會怕呢？」我的回答很簡單，因為，說實話，台上的燈光那麼強，自己也正全神貫注在攝影機上，我幾乎看不見觀眾，所以不會怕。

還有人問：「電視台給你的錢多不多？可不可以發財呢？」我很坦白地說，我參加『六燈獎』的消息一傳到朋友和同事們的耳邊時，我得買好多蛋糕請大家吃，總結下來，這一次的『收入』和『支出』，我還賠了不少錢呢！想起來很難過。

我想，只有等到播出的那天，看到自己的高鼻子在螢光幕上出現，我才會高興。而且更高興的是，主持人李明瑾小姐請我下個禮拜再去一次『六燈獎』！

——原載民生報68年12月22日

牛奶加咖啡

幾個禮拜前，我參加了一個由台北東區扶輪社舉辦的辯論比賽，題目是『異族通婚』。我代表了正方主辯和結辯。我的助辯有一位阿拉伯男生以及一位以色列小姐。最後在我結辯時，我特別套上了一句：『異族通婚好像牛奶和咖啡攪拌在一塊兒，有牛奶的醇、咖啡的香。』而這一句引起了哄堂大笑和鼓掌。評判委員宣佈辯論結果的時候，我們正方獲勝。當時我很高興，而且，因為各報社和電視台都報導了這次辯論，那個禮拜女孩子們寫給我的信也特別多，讓我這個單身漢感到『不亦樂乎』。

根據有些醫生說，以優生學的觀點來看，血親越遠，第二代越聰明，身體也越健康。從最基本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用動物來做個比喻；譬如說——狗，如果是個狐狸狗和北京狗交配，則據說下一代（即『狐京狗』）就兼具北京狗的外貌和狐狸狗的伶俐。

人類一定也是一樣的。雖然歷史上記載並不清楚，可是我相信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到吐蕃，他們生的孩子在優生學上是最好的，也可能對後代邊疆民族有很大的影響，啓發了他們的知識。我想娶一個新疆或是西藏姑娘做太太較為理想，因為她若每天去買菜的話，她不會像台灣太太那

樣地抱怨說：『東西太重了，該坐計程車回家吧！』相反的她會把裝滿的菜籃加上了先生一起背回家。

與異族通婚最重要的是：要彼此有較深的瞭解和感情；講話時語言能溝通，而且關於宗教、教育、居住等問題必須事先協調好；最好是有友誼做基礎，儘量避免『一見鍾情』。德國哲學家尼采說：『最好的普通異性朋友，常常可以做爲最好的終身伴侶，因爲美滿的婚姻要建立在深厚的友誼上。』

同時我們也要瞭解法國作家巴爾札克說的：『人類智慧之中，對於婚姻的知識最落後。』我們對異族通婚的知識可說是更落後。因此我們可以參考古人的說法：『上戰場之前，祈禱一次；如要出海，祈禱兩次；而進入婚姻生活之前，則祈禱三次。』要進入異族通婚生活之前，大概要祈禱四次，慎思而後行，這樣才安全、圓滿。

瑞元兄：

來信及附文收到，謝謝你。

大作許久以前即經常拜讀，談諧幽默，素所佩服。你的中文程度相當好，文筆也流利。『牛奶加咖啡』題目很有『轉喻』之妙，確是高手之筆。希望以後能經常再拜讀大作。

附上兩文，是我的部份近作，請指教。看後不妨拿給阿寶兄看一看。

祝

春和

阿盛上 68 · 4 · 11 · 中國時報社



「哈啾」的禮貌

剛來台灣的外國人，不管是做生意、觀光、訪問等等，如果正好在過年的時候，應該學會一句：『恭喜發財！』因為一定會有許多機會用上它。這四個字是從中國的傳統社會留下來，也許可以說是古話，可是對外國人來講，這並沒有什麼很難了解的。翻譯成英文的話，應該是“Congratulations and be Prosperous！”所以他們一聽就懂了。這跟他們在一月一號所講的『新年快樂』很接近。

如果中國人有機會接觸到很多洋人的話，同樣地也應該學會一點洋人的習慣用語。當然，學外國話的中國人很多，但依愚見，到目前為止，還有一個外國的習慣用語，中國人一點都不了解。西方人在適當的情況下，有一個禮貌上的感歎詞是常說的，那就是 *Ge-sundheit*。這個字原來



是德文，現在是英、德、法和不少其他國家的字都通用的。

『恭喜發財』比較容易翻譯成英文或別的外文，可是 Gesundheit 却不容易翻譯成國語。意譯的話，可以說是『祝你健康』，也帶一點『祝福你』的味道。可是，中國人說『祝你健康』，是過生日或是過年的時候，或者去探病的時候才說的。外國人對 Gesundheit 的用法却不是這樣。

因此，我想這個字只能音譯。想來想去，該用那幾個國字去譯它呢？怎麼保持原來的發音和情調呢？我跟幾位中國朋友商量以後，我覺得『格尊嗨特』很好。除了包括原文『祝你

健康』的意思，同時也可以說用『尊』是合乎中國人要保持對別人的尊敬，『嗨』也合乎外國人到處跟人家打「哈囉」的習慣。我選擇「格」和「特」這兩個字是因為這個詞的格調很特別。

西方人用這個詞的情況是這樣的：若聽到身邊的人打「哈啾」，不管認識或不認識他，一定會說出一聲：「格尊嗨特！」（禮貌上這是應該說的）。假如不說的話，打噴嚏者會覺得有一點尷尬，有一點不舒服。這個感覺好像你去別人家的時候，他們都在吃餅乾和牛奶，一直都不請你吃一樣。台灣已經開放觀光，很多中國人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同時，中華民國的國際交流也一天比一天增加，所以，將來不管怎麼樣，中國人會有更多的機會碰到西方人。如果大家都能夠恰當地使用「格尊嗨特」這個詞的話，那麼最少會表示中國人對「老外」的風俗習慣有點基本的認識。

附記：如果睡覺的時候，在半夜突然聽見一聲「哈啾」，千萬要先確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你配偶打的，然後再說一聲「格尊嗨特」，表示祝福。否則碰上意外「訪客」打的，那第二天也許就大搬家了！

——原載民生報68年6月30日

作者註：gesundheit [ge'zuntshait: ge'zuntshart] *interjection* 【德】向剛剛打噴嚏的人祝健康之感歎詞。音譯「格尊嗨特」。

論空氣的「適合呼吸性」

乘飛機離開香港大約一個鐘頭，飛行員廣播說：「我們快要降落，請各位乘客坐好，扣上安全帶。」我彎一下脖子，往窗外一瞧，我們好像還飛得很高，過一下子，我才發現，我們已經飛得很低了。下面的房子、稻田、馬路漸漸出現，只是，寶島上空一片灰濛濛，層層空氣被污染得像大棉被一樣，完全遮住了陽光與蔚藍的天空。

去年十一月初我從歐洲遊玩順道美國探親再回台灣，當飛機到達中正機場的時候，深覺得此地的空氣污染實在比歐洲和美國厲害多了。

最近去武昌街看『世界末日』，這部電影劇情雖然很恐怖，但我想至少看這部電影可以提醒我們地球上的人『不要自己去創造災難』，因為，宇宙已經安排好了足夠的災難給我們。

散場以後，走了一段路，來到一棟建築物前面，門口的匾牌寫著『台北市環境清潔處』。

我想，既然我已經在這裏，不妨進去，找一個比較『內行』的人，談談台北空氣污染的真相。結果，一位漂亮的祕書給我介紹了該處空氣污染股股長陳慶溢先生。我問他一些我最關心的問題，也許對讀者也有一點參考的價值：

問：台北的空氣清潔情況，最近幾年有沒有進步？

答：六、七年前，台北每平方公里的落塵量一年高達廿公噸以上。幾年前已減低到十五公噸，目前大概十三噸。但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一直保持在每立方公尺的百萬分之零點零五（0.05PPM）。

問：這跟漢城、香港、馬尼拉、新加坡等地比起來，是比較好或比較差呢？

答：對不起，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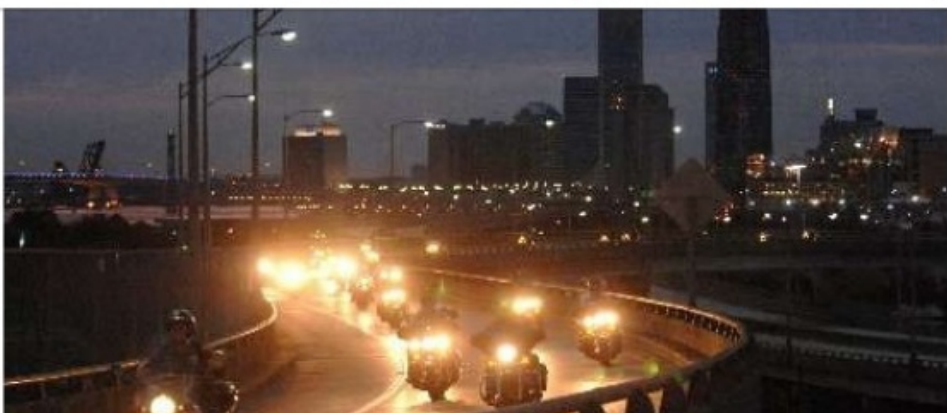
問：我聽說松山區的磚瓦工廠常常污染空氣，比鋼鐵廠還糟，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移走？

答：據我了解，目前這情形並不嚴重，剩下來的五六個工廠並不是每天作業，他們有時候沒生意。但是他們移走的可能性我認為不大，這些磚瓦廠必須靠附近的泥土製做磚塊。我們這一股裏有七八個專員常常去檢驗他們。

問：有時候在馬路上會看到排煙特別濃的摩托車或汽車。不知他們的標準如何？

答：我們希望市民隨時通知空氣污染個案。你可撥電話三七一〇五九四或三二二一〇五六轉

第一科。



汽車和摩托車現在是個特別問題。衛生署雖然已擬出摩托車和汽車的排氣標準，但得送行政院審查，該院尚未審查完畢。所以，我們現在對汽油引擎沒有排氣的標準。

問：我希望貴國行政院能快一點審查好。我想再請教你，柴油引擎的廢氣排放量有沒有一定的標準？公共汽車被形容為『大鱒魚』，就是因為排出來那麼多黑煙。你們準備如何改進？

答：我們已經訂了一個柴油引擎的排氣標準，常常派人去檢驗公營和民營的公共汽車。其實，這三年來很多舊車已被淘汰掉了，那些老爺車不再會污染空氣了。

按照我們的統計，公車處的車子比民營的車子在污染空氣量方面要少得多。

問：許多人認為對污染空氣的工廠的懲罰太輕。你有什麼看法？

答：按照現在的法令，每天最高的罰款可罰一萬五千元。這比從前重多了。除了罰款以外，我們還希望幫忙廠商安裝防治設備（這些進口設備可以免稅）、提供低利貸款幫他們改善設備或移走。

問：目前台北市每天的空氣污染罰款總數有多少？

答：大約每天十幾萬元。

*

*

*

先進國家認為，市區空氣污染主要是因為交通工具使用汽油引擎而排出廢氣。我相信，在台灣還沒有訂定一個汽油引擎的排廢氣量標準之前，我們談不上改進空氣的『適合呼吸性』。

沒有洗乾淨的杯子

有一天我去一家小冰果店喝一大杯鳳梨牛奶汁。台灣的新鮮水果，尤其是打成果汁時，對我在熱季時常渴得要死的人來說，真是一大享受。

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另外一位穿着花花衣服的外國男人也進來。小妹走過來的時候，他就比手劃腳，意思好像是要喝一杯跟我一樣的。小妹笑著點點頭。

這個傢伙坐在跟我同一個桌子。我們很自然的就開始用英語聊起來。他說他也是美國人，名字叫做史蒂凡，來台灣才一個星期，在師範大學學『國語會話』第一冊。因為我知道那本書的字彙不多，所以我順便教他一些水果的名稱，希望他下一次要喝果汁的時候，可以不必比手劃腳，只要動口就好了。

我那時已來了半年，史蒂凡問我對台灣有什麼印象，我想一想就說：「這裏不錯，可是對我來說，在日常生活裏有一件事情比較令我失望。那就是這種小店或小餐廳比較不注重衛生，小攤子更不注重。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喝的這兩杯果汁，以我們家鄉的衛生標準來說，並不乾淨。」

我的新朋友繼續看着我，也繼續慢慢地喝他的果汁，一點也不在乎他的杯子。然後說：「不太對吧。我來才一個禮拜，可是我看這裏到處都很乾淨，我真感到十分愉快。來台灣前我在漢城住了兩年，那裏的環境才是髒兮兮的。」

我用幾分鐘的時間考慮了他所說的話。漢城我並沒有去過，不過我想那個都市也蠻大的。這個人以前住在漢城的那一個角落我並不知道。他的話一定不能代表整個漢城市的清潔情況，他只不過這樣說罷了。

於是我就說：「你要搞清楚，我不是在談環境。我是在談杯子，就是這種玻璃杯。這裏的杯子實在不乾淨。」

「韓國的杯子才髒，」他回答。

「好了，好了，我們不管韓國。我們就比較台灣和美國。在一般美國家庭裏，洗杯子一定要用熱水與清潔劑洗。那麼燙的水，當然要戴上塑膠手套而且也要用刷子。在餐廳或小店的話，衛生局一定規定要用一台洗碗機，而且裏面要用肥皂粉與燙水，差不多是滾開的那麼燙。」

『在台灣怎麼洗呢？』

『在這裏，大部分的餐廳、小店等地方用冷水洗杯子，手擦來擦去，也不一定用什麼清潔劑。依我看這樣子洗的話，最大的效果就是把所有杯子上的細菌再重新安排一次而已。』

『可是在家裏你可以有自己的杯子，別人的細菌不會影響到你的健康，』史蒂凡說。

『對，在家裏還好，可是在外面怎麼辦？如果要喝一杯攤子上賣的酸梅湯或楊桃汁等等，怎麼知道那一個杯子乾不乾淨？而且每次人家買一杯，喝完了，老闆就再泡一下水，然後繼續再賣，我實在很怕。』

『很簡單，不喝嘛！你怕喝的話，就不要喝。』

『可是我常覺得渴死了，一直想要喝。』

『那麼你大概已經到處喝了很多種飲料，而且已經用了很多不衛生的杯子，可是我看你還是活得好好的，並沒有住醫院。所以好像用不用熱水和刷子洗杯子，是沒什麼關係的。』史蒂凡拿著書走了。

『好，好，我回家再去研究吧。過幾個禮拜我們再討論好了，』我大聲地說，怕他聽不到。

談話談了那麼久，實在口很渴。我就又叫：『小妹，再來一杯。』心想，我是不是應該去找一個衛生專家，比較客觀的跟他商量商量洗杯子的問題呢？

——原載民生報67年8月12日

看路標、找地址

——讓人傷腦筋

如果你在大街上碰到一位向你問路的外國觀光客，會不會覺得回答他很困難？即使你的方向感與指南針同樣正確，即使你講的外文是多麼精彩，或是用手比劃得多麼仔細，他還是不太容易瞭解，是嗎？

我不相信外國人的智商很低，尤其是關於找路方面。他們只是對台灣不熟悉而已。不管你怎麼說，不管你怎麼指，一個洋人還是會很容易在轉兩個彎、走幾條街後就迷失了。

中華民國的人民歡迎外國人來台灣觀光，貴國政府也在極力拓展觀光事業。以台北市為例，到處可見新的觀光大飯店在興建中。這象徵著觀光業正在蓬勃發展，也表示它會帶給貴國更多賺取外匯的機會。

對於找地址技術高的人，也許可以造一句新的成語如『精若郵差』。中國的郵差很了不起，他們不管信封上寫的地址是中、英、法、德、日等文，都能按址送到。

當然，觀光客沒有這種找地址的本事。觀光客手上常有一本在台北出版的觀光刊物，如中國工商旅遊雜誌等，翻一翻會看到幾家裁縫店、珠寶店，或者家具店登的廣告。他可能要親自去看，而且爲了多多瞭解本地的環境，他也許選擇坐「皮鞋快號」（就是走路去）。

找路不是得看路標嗎？可是在台灣，連觀光客最多的地方也找不到一個西方人能夠認識的路標。

我們要原諒西方的觀光客，對這個世界上有八億多人口說的中文，一點都不瞭解，就像我們看到阿拉伯文一樣：左右搞不懂，上下分不清。

每個要發展觀光業的國家最好是想辦法去設計一種國際性的路標。我想最容易的方法大概是除了本地文字之外，還要加上一行英文字——其實不應該叫做「英文」，只是羅馬拼音字。

在東南亞這種做法也是常見的，如在香港、東京、曼谷、新加坡、馬尼拉這幾個大城市，就是這麼做。

台灣的高速公路邊的牌子上，都附上英文的指標。據我了解，觀光局也是這麼想。我希望貴國政府趕快在寶島各大都市的大街道與觀光勝地的路標上，加上一行羅馬拼音字。這樣可以讓觀光客放心，而且高高興興的在這裏買他們所喜愛的東西。

——原載民生報67年7月30日

作者註：有一次在某大報副刊我看到一篇短文，內容說——在美國，除了在唐人街以外，沒

有「外文」的路標，台灣何必遷就不懂中文的外國人，弄出英文路標呢？國際機場、天母這種地方雖然可以加美譯路標，但其他地方還有那裏需要呢？如果是風景區，讓觀光局去印發中美對照的小冊子好了。

*

*

*

我寫信去。內容如下——

敬啓者：

拜讀××報五月廿一日『路標需要英譯？』，深認爲你有些忽視之處。

①所謂英文路標是『羅馬拼音路標』的簡稱（因爲很多中國人聽不懂什麼叫做『羅馬拼音』，即Romanization），換一句話來說只是用A B C D字母拼出一種國際性的路標，使不認識中文的人能夠順利地找出正確地址。

②你建議觀光局發的對照手冊現已存在，但是因爲路標無羅馬拼音，觀光客還無法把手冊裏的資料跟面前的路標做一個對照，因而他們不懂中文的文字結構，無法『依樣畫葫蘆』。

③美國的路標都是英文很少加上外文沒有錯，但是英文已經是用羅馬拼音拼出來的，所有的人可以認識。中國、阿拉伯、希臘、蘇俄，什麼國家都教學生A B C D，是不是？

祝

愉快

何不推動「茶葉外交」？

台灣的旅行社導遊們帶觀光客遊覽，總少不了一個節目：帶他們到茶葉店去逛逛，給他們介紹不同種類的茶葉，並讓他們品嚐茶的味道。

有一個導遊對觀光客說：『中國有一種飲料，可說有八種功效，喝起來非常好。待我講完這八種功效後，請你們告訴我這是什麼飲料，好嗎？』大家同意後，她說：『一、清涼解渴；二、清爽頭目；三、增進食慾；四、養顏白膚；五、醒腦益智；六、消積下氣；七、去毒除膩；八、解酒提神。』

結果那些外國人好像想都不想，就直接答道：『如果你說解酒提神和其他功效，那一定是咖啡！』然後就站在那兒，聊起咖啡的好處。不過那位導遊却搖頭說不是咖啡，那是茶。接着導遊

正要講解台灣茶葉栽培和採收的情形，他們却問：『台灣是否生產咖啡豆？』

『我們中國人喜歡喝茶，如果在這兒生產咖啡，買的人也不會很多。在台灣賣的咖啡都是進口貨。』

『也相當貴！』一位美國太太很激動的說，後來她談到她去過巴西，那裏的咖啡又多又便宜。其他的外國人聽了，也被吸引得大為心動，垂涎三尺。他們走出茶葉店，上了車，只買了幾包茶。

聽到這種消息，何某人想到，中國人尙未想透怎麼去推廣中國的茶，和培養外國人喝茶的習慣。以美國為例，他們本來是喝茶的，但是當美國還屬於英國殖民地時，英國政府對殖民地所進口的茶課稅課得很重。這種措施到了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引起殖民地人民的強烈抵制。從那時起，殖民地的人都開始喝咖啡，一直到今天，咖啡代替了茶，變成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

當然，還有少數外國人依然喝茶，只是喝咖啡的人多了。中國人以爲所有飲茶的外國人是用中國的泡法，我想這是錯的。他們習慣喝咖啡，所以他們也都用喝咖啡的方法去喝茶，那就是得把茶葉碾碎包成小包，然後泡在茶杯裏。（這種包裝法，在市面上早就有了。）這樣沖泡起來方便，也頗類似咖啡的飲法。外國人對這種飲法較容易接受。

依我住在美國二十多年觀察的結論，外國人喝茶，一半以上只是偶爾泡上一杯，完全不講究品茶的學問，也不懂得好處與味道，只是爲了解渴。他們很少像中國人一樣，泡一整壺，然後用小杯子品嚐那種苦澀的感覺。中國人的那種悠閒與喝茶的道行，外國人是不知道的。

林語堂曾經在一篇『茶和交友』裏表示：『茶是凡間純潔的象徵，在採製烹煮的手續中，都須十分清潔。採摘烘焙，烹煮取飲之時，手上或杯壺中略有油膩不潔，便會使它喪失其美味。所以祇有在眼前和心中毫無富麗繁華的景象和念頭時，方能真正的享受它。』這原來是用英文寫給外國人看的。但到今天爲止，外國佬還是不懂得『品』，只懂得飲，故他們習慣小包裝的茶袋。

說也奇怪，我從來也沒看過有人發明一種小機器，可以隨自己的喜好包裝小茶袋。所以外國人買茶葉回國，似乎用處不大。因此，我想中國有那麼多種茶，應當在飲用的方法上，及包裝上加以研究改良。這樣容易爲外國人接受。『以茶會友』可以促進國民外交，加強文化交流。

寫到這兒，我想起一個比喻，請外國人喝茶，用茶葉而不用茶袋，似乎像吃水餃沒有水餃皮一樣尷尬。所以如果要提高西方人對品茶的知識，首先要了解他們喝茶的習慣，然後研究出一種適合西方大衆化口味的配備及包裝，才會讓他們享受喝茶的樂趣。

「繞口令」的故事

中文裏，有很多字押韻，這是使我和一般外國人覺得相當好玩的事情。記得我剛來中國時，喜歡翻字典，找出一些我『洋耳朵』聽來押韻的字，動手寫成故事。不知道中國小朋友或成人玩過這種遊戲沒有？

我第一次寫的一個，是有關娃娃和西瓜的故事：

娃娃吃西瓜，滿地撒汁渣，抬頭看媽媽，免不了鴛鴦……。

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開始，希望以後我有靈感寫下去。但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寫詩，而是要寫可押韻的白話文。有一個禮拜六下午我終於寫了一段『雨瑜之戀』——

虞雨瑜是個獨生女，父母稱她『小玉』，家雖有歐洲式家具，但並不富裕。她天天上學去，『獨行踽踽』，聽見鳥語。在學校最愛上體育，其他課程沒興趣，混水摸魚。

我國與中國

——在思想文化和生活習慣上的異同

各位評判先生，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是美國人，我的中文名字叫何瑞元。何是人可何，瑞是祥瑞的瑞，元是元朝的元。今天很高興有機會來參加這個演講比賽。我要講的題目是『我國與中國在思想文化和生活習慣上的異同』。

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一個新興的國家，她本身只有兩百年的歷史文化，可是在科學方面美國創下了第一位登陸月球的紀錄；不過在文化方面跟中國比起來，不可否認的還有一點兒『在孔夫子面前賣文章』的意味。

因為有這個文化上的差別，我來台灣之前就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好好地學習研究。快離開家的時候，母親囑咐我說：『你要看清楚中國和美國有什麼不相同的東西，然後你要去學習。』我

到了台灣以後，發現中國的草藥和針灸是兩種很好治病的醫術。這些草藥是中國人五千年以來研究出來的，已經證明過醫病有效，並且沒有副作用，就是說一個孕婦吃了草藥以後，也不會生一個畸形的胎兒。說真的，這些草藥以前是用人來實驗有沒有效用。幾千年前的人身體構造，跟我們現在人相差無幾。可是目前在美國因為不可以用「人」來隨便做實驗，而且用猴子或猩猩價錢又太貴，只好用老鼠來實驗他們新發明的藥品。所以要經過好幾年，才可以研究出一個基本上的證明。而針灸更是奧妙了，美國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小小的一根針可以使人麻醉、止痛、治病；可是在美國針灸師受到了很大的攻擊，民衆認為針灸乃是騙人的把戲。

我們兩國的社會，另外還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這個不同點，尤其是每天在消費者的眼前好像是更明顯了，就是鈔票的匯率不同。中國最大的是一百塊。而美金鈔票的種類有十塊的、二十塊的、五十塊的、一百塊的等等；所以美國人剛到台灣的時候，在這方面比較難適應。比方說付三千塊、四千塊錢的學費就得帶一大包錢。不過，中國人並不覺得小鈔票很麻煩。為什麼？因為他們數得又快又準。在美國領薪水或者到銀行去領錢一定要當面數清楚；不然常常會有錯誤。在台灣就不必了。

我從小對郵政的工作就有興趣，也喜歡收集郵票。在台灣住得越久，越覺得台灣的郵政工作辦得比美國好多了，服務也很周到。在美國，郵局一個禮拜休息兩三天，或許可能五六年就要罷

工一次。在台灣不但週末不休息，每天郵差還送兩次信。送限時信的次數就更多了。我們兩國的信封還有一點寫法不相同，就是信封上收信人、發信人地址的位置剛好相反。記得有一次我用限時信通知我朋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是早上十點鐘寄出的，預計下午兩點鐘左右他可能就收到；可是當我晚上到家的時候，發現信箱裏放着我早上寄出的那封限時信。當時我感到很奇怪！不過這不能怪郵差，只怪我沒把寫信方式攪清楚。

我剛剛講了很多中美不同的地方，但是現在我要特別強調一下貴國和美國的相同點。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都是在為和平而戰，為天下太平、世界大同而奮鬥。美國是講求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而中華民國却是第一個實踐三民主義的民主國家。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和林肯總統的民有、民治、民享是非常接近的。

——原載國語日報 66 年 11 月 25 日

外國學生和注音符號

去年夏天回美國探親，有一天早上坐在書桌的椅子上，拿起一張信紙和一支筆，寫下三十七個彎彎曲曲的符號給弟弟看。他問：『這是什麼？你是不是在給朋友寫信？這看起來很妙。』

我解釋：『這是很妙的，而且是很有秩序的，這是……』哎呀！心想，該怎麼用英文說明給弟弟聽呢？後來我就說：『這是中國話發音上的A B C D，在中國我們叫做ㄅㄆㄇㄏ。』

『是用寫信的嗎？』弟弟問。

『也可以……』我點點頭，『但是一般來說在中國我們就是用來練習發音、註明發音什麼的。最好是要把全套三十七個符號背得滾瓜爛熟……』

弟弟聽到memorize（背）這個英文字，就不再感興趣了，因為他所受的美國式教育，高中

畢業，是重視啓發性的教育，而不習慣用死背這種學習方法，他很難接受。他走開了，到廚房去吃東西。

我坐在椅子上，想一想，其實有很多西方人要學說中國話，在大學修幾年中國話的課程，但都是用羅馬拼音來學習中國話的發音，很難發得準，而且發音錯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道如何改正。

就以「霄」字來講，羅馬拼音就有好多種，最常用的有三種，如果要學正確發音的話，用羅馬拼音就像猜謎一樣。例如「霄」在耶魯式當 *xyau*，韋氏式當 *hsiao*，北平式當 *xiao*，可見每一系統裏英文字母有不同的發音價值。一個對說中國話一無所知的人到底要怎麼確定這個字的音？唯一直接而標準的途徑是學注音符號。學中國話六年，我發現，一百個「老外」之中很難找到一位是純粹用一種羅馬拼音系統來發音或做筆記的，反而把所學過的和所接觸到的系統，都像一杯綜合果汁似的，都混在一塊兒，成爲「自由式」，有點不倫不類，缺乏科學化，何況實用的時候更是混水摸魚。

例如分析「朋」字的發音，羅馬拼音方法、耶魯式和北平式爲 *penē*，韋氏式爲 *p'ehē*，還有一種劉氏拼音法爲 *penē*，其他的不勝枚舉，真是頭痛。倒不如用注音符號ㄆㄨㄥˊ，更爲準確。

除了很難把發音搞清楚以外，外國人學羅馬拼音，雖然和說標準國語的老師練習，但自己除

到了台灣以後，發現中國的草藥和針灸是兩種很好治病的醫術。這些草藥是中國人五千年以來研究出來的，已經證明過醫病有效，並且沒有副作用，就是說一個孕婦吃了草藥以後，也不會生一個畸形的胎兒。說真的，這些草藥以前是用來實驗有沒有效用。幾千年前的人身體構造，跟我們現在人相差無幾。可是目前在美國因為不可以用『人』來隨便做實驗，而且用猴子或猩猩價錢又太貴，只好用老鼠來實驗他們新發明的藥品。所以要經過好幾年，才可以研究出一個基本上的證明。而針灸更是奧妙了，美國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小小的一根針可以使人麻醉、止痛、治病；可是在美國針灸師受到了很大的攻擊，民衆認為針灸乃是騙人的把戲。

我們兩國的社會，另外還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這個不同點，尤其是每天在消費者的眼前好像更明顯了，就是鈔票的匯率不同。中國最大的是一百塊。而美金鈔票的種類有十塊的、二十塊的、五十塊的、一百塊的等等；所以美國人剛到台灣的時候，在這方面比較難適應。比方說付三千塊、四千塊錢的學費就得帶一大包錢。不過，中國人並不覺得小鈔票很麻煩。爲什麼？因爲他們數得又快又準。在美國領薪水或者到銀行去領錢一定要當面數清楚；不然常常會有錯誤。在台灣就不必了。

我從小對郵政的工作就有興趣，也喜歡收集郵票。在台灣住得越久，越覺得台灣的郵政工作辦得比美國好多了，服務也很周到。在美國，郵局一個禮拜休息兩三天，或許可能五六年就要罷

工一次。在台灣不但週末不休息，每天郵差還送兩次信。送限時信的次數就更多了。我們兩國的信封還有一點寫法不相同，就是信封上收信人、發信人地址的位置剛好相反。記得有一次我用限時信通知我朋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是早上十點鐘寄出的，預計下午兩點鐘左右他可能就收到；可是當我晚上到家的時候，發現信箱裏放着我早上寄出的那封限時信。當時我感到很奇怪！不過這不能怪郵差，只怪我沒把寫信方式攪清楚。

我剛剛講了很多中美不同的地方，但是現在我要特別強調一下貴國和美國的相同點。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都是在為和平而戰，為天下太平、世界大同而奮鬥。美國是講求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而中華民國却是第一個實踐三民主義的民主國家。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和林肯總統的民有、民治、民享是非常接近的。

——原載國語日報66年11月25日

工作效率、人情味與公德心

自絕於人外的異狀

我是留華的外國學生，因為幾年前對中文發生興趣，所以來臺灣自費進修已三年半。我剛來的時候，在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就讀，後來轉到國語日報語文中心一段時間，目前在中華語文研習所抱着『活到老學到老』的心理繼續深造。

到臺灣讀書的外國人，一般來說，有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兩年內就回國了，其餘有一半的人在此地超過兩年後，已經不再讀中文，反而每天在補習班教一教外文，起居方面也是跟外國朋友住在一塊兒，每天只看本地的英文報紙，甚至於每天開舞會，娛樂娛樂，一點都沒心求學了。連

用餐都專門往西餐廳跑，很少接觸到中國人的生活情形。不知道他們這樣做，能不能促進他們國家與中國彼此的了解。

我個人來臺灣讀書，原來沒什麼長遠計劃，只是想多了解中國人和他們的語言。我在美國私立賓州大學（費城）是經濟系畢業的，在大學最後兩年學了中文，學中文的動機是二一、大三之間在宇宙學府號（海上大學）進修了一年（同時繞了世界兩趟），船上的水手和服務生都是中國人。我發現他們有一種習慣，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早睡早起身體好』；但和這一代美國大學生的習慣有很大的差異，我們可以說是『晚睡更晚起』的。在船上負責我那間房間的服務生，每天早晨七點鐘敲門，把我叫醒。當我迷迷糊糊的強睜眼睛的去開門，他就講一句英文，意思是要整理床鋪，無論我怎麼解釋：『太早，我還沒睡好。』（因為在我一慣的觀念，認為應該先要等人起來才整理床鋪。）這種道理我無法跟那位服務生講通，因為他的英文很有限，而我那時只會講一句中文：『你好嗎？』

那一年在船上的經驗，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所以爲了避免同樣的事情再發生，我回美國的時候就開始讀中文。同時，從海上大學得來的經驗，我也開始了解中國人的一些民族性。我們副校長偶爾告訴我們說：『中國人的工作效率不高。』他舉的例子如下：

■如果乘客抱怨房間裏的水龍頭漏水，早上一個工友來檢查，下午兩個工友又來查看，第二天三四個工友再來覆查，過一天還得開過會，然後才動手修理。



■開船的時候，船內的倉庫裝了很多汽水，準備該學期在學生福利中心銷售。未預料到，學期過了一半已賣光了，以後福利中心完全沒有汽水，雖然大部分我們到達的港口都可以按照批發價大量補充，但船上的負責人員經常開會討論的結果，却停留在：①原來準備好的汽水怎麼不夠？②誰有權力買進新的汽水……致使汽水補充的問題只好不了了之。

■遇到救生艇演習的時候，很多水手就喜歡留在自己的房間裏打一打麻將，不出來練習或幫忙。

當時我和同學們聽副校長提出這些，大家只能笑一笑，不知該怎麼糾正這些中國人，只好希望他們自己慢慢地改進。

偉大悠閒者在中土

我回美國繼續讀兩年大學，畢業後做了一年事，然後來到臺灣留學。在此地幾個月後，我立刻發現中國人的工作效率跟西方人比起來真的不高，一直到今天，我常常有機會接觸到很多不同行業的辦公室，觀察上班人員的情形，我看到——

■員工上班時間經常不辦公務，而只是坐在椅子上看報紙或雜誌。

■在公司服務的人員怕表示意見或作決定，如果有事情發生，什麼都是『等老闆回來再說

■很多公司聘請新進人員不是因為他做事的能力，而是因為他與老闆有私人關係。

以我看來，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中國人對工作效率似乎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觀念，以為這是洋人的一種觀念，正如林語堂先生在『中國之悠閒理論』一文所說的：『美國人是聞名的偉大的勞碌者，中國人是聞名的偉大的悠閒者。』中國人在安排一個辦公室的工作秩序，好像不大願意把工作效率設為主要的目標，他們寧願先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讓大家又高興又有面子，大家得先表示『人情味』，辦公室的氣氛才合適。同事做錯了事情，先要『原諒』，再提醒他對的方法，千萬不要生氣，若他再錯的話，要『教導』他，也不要生氣。這是中國人的做法，凡事『人情味』第一。

孔夫子曾經說過：『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我試問：辦事的态度若能符合孔夫子所提的標準，是否既不違背人情的態度而且也可以兼顧工作的效率？以愚見，過分要求人情味，和工作效率會產生一點衝突，不知讀者認為如何？

欠缺公德心的實證

以前發生過熱門的話題：『討論人情味與公德心的關係』。曾經看過很多篇有關的文章，我本身仍堅持一項原則，就是人情味的標準不應該違背公眾的利益。在中國，這個題目討論了那麼熱鬧，那麼久，但是我時常也發現很多的事實，使我不得不承認若干中國人還欠缺公德心。譬如

說，我以下擬出一些公德心問題和論點，提供貴國人士參考：

■去露營、登山、或野餐的時候，大家把用完的塑膠袋隨便亂擲，不顧慮到大自然的清潔或後來的人不方便。在都市偶爾也能看到人亂丟垃圾，可是在市外特別多。

論點：以美國為例，可以說美國人很少很少會有這種行爲，美國人不犯這個『錯誤』的主要原因也就是美國最近十幾年來，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十分憂慮，所以大家都特別重視。如果中國人也可以培養這種對大自然的關心，那一定是個很大的進步。

■在郵局買郵票或在銀行提款，很少有人排隊，而大家（包括老太太們在內）爭先恐後，大聲叫嚷，搶着得到服務小姐的注意力。

論點：在此情況下，雖然我碰你、你碰我，滿嘴『對不起』，但給旁觀的外籍人士的感覺是『口是心非』。也許這種不排除的習慣會隨着公車排隊運動慢慢地改進，但推行起來，最大的責任落在學校老師和公司老闆的肩上；因爲學生和公司行號的職員是最基本的羣衆影響階層。

■常常有人在街頭巷尾亂放鞭炮，既不是過年，又沒有人結婚，也不是政府允許的什麼大拜拜，所以我覺得莫名其妙，而且這樣隨放鞭炮又吵又髒，使得到處都是紙屑。

論點：台灣現在開始走向一個國定放鞭炮的節日制度，但還執行得不够嚴。也許得設一個專用電話號碼，專門處理妨礙大眾安寧的案件，譬如鄰居無謂的亂放鞭炮。

■開汽車的時候，中國人沒有『行人優先』的觀念；反而駕駛的作風是大車擠小車，大小車

子擠行人。

論點：專家曾經發表：台灣的交通不是世界上最亂的，反而這個冠軍首席是巴西的一個都市所擁有的；但臺灣雖是第二名，在我身歷其境覺得不會比冠軍遜色。對這點，我覺得交通警察要負大部分的責任，但不可否認的，臺灣可能得徹底地重編一套駕駛車輛的規則，然後嚴格地執行，這樣才能培養駕駛員的公德心。

■有很多男人隨時隨地的吐檳榔汁，這既難看又不衛生。

論點：流鼻涕的人都帶手帕，那為什麼沒有一個人發明一種能含檳榔汁的容器，推銷給這些愛好檳榔者隨身使用呢？每天洗它一次，不會比清洗茶杯麻煩。對違規亂吐的人應該採取重罰。

偶爾我想，該有個中國人列出類似『十大公德心』，而且以這個為標準，客觀的分析分析中國人的公德心，與國際公德標準作比較，看看是比那些國家人民強，比那些國家人民弱？這是很意思的工作，也對貴國人民提供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如果有讀者想設一個『公德心研究中心』，爲了施行這方面的協調機構，關於該收集的資料，尤其是民意測驗方面工作，我個人願意免費協助。以我住在臺灣幾年的經驗，學到了中國人的情味，很會在各種情況之下，保持和氣的態度和愉快的面容，而且，我對個案調查採訪，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蠻有興趣。

拖地、薏仁湯、消費者

在美國時，有一天晚上我到超級市場去買些東西。我在裏頭走來走去，把選出來的食品都放在籃子裏。臨走時我想起要買些罐頭裝的水果。走到那個走道時，我看有位服務生在拖地。我走過去拿水果罐頭時，他抬起手說：「這裏不准走。」

「爲什麼？」我問。

「因爲我在拖地，」他說。

我問：「你這一家超級市場是開的還是已經打烊了？」

「開的，還有一個多鐘頭才打烊。」

「既然是開的，爲什麼不准我在這條走道看看東西、購物呢？」



「你只要等我拖完了，地板乾了以後，就可以過來。」

我說：「我以為超級市場是服務我們的消費者，不是我們消費者服務超級市場的。你要拖地，應該等打烊才開始。如果你現在不准我從地板上走過去，我應該從那裏走呢？從天花板上走過去嗎？你教我好了！」

現在我在台北，常常有機會去超級市場買東西。因為中國人對人都很客氣，所以入境隨俗的關係，我對一般服務人員都很客氣。但如果碰到態度很惡劣的服務人員，我也不客氣了，像在美國時一樣，總要對方講出個公道。

因為我是美國人，從小就有一種觀念，即「消費者至上」。來台灣，我發現台灣的保護消費者運動並不蓬勃，而這多半跟「息事寧人」、「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心理有點關係。

前面所提的拖地事件，美國消費者心理由此可見一斑。我再舉一個在台灣的例子：天氣炎熱的時候，我常常在街上的小攤子買薏仁湯或綠豆湯來消暑。但是我發現如果老闆賣光了某一種，他並不會把小牌子上的字遮住或把牌子拿掉。所以常常讓我撲個空。而在衆目睽睽下，感覺到一點的懊惱。

在台灣住了幾年，已經習慣這樣，但我還是覺得不太好。保護消費者的利益要從小事做起，因為小事是大事的基礎。

我聽說過有一天在台灣，一家百貨公司刊登一個廣告——『外套半價大優待』。但當早上開門，第一個顧客到了外套部門，店員就說：『對不起，已經賣光了！請你慢慢地參觀我們別的部門！』

這好像有欺騙的嫌疑，然而那天大部分的顧客就抱着息事寧人的態度，也就算了。要是在美國，可能會發生控告詐欺的案子。

依我之見，如果貴國要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應該從小事開始着手改進，然後推及到大處。而且消費者的態度也要改，不要採取『一味姑息』的態度，應該拿出魄力來。

隨地不「方便」

『不准隨地大小便』的警告牌在很多地方都可見到，可是這種觀念事實上並未深植人心。不是選必須寫一個大牌子『路邊不是公共廁所』，插在水溝裏呢？這麼淺顯的事情誰不懂呢？可惜的是；在台灣我常見到有人在街上隨心所欲的蹲下去或撒尿。小孩子犯這個錯的特別多。

記得有一次跟另外幾個美國朋友去台北的植物園看花。歸途上，我們碰到認識的一對中國夫婦和他們兩個小男孩，一個五歲一個三歲。我給大家介紹以後，我們就開始聊天。突然間那個五歲的小孩說他要小便。他媽媽毫不躊躇地叫他靠着人行道上的一棵大樹旁，然後拉下他的褲子，他就在那兒小便。小弟弟看到了，順便過來，也洒洒脫脫地解個手。

我們這些老外都很吃驚，倒不是因為這種液體的肥料對那棵樹不好，或者因為人行道上突然露出兩個小男孩的光屁股（早年參加男子天體晨泳，對光屁股不以為怪），而是因為這兩個孩子的父母雖是大學畢業，但是他們却對『廁所』欠缺觀念。所以讓孩子以為到處可以方便。

當時我跟我的朋友們趕快走開，不願再跟他們接觸這個尷尬的問題。一直至今爲止，在台北的住宅區，還看到孩子在路邊隨地『方便』，甚至上大號的也有。

中國人說：『養不教，父之過。』因此我不能不認爲，這些小孩子沒有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可是，當我跟一些中國家長討論這個問題時，我發現他們喜歡爲孩子推諉。他們說：『這種意外事件的確是影響了公共衛生，沒有錯。可是人的構造就是這種需要。也不能說是這一代孩子們才開始的，這可不能怪我們。』

我說：『既然是壞習慣，爲什麼不改過來呢？』

『哎呀，小孩子就是控制不住他們的身體！他們發現要上廁所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我說：『可是，如果他們控制不住他們的身體，他們應該包尿布。』我是以解決問題的態度建議。

他們反對：『對小小的孩子可以這樣，可是大的孩子一超過那個年齡，就沒法子。』

我懷疑這個說法：『沒有什麼叫做『超過那個年齡』！小孩該包尿布到能控制得住他們的身體爲止。縱使是十二歲的孩子，若不能控制身體的話，也只好包尿布。』

『可是尿布沒有那麼大的！』他們理由充分。

『你去告訴裁縫師你孩子屁股的寬度，就可以定做，』我又想出解決辦法。

然而只是我們外國人一再的建議，却總是跟中國人話不投機。試問，中國人看到小孩子在路



邊排除身體的廢物，是否已經因循成習，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呢？

若選擇一個中庸之道，是否該在國民小學加上一課『內功』呢？要不然我怕小孩子的這種習慣會每況愈下。至於大腸、小腸、和膀胱裏那一個部位的肌肉可以略加控制，我不清楚。不妨請專家學者研究，提供一個良策，趁早解決。

『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們該問：小孩子對這個有什麼意見呢？恐怕他們只是爲了新鮮空氣而掙扎。一般國民小學的廁所實在太臭、太髒，誰進去都受不了；何況孩子們！

——原載民生報68年2月17日

還是燒掉它，來得乾淨

很多外國人常把台灣的垃圾車看錯爲別的一種車子。舉一個我個人親身的經驗爲例：兩年半以前，我從美國田納西州搭機到台北。起先，住在信義路三段的國際學舍。住進去的第一天，就看到正對面有一家『小美冰淇淋』。後來又逛到信義路口，不遠又看到另外一家『小美』。中國人都愛吃冰淇淋，這是很多人告訴我的。那天晚上，回房間的時候突然聽到『叮叮叮』的鈴聲，以爲一定是賣冰淇淋的小販車子來了。跑出宿舍的大門一看，才發現原來是垃圾車來了。

美國的垃圾車就不太一樣：它比較大，而且沒有任何音樂。可見我們較不注意這種車子。我們祇會稍微瞄一下車上有沒有一個小幽默的牌子，上面寫着：『對我們服務不滿意的話，會加倍退還您的垃圾。』

還有，我們美國的垃圾車不是每天來，而是一個禮拜一次。因此，美國都市與郊外的家家戶戶都得購買三、四個有蓋的大鐵桶，放在車房邊。每天爸爸媽媽總會叫孩子把家裏的垃圾倒進去。大垃圾車來的那天，車上的工人會拿桶子到車後面塞進去，然後把桶子拿回原地。這種方式很簡單，不需要讓居民等待車子來，匆匆忙忙的送上垃圾桶；只要把你家裏所養的狗趕進來屋子裏就成了，免得被那些收垃圾的清潔工人踢上幾腳。

談到垃圾車，就會想到台北垃圾車的一大問題：每天那麼多車子所收集的垃圾要怎麼處理？據聞這個問題是市政府、省政府及台北市、縣人民最近所重視的。

貴國逐漸從開發中國家的地位發展到已開發國家。社會學家都認為，垃圾的多寡與社會的進步和繁榮成正比。比方說，現在台灣很多人喜歡到超級市場去買食品，超級市場賣的東西都是罐頭裝的，塑膠包的，或是用保力龍套上去的。這些包裝原料就成為貴國七八十年代的新垃圾。其實，現在連街邊蠻有中國傳統風味的菜市場，也是大量用很多塑膠袋。

自貴國一個家庭的立場來看，五六年前大概一家人一兩個垃圾桶就夠用。但是目前四五個很普遍。

在美國，有幾位著名的科學家要解決垃圾問題，打算在國會建議一個太空時代的垃圾處理計劃，就是把垃圾裝到太空船裏，然後就射往太陽星。可以說是真正的『高溫處理』。據聞有幾位所謂『保護外太空清潔會』的會員大加反對。不過大半的民衆認為，一艘裝滿了垃圾的太空船在

巨大外太空的途徑上真是微乎其微，而且到了目的地就會被燃燒掉了。所以原則上這個計劃很好，一點都不『怪誕不經』。雖然這些科學家相信，這個計劃到了二〇〇〇年（民國八十九年）以前一定會施行，但目前有一個最明顯的短處，就是稍微貴了一點兒：五百公斤的垃圾依美國國家航空及太空總署估計要一億美元（近四十億新台幣）才能處理好。不過總有希望，該署最新式的環繞地球軌道往返號太空船已在發展中。利用它來送一巨箱一巨箱的垃圾到運行地球的位置，然後用其他推進方法把每大箱的垃圾射往太陽，以這種方式一定會使成本降低。

實際上，台灣不需要爲了解決垃圾的問題而去征服外太空。陸地上的困難可以在陸地上克服。貴國的副總統謝東閔先生已經針對垃圾問題在推行『消除髒亂』，他這種婉勸的方法是人民所能夠接受的。

將垃圾處理好，本來是一個保護環境清潔的措施。但是還有其他相關的問題得注意。比方『消除髒亂』、『不准亂丟東西』等等。所以在這篇文章裏，我以一個外國人旁觀者的立場，對於目前台北市最困擾的垃圾處理問題提供個人一點淺見。在談到這問題之前，我想提出一些與此有關的問題。

美國這時代的大學生對亂丟東西相當介意。我也是這時代的美國學生之一。記得，我和幾個美國朋友第一次跟幾位中國朋友去北海岸的福隆，那天禮拜六，還不到游泳的季節。晚上，我們坐在沙灘上聊天，天空似乎特別高，特別清，千萬顆星星閃閃發亮，幽靜的海水令我感到大自然

的奧妙，不過一位中國小姐竟然隨隨便便把她剛吃完的餅乾包裝塑膠袋甩到海裏。對我來說，這個小姐的小動作完全破壞了那個漂亮的環境，以及所有那天晚上的氣氛。我的美國朋友亦有同感。

這個小姐的舉動使我聯想到日前台北市議會討論在八里鄉海岸垃圾填海計劃。這件計劃經市政府發佈以後，立即在八里鄉民之間產生激烈性反應。鄉公所、鄉民代表會、村鄰長、村民大會、淡水鎮漁會及臨近八里鄉的整個鄉鎮紛紛開會作成決議：向有關單位提出他們反對的理由。八里鄉是一個觀光遊樂風景區，實不容破壞與斷送。另外，台北縣警察局曾經說，台北市每日產生的一千五百噸垃圾如果決定在八里填海，每輛垃圾車裝載三噸計算，運送車輛每日來往有九百車次以上。沿途經過中興大橋、三重、蘆州、八里，這一條交通路線就會太擠了。

事實上，台灣地區受地形限制，如果利用西海岸作為垃圾掩埋場，扣除港口、溪流、鹽田等，可利用的海岸很有限。

位於內湖的垃圾場幾個月前就已宣告『爆滿』，所以目前台北市政府單位對垃圾的處理，是靠另外的幾塊零星窪地『度日』，但這些窪地維持不了幾個月，也要相繼被填滿。

現在問題的癥結並非在於某地區處理垃圾。主要在於處理方式。按現時先進國家的處理垃圾趨勢，以合併幾個城市的垃圾，採用焚化爐高溫處理較為理想。焚化爐內的高溫約攝氏一千度，可以將任何罐頭、紙、塑膠、玻璃瓶完全燃燒掉。

我對台北市的掩埋計劃有兩點疑問。第一：據推行該計劃的人士表示，真正的名詞是『衛生

掩埋』。但我懷疑如此大量的垃圾有何特效方法使之『衛生』。如果是用藥水噴洒的話，所需要的藥水和所花費與工夫不曉得有多大。

第二：掩埋後的垃圾是否能真正的變為新生地做為建築地或者遊樂區，希望有關專家們能提出更富學理的資料。

當然反對以焚化爐處理垃圾的人也有理由。有的認為會污染空氣，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以現有的排氣處理技術，可以處理焚化爐所產生的灰塵或有毒氣體。對於所謂『鉅額的花費』與打通建國南路所要花的四十億元比較，幾乎是『小巫見大巫』。

對未來不斷增加的垃圾，愚見是：跟台灣的包裝工業的發展趨勢很有關係，很幸運諸先進國家已有前車之鑑可為教訓。如果貴國能嚴格地限制國內包裝業與進口品的包裝方法，就可以幫助推行『消除髒亂』，也可以使國內垃圾不因人口的增加而大量的增加。譬如說，美國俄勒岡州是很值得提出來的例子。這一州的环境很乾淨，而且大家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對食品和飲料的包裝有嚴格的標準。該州政府相信最會破壞大自然的清潔是塑膠及罐頭類無機物。因此在俄勒岡銷售的飲料到目前為止，還是規定用玻璃瓶裝的為主（用完得拿回去商店退錢）。對食品，規定是用紙或玻璃包裝方法為主。這種道理就是要避免『拋棄很方便』的包裝轉為垃圾。

瓶子拿回商店可以退錢，紙可以燒掉，這種清潔政策對保持乾淨的環境很有效。台灣應不應該制訂同樣的政策？請貴國政府有關官員研究一下。

沙發椅上的運動員

最近幾年世界各地有了愛好運動的風氣，但在美國却產生了一種異常現象，美國現在出現了很多『沙發椅上的運動員』（英文所謂 Armchair Athlete）。這些人只喜歡看看電視上的運動比賽、或閱讀雜誌上有關運動的報導，事實上他自己每個月難得有一次去參加運動！

我以前也是一樣。那時我在美國認識一位黑人運動好手，他的腹部是平平的，我的却是稍微有點凸出來，看起來也很有『本錢』的樣子。我告訴他我從小就比較『壯』，也貪嘴。尤其是因為我媽媽常用烤箱做出很多香甜可口的好點心，三餐之間我們家的飯桌上還擺滿了好吃的東西。

他建議我做仰臥起坐。我說：『我曾經做過，可是沒有多大的幫助。』

『你每天做幾個？』他問。

『有時候十個，有時候十一個，』我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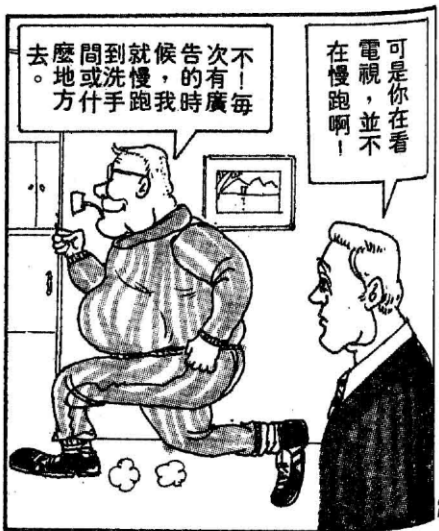
『哈哈！』他說，『你要每天增加次數才對！而且需要一段時間，使肌肉堅韌有力，然後每天一直做到感覺疼痛爲止，這樣才會進步！』他拍拍他平潤光滑的肚子。

後來我偶爾想想他講的話很有道理，只是我那時喜歡順乎自然，對運動時做時輟。來台灣以後我又要減肥，但中國菜實在好吃，種類又多，所以我在台灣就更容易走上『發福』之路，更何況中國朋友的好客，使我時常心裏產生矛盾，因爲他們要注意我的健康（和體重），偏偏又很大方地請我客。舉例來說，我想起有一次跟一位薛小姐吃午飯。她告訴我：『我家住在政治大學附近。早上在那裏空氣很好！很多隣居喜歡一大早起床，去爬爬山、散散步、練習太極拳……』何先生，你的肚子看起來有「六個月的樣子」，應該多多地運動，每頓飯少吃幾碗，不要吃那麼多。你減減肥的話，好處可多呢！』

我瞪著她，無可奈何地說：『哈！妳昨天請我到妳朋友家吃拜拜，吃了十道菜，還記得嗎？今天妳還講這種話，真是……！』

『吃完了再說！』她指一指桌上的菜，微笑地對我說：『吃吧！』

過幾天我就想去運動，但是最近大家都在提倡慢跑，我實在覺得很無聊，很乏味。幸虧我碰到一個人告訴我：『慢跑是要跟朋友去才有意思！這點很重要。』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指出：『慢跑後可以去麵包店買蛋糕來吃，那時一定很餓。』

『不！不！』我朋友說：『那麼高卡路里的東西你要慢跑好幾個鐘頭才能消耗，對你這種「肚皮大」的體型來說，最好都不要吃。』

他也建議我除了慢跑以外，也應該做一些其他運動，去鍛鍊腰部、胸部、手臂、上半身的各部位。這樣就會神采奕奕。

現在我了解，若要減肥的話，不管是男女，應該配合適當的運動和節食的計劃，這樣才會成功。千萬不能像那些在美國的『沙發椅上的運動員』，每天空下來只待在家裏，雖然對運動的發
展顯得很關心，却從不親自體驗運動的滋味。

——原載民生報68年12月16日

美國人談美式民主自由

的確，美國是個地大物博的富國，也是個講求民主自由的國家，她有富可敵國的大富豪，也有落魄街頭的流浪漢。例如洛克斐勒、福特、嘿福挪、柯伊博利等等，他們都是舉世皆知的大富豪。相反的，在美國任何一個大都市的貧民區，也很容易見到衣衫襤褸三餐不繼的窮苦人家。只要不違背法令、危害大眾，不管富有或貧窮，他們的行動及生命財產都有絕對的自由和保障。這不像共產國家，他們言論受約束，行動也受限制，更不必談什麼生命財產的保障了。

歐洲遨遊·耳聞鐵幕種種

今年八月初，我坐飛機到歐洲去玩了兩個多月。後來繞道美國，回家鄉探親，然後才搭飛機再到台灣來。在歐洲旅行，每到達一個地方總會發現「語言不通」，可是旅行的過程中還有許多

東西值得回憶的，尤其是在火車上，看到一般乘客十分和氣，很隨和的跟陌生人打起招呼來。乘客之中，有很多美國人和英國人，其他地方的人也不少，很容易找到一些跟著你一邊看看窗外的風景，一邊聊天。

記得離開巴黎的時候，坐了十幾個鐘頭的火車往奧地利，特地去薩爾斯堡參觀一部馳名世界「真善美」電影的七八個主要攝影地點，後來順便到維也納逗留幾天，也到德國的慕尼黑遊逛。在這三個都市裏，也常碰到剛剛從東歐出來的觀光客，他們從鐵蹄蹂躪之下的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地方坐火車出來。旅途中所見所聞以及一路上的「不順風」，這是東歐所留給他們的印象，所以他們都滿口抱怨不停。

印象最深刻的是警察和海關們對待來自民主國家觀光客的方法。傳到我耳邊的是，有時候觀光客坐火車到東歐「玩」，到達某一國的邊界，當地的警察和海關人員迅速地上車，但他們不問青紅皂白地，就開始亂踢人家、打人家，怒容滿面地大聲吼：「檢查護照，檢查護照！」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些執行法律人員吹毛求疵的態度，檢查文件的時候，更是多方面地要找觀光客的麻煩。

我雖然沒去過東歐，但在奧地利和德國的時候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這類的故事，即乘客在東歐無緣無故地挨打挨罵，這就會令我非常生氣。這種事情實在是太不合理、太不公平、太不像「人」的行爲了，甚至可以說比較像「惡狼」的行爲。

維持社會秩序·有緣有故打人

我是在美國長大的，也在美國遊歷過不少地方。我看過美國各地的海關和警察人員執行工作的態度，以及作風。雖然有很多值得批評和建議之處，但是他們起碼都了解本身是處在民主國家，主要的目的是服務民衆。因此，一般來說，美國警察待人是蠻和氣地。這並不表示美國警察不會打人，如果打的話，那是『有緣有故』的。比方說流氓、不良少年、和社會上的不良組織與暴亂份子，差不多都知道，若你打美國警察『一拳』，他一定會還你『兩拳』，而且他的手裏也握著一條鐵做的警棍。只要不懷好意的人來了一大隊，警察就會毫不客氣的揮動警棍。

我對這種事情很熟悉。這表示我被打過了嗎？不是的。這是因為我在費城上過大學，而大半住在美國東部的人民，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費城的警察對於處理違警案件最兇。這些警察對不遵守法律的人是很兇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上大學的時候，費城市長是以前在費城當過警察局局長的。當市長的時候，他當然特別注意警察的權力和利益，不願意他們遭受到危險和傷害以及任何委屈。對破壞社會秩序的人來說，這位市長總是願意允許利用比較高壓的手段對付他們。也許他記得一位評論家所指出的一句：『暴民雖有許多腦袋，但卻沒有一點腦筋。』

美國憲法的沿革

住在美國，我們國民都知道這是住在一個很民主但是有法治的國家。警察徹底執行他的任務是應該的，但是怎麼保護民衆利益，保證執行法律單位不『越軌』，不合理的闖入我們的私生活，傷害到我們的尊嚴呢？怎麼權衡犯人之逮捕而且判罪、與防護國民受政府隨意侵擾，這兩方面之需要？各國之所以有憲法和法院的原因就在這裏。

美國憲法是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廿五日至九月十七日，在費城舉行的憲法會議中開始草擬和定稿的。美國原有的十三州，對憲法的批准一直到一七九〇年五月廿九日才完成通過。憲法修改條文第一至第十條（一般稱爲『權利典章』）在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告實施。

美國司法官，對解釋憲法和解釋根據憲法所頒佈法規之作用，這是慢慢發展起來的。有關新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成爲對此問題的最後和唯一權威單位，這種觀念一直到一八六〇年代末期（大約同治七年左右）才完全建立。此後，法院的作用漸漸地擴大，而今天在美國，法院的解釋是我們保持原訂憲法和現代生活和諧的主要橋樑。把那麼大的責任給予美國的法院，而不另設法來開會作決定，這是美國前總統伍德·威爾遜所贊成的。他簡單的說法是：『一則冷靜的判斷勝過一千個急促的會議。』

目前一般法律學家確認美國憲法的修改條文第一條，對保護美國國民的自由，爲最主要的一點。這一條的詳細內容如下——

住在美國，我們國民都知道這是住在一個很民主但是有法治的國家。警察徹底執行他的任務是應該的，但是怎麼保護民衆利益，保證執行法律單位不「越軌」，不合理的闖入我們的私生活，傷害到我們的尊嚴呢？怎麼權衡犯人之逮捕而且判罪、與防護國民受政府隨意侵擾，這兩方面之需要？各國之所以有憲法和法院的原因就在這裏。

美國憲法是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廿五日至九月十七日，在費城舉行的憲法會議中開始草擬和定稿的。美國原有的十三州，對憲法的批准一直到一七九〇年五月廿九日才完成通過。憲法修改條文第一至第十條（一般稱爲『權利典章』）在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告實施。

美國司法官，對解釋憲法和解釋根據憲法所頒佈法規之作用，這是慢慢發展起來的。有關新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成爲對此問題的最後和唯一權威單位，這種觀念一直到一八六〇年代末期（大約同治七年左右）才完全建立。此後，法院的作用漸漸地擴大，而今天在美國，法院的解釋是我們保持原訂憲法和現代生活和諧的主要橋樑。把那麼大的責任給予美國的法院，而不另設法來開會作決定，這是美國前總統伍德·威爾遜所贊成的。他簡單的說法是：『一則冷靜的判斷勝過一千個急促的會議。』

目前一般法律學家確認美國憲法的修改條文第一條，對保護美國國民的自由，爲最主要的一點。這一條的詳細內容如下——

們只要了解這個自由使用範圍的大概情形，我們得接觸到當地的人民，在此地居住一段時間，這樣自然而然的，我們漸漸地可以了解。不過，得記住的是，住在民主國家，千萬不要自說自話，獨行其是。

審查制度概例·值得參考

有很多人喜歡以『美國和中華民國的民主社會』或『兩國人民所享受的自由』來作比較。有一部分批評和比較是關於言論自由的，而且一般住在美國或住在中華民國的國民似乎覺得是最值得提起的。尤其是『審查』這件事情，特別能夠吸引大眾的注目。

我幾個月前回去美國探親，留在家裏將近一個月，也時常看到報章雜誌有關電視節目目的報導。讀過以後覺得好像有許多節目值得看，所以每到播出時間，心裏有點迫不及待的想看。但是我被許多次不實的宣傳欺騙了，一個月下來我對美國電視節目非常失望，其實最後一個禮拜，除了新聞以外，我就不願意看電視。我父母雖然每天看，但是他們年紀大了，已經退休了，除了在後院種一些菜，他們沒有很多事做。

我父母認為美國電視很保守，但是對我這個剛剛從歐洲旅行兩個月回家的孩子，那真是超級保守。在北歐看電視，雖然聽不懂，但是還覺得鏡頭蠻有趣的。相形之下看美國電視很無聊。住在台灣的人喜歡說『美國人很開放』，但是他們沒有看過美國的一般電視節目，要不然從客觀的

觀點來看，不能不承認美國人民和社會有許多太保守之處。所謂『開放』的電視節目，在美國被審查得很嚴格。這是我們在民主社會的一個不自由的地方，但美國一向如此。

除了保守以外，美國這個傳播媒介還有許多地方因為受了電視公司和聯邦政府的審查，而無法播出實實在在的內情。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近幾年來越來越流行的黑人主演的時裝戲。這些節目的劇本是白人寫的，他們不了解黑人的生活、黑人的憂慮、黑人的煩惱，因此這些節目所表示出的情形，跟美國黑人的實際生活，脫離太大。怎麼不改進呢？據說，目前美國審查員不願意讓這些節目表現出很多黑人每天所面臨的事情，如犯法、窮困、曠課、罷工、迷幻藥、未婚母親等等。因此，這些節目無法討論觀眾所要討論的，也無法推行一個正確行爲的標準，給那些『迷失了路』的人做參考。對我們美國社會一點貢獻都沒有。這也是審查所帶來的後果之一。

美國未必是天堂

爲什麼很多在中華民國的人民認爲美國的電視或報章雜誌等等不受審查呢？我希望他們現在可以更仔細地去研究美國民主自由的真面目，以及美國人所享受的民主自由了。美國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自由天堂，美國的民主自由也不是放任不拘的自由。

「飛鴻」小語

●第一次坐飛機時，我先吃了暈機藥，因此，雖然路程很長，但是我並不覺得不舒服。直到午餐來了，我才注意到我位子上已經準備了一個漂漂亮亮的、裏面夾了一層塑膠紙的小紙袋。空中小姐遞給我那盤食物時，我順便問她：「這個袋子是做什麼用的？」

她答：「等到你想吐的時候，請用這個袋子。」

我說：「妳的意思是說，我吃完這頓飯大概會想吐，是不是？」

她瞪我一眼，微嗔的走開了。

我自那時就開始懷疑飛機上的食物是否可口好吃。

●我在飛機上沒有穿過雨衣，可是我有幾次後悔沒穿上。當然那裏不可能下雨，可是像汽水



、咖啡、茶以及各種酒類，還有各色餐食，都極有可能被空中小姐（或自己不小心）倒在衣服上。這並不是說她們服務不好，相反地，各航空公司對於空中服務的訓練都十分注重，儘可能地使旅客賓至如歸，所以往往端茶送飯，忙個不停。但是高空的氣流變化多端，很不穩定。飛機隨時升降，迅速得出人預料之外。空中小姐原來要拿給我吃的東西，很可能不幸地就給我「穿」上了。而且，如果坐在旁邊的人突然不幸的將一頓飯菜全吐在我衣服上，按照飛機上公認的禮貌，我不但不能罵他，而且還得安撫他。同時，我也必須忍受滿天的臭味。

因此，對坐飛機經驗老到的人，在他的手提行李中，務必裝一件襯衫、褲子等等。如果碰到不幸「突發事件」，可以在飛機的廁所中換一下衣服。

● 現在觀光旅遊巔峯時代，航空宣傳的花招無奇不有。我認為不妨加添一項空中「快洗」服務，以減少身戴酒菜「香味齊全」下飛機的尷尬。

——原載民生報68年3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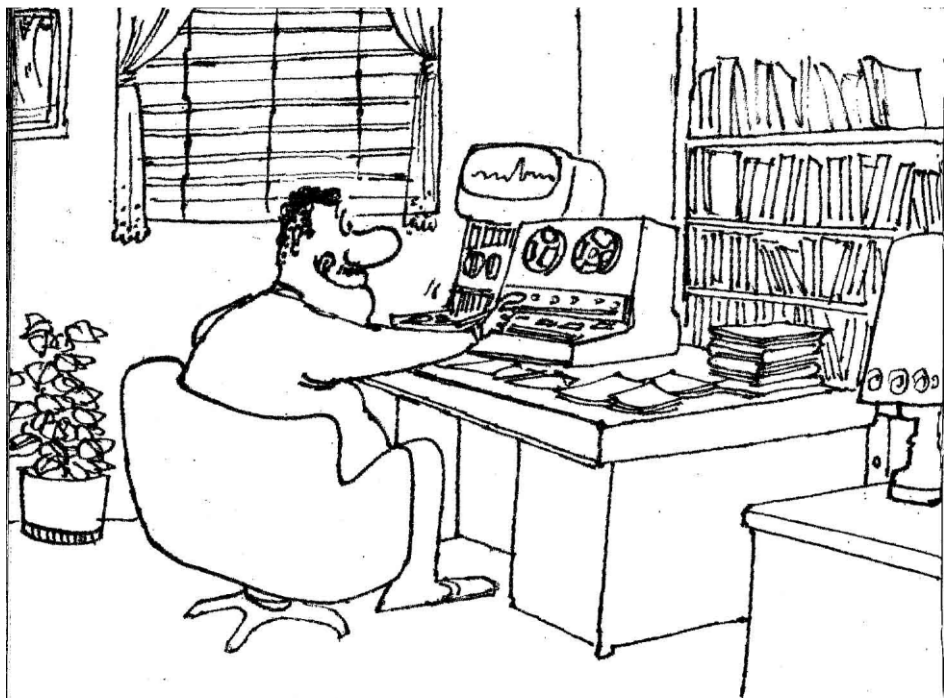
電腦的小聰明

早上七點廿五分，一個柔軟的聲音把你從美夢中叫醒，然後輕輕地說：「請慢慢起來，電視新聞還有五分鐘才播出，早飯再過十五分鐘便可開動了，電動牙刷在浴室等着您呢！」

這是媽媽或太太的聲音嗎？不是！這是住宅的福音——家庭式電腦。

有幾位科學家說：再過十五二十年，美國的很多家庭就會自備電腦，以便控制家裏的各種電動設備，並幫助夫婦處理家庭會計及事項；同時，電腦也會代替原來所準備的參考書，孩子對做功課、或做研究發生困難，或需要什麼資料的話，可以直接以「請教」電腦，大批資料就可出現在螢幕上。

一般說來，西方人的生活很適合用電腦。就以廚房為例，西方人準備菜肴是以烤爐為主，這



很容易利用電腦控制。早上上班前，主人只需把晚飯的材料放進烤爐，操作電腦在適當的時間開火和關火，等回家的時候，熱烘烘、香噴噴的晚餐就已等着您了。如果臨時有事情，要晚一點回家吃飯，那也沒關係，您只要撥一個電話，通知電腦晚一點開飯，電腦就會依照您的命令，改變方程式，實在是非常的方便。

可是，在您大為稱讚電腦的「聰明」時，也應該記住，電腦是依照純粹數學程式來求得邏輯的，不見得有很好的判斷能力。如果你時常喜歡請教它許許多多問題，最好是在得到答案後，多加以斟酌，自己決定合不合理。

記得有一次，一位美國先生在他家裏安裝豪華型電腦。他問電腦：「我有一個時鐘和一個手錶。時鐘是壞的，永遠指着三點半；手錶還在走

走

動，可是每天平均慢了十秒鐘。如果只要用一個的話，應該是用時鐘或是手錶呢？」

電腦：『應該用時鐘。』

人吃驚地反問：『爲什麼呢？』

電腦『理所當然』的回答：『因爲時鐘每天正確兩次。手錶却要十一年才正確一次。』

可見電腦不是萬能的，有時不盡合乎人的理想。但是，不可否認的，電腦在未來的人類歷史上，將會扮演着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爲什麼喜愛中華民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我爲什麼喜愛中華民國』。

每當我認識一位新的中國朋友，他一定會問我『你爲什麼到台灣來？』我簡單的回答就是『我喜歡國語。』可是爲什麼喜歡國語呢？因爲國語實在很有意思。說的好聽，寫的好看。而且在世界旅行方面，國語也很實用。無論在美洲歐洲世界各地都有中國人。

我想凡是到過中華民國寶島台灣的外國人士，一定都忘不了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在那兒您可以看到這悠久文化多采多姿的人類藝術品結晶，無論在繪畫、雕刻，各方面的成就。中國文字的奧妙與變化無窮，更是令人心怡。

在這悠久文化薰陶下的中華民族，則是愛好和平，講信義，倡孝道，重視仁愛精神。中國古書禮運中的禮運大同篇，就是這種崇高理想的具體表現。

仰慕中華文化就是喜愛這個國家的原因之一。

此外，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中華民國的人民是誠實、和氣、聰明的。

在中國您還可以嘗遍天下的美味兒中國菜，種類很多，不管是北平菜、廣東菜、四川菜等等，都很有名，很好吃。

我也因為中華民國有前進的精神，而喜愛這個國家。中華民國最近幾年來，在政府領導下，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例如：十大建設就是這種求進步的精神。中華民國人民的生活安定，豐衣足食。良好的治安更是令人讚賞。

在美國我上大學時住在大城市裏。平常都不敢帶手錶和太多錢出門。因為我常常碰到強盜，我的東西都被搶去了。在中國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街上都很安全。

除了治安很好以外，更重要的是中華民國反對共產黨的態度。在今天世界上大部國家都還不認清楚共產黨的眞面目，而且紛紛採取姑息的態度中，只有中華民國始終能堅守反共的原則，所以我深信，在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下，一定能夠消滅共匪，光復大陸河山。完畢

謝謝各位！

——民國65年秋天的演講比賽稿

大學學費與教育投資

雖然我並沒有在台灣大學讀過書，但是台大的教室，差不多都參觀過了。有的時候是因為我去參加『托福』考試的監考，有的時候是隨便去逛逛。我聽說很多台大的學生都以能在台大求學為榮，所以我聯想到該校的師資和教學方法在國內應該是不錯的了，但有一點特別令我這個外國人注意到的，就是那教室裏的桌椅、燈光、黑板，甚至牆壁上的油漆，都實在太陳舊了，更談不到帶有古色古香舒適典雅的中國色彩。

有些中國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時候，也提到這點，這也證明並不是他們沒有注意到。如果我要對輔大、政大、台大、中興大學或東吳大學的學生說：『你們學校為什麼不請人來整修一番，或者請中國室內設計師來裝潢得漂亮些？』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學校的錢不夠，沒有辦法。』

但我個人覺得辦法是有的，只是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對這種事的看法不大相同罷了。

中國朋友時常問我：『美國大學的學費很高嗎？』

『當然很高，』我說，『這是避免不了的。好大學的學費通常都是很高的。』

『假如你是在台灣讀大學的話，在學費上可以省很多錢。台灣的學費很合理！』他們都這樣說。

我不願在這種看法上有所爭論，因為台灣的學費實在很便宜。但就我們外國人看來，此地的學費是否過分『合理』，甚至於太便宜呢？如果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分析一下自己對學校設備的『標準』和看法。

就我五年前在美國大學求學的經驗來說，一般美國大學生都有『學費愈高，學校愈好』的心理。他們對學校的要求都很嚴格，教室設備要摩登，要舒適，校園要整齊漂亮，餐廳要寬敞乾淨，圖書館的參考資料必須豐富，要什麼書就有什麼書，而且開放時間要從清晨到半夜。校園內的運動設備也要齊全，隨時都可以供學生使用。

中國學生給我的印象是，他們喜歡學費低廉，對學校設備的要求也不太高。這並不矛盾，但是跟美國學生的看法完全不同。

談到學費，美國有一句諺語值得參考，即：『最好的投資計畫，是投資於自己的教育。』中

國人喜歡讀書，但我還沒有看到和這句諺語類似的觀念。爲什麼呢？

也許很多人會批評說：『學費如果提得太高，那麼目前在台灣很多學生就付不起。』就實際情形來說，這是對的。但是在美國，爲了克服這種困難，每一個大學都有獎學金的制度，同時設有校友基金。這就是叫社會人士、工商行號和校友來捐錢資助。每一年都有新的目標。至於一個學生是否能得到獎學金，是要以他家庭的經濟情況來決定，而不是以他的成績在及格的範圍以內的高低爲依據。

另外一點是，在美國的銀行界，人人都認爲借錢給學生讀書、付學費（也就是說銀行投資於學生的教育費用）是合理的，有道理的。我們聯邦政府的教育部也鼓勵銀行這樣做。

這些銀行界的人士認爲大學所教的課程是有價值的。他們有信心，學生畢業後，可以找到較好的工作，因此可以把所借的錢還清。美國銀行界人士認爲，對培植人才的『投資』是值得的。那麼中華民國的銀行界人士何以不對這種培育英才的善舉奉獻一番力量呢？

附錄

異族通婚·牛奶加咖啡

中華語文研習所的美國留華學生何瑞元，在台北市東區扶輪社舉辦的「異族通婚」辯論賽中，形容異族婚姻像一杯加了奶的咖啡——有牛奶的醇，咖啡的香。結果他代表的正方獲勝。

國際留華學生辯論賽，六十八年二月十九日下午一時半在東區扶輪社的例會中舉行，本週是國際扶輪社的「世界了解週」，所以辯論的題目選為「異族通婚」。參加辯論的國際留華學生有美籍的何瑞元、以色列籍的歐瑞特、約旦籍的艾善明、美籍的畢仁傑、法國籍的杜夢和美籍華人周森德。前三位是正方，後三位代表反方。



正方主辯何瑞元說：異族通婚能達到世界和平。孫子兵法有載「攻心爲上，攻城次之」，所以異族通婚是消滅戰爭的最上策。他又說，中國古代唐朝有文成公主和番的史實，異族通婚，將使得世界上各色人種的血緣統一，消弭因民族優越感而引發的戰爭。

反方主辯畢仁傑說：美滿家庭是國家富強之本。同族之間的婚姻美滿幸福已經夠困難了，何況是異族？他認爲男女雙方的背景、文化、習慣、語言不同，婚後生活很難調適，同時生下的子女，對國籍沒有歸屬感，夫妻間的愛國心不同。家庭如何美滿？如何建立安定社會、富強國家？

其他幾位辯論員都把把握時間，以流利的華語進行辯論，他們講的內容雖不十分充實，但相當輕鬆幽默，時時引得大家發笑。

——錄自聯合報 68年2月20日

西線無戰事·異族通婚媾

外籍留華學生何瑞元，以幽默的口吻說：「異族通婚」就如同咖啡加牛奶，有咖啡的香，牛奶的醇，實在相得益彰，完美了。

何瑞元是在東區扶輪社舉辦的外國留華學生中文辯論賽中，以「贊成」異族通婚的立場，說明了許多異族通婚的好處。

他舉了一個最好的範例來強調他的言論，就是陳香梅女士嫁給美國飛虎將軍陳納德，過的日子十分美滿幸福，陳香梅女士對中美兩國文化交流與國民外交的貢獻更是令人敬佩。

還有，他認為異族通婚所生下的「混血兒」不但漂亮而且特別聰明，為了優生學，更值得倡導。他還引用歷史上文成公主和番，以致番人歸順唐朝之例，認為異族通婚可以導致和平不會造成戰爭。

由於何瑞元「立論」正確，以他為首的甲方，很輕而易舉打敗乙方，贏得了這場辯論賽的冠軍。

贊成者的意見，除了主辯美籍何瑞元的妙論外，助辯以色列籍的歐瑞特小姐及約旦籍的艾善明也表示他們的看法。他們說，對方認為異族通婚會因地理、風俗、習慣不同而影響婚姻，這是

不對的，就拿中華民國卅六個行省，都有方言，而且大陸撤退來台後，本省人與外省人雖然思想習俗上不同，但卅年後的今天，外省人與本省人通婚已經不再需要『家庭革命』了。相處十分融洽，因此對方說法是錯誤的。

反對『異族通婚』的主辦畢仁傑，是美國人，他的太太是中國阿美族的山地小姐，他在辯論時說，要建立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已經夠困難了，何況再加上是『異族』，男女雙方文化、生活、歷史背景不同，更容易造成摩擦與衝突，那麼又何必自找麻煩呢！

他消極的對婚姻看法，也博得了大家哈哈一笑，畢仁傑又說，混血兒的歸屬問題更是一大困擾，他們不知道自己愛屬那個國家，拿中美兩國的混血兒來說，中美斷交了，那這個孩子真不知該愛那個國家。

法籍杜夢小姐以她所接觸的朋友為例，發現異族通婚並不好，有些並不成功，也有離婚的事實，這都因雙方無法溝通，所以她反對，同時她也強調子女歸屬的問題，值得考慮。

——錄自中國時報68年2月20日

Calligraphy and the Four Books

— Richard Hartzell —

On September 28th I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f the 5-day Confucius-Mencius Society's 四書 書法 展覽 at the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which was a calligraphic display by members of the society of sayings from Confucius's book 四書. All in all there were over two hundred scrolls on display.

I was able to meet many of the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孔孟學會 including 楊亮功、馬壽華、陳立夫、林尹、張維翰、于大成 and others.

Many of them had important calligraphic works on display. I later heard that all of the scrolls had been sold by the end of the five day exhibition, and a prices generally measured in 10,000's of NT\$. I understand that the money thus earned by the society is used to encourage junior high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to study the 四書 by providing scholarships and various prize competitions.

One of the most well known members of the Confucius-Mencius Society is their Chairman Mr. Chen. Having studied for many years in America he speaks fluent English and was happy to meet me and even have our picture taken together next to one of his calligraphic works.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on this scroll is as follows 智及之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 jì jí jǐ rén bù néng shǒu jí sūi dé jí bì shǒu jí

A translation of the meaning is: "When you attain a high degree of knowledge, if you cannot maintain kindness in your heart, even though you have attained this knowledge, it is equal to having already lost it."

The Society publishes a monthly magazine which contains articles (in Chinese) on a wide variety of topics relating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the Society can be contacted at 台北市南海路 45 號



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

劉鎮攝影

瑞元先生来信收悉文字通顺可喜
下佩咏 你将相片登于报端谢
你的文章已拜读写得很好得
详忘 竞赛奖 七月 附 上 几 卷
月刊二册请
察阅 才 复 函 也

春禧

陈立夫

二月十日

讀者來信

何瑞元：

首先，先謝謝你寄來的中視週刊及書籤。

我家沒有訂民生報，所以不常看到你發表的文章，不過，有空時，我也會到學校圖書館看報，對於你的文章，我看幾乎沒什麼缺點。我唸的是『Chinese Department』中文系，對於文學還是初步學習研究的階段。我喜好語言和文學，但爲了身爲一個中國人，所以須先學會中國固有的東西，然後我要去學各國的語言及文學。

你學了幾年中文了？有沒有發現只有中國字才是方方正正一塊一塊的，這也是唯一的，是不是？最後還是要謝謝你，並且我在週刊上也看到你的文章了，寫得與一般中國人的程度差不多了，依我看，至少該是如此，不多寫

進步 愉快

祝

張玉玲 上

一九七九·二·廿六

張玉玲：

謝謝妳的來信。

妳信中寫：『有沒有發現只有中國字才是方方正正一塊一塊的』。我去過很多國家，但是只遇到過中國字、日本字和韓國字是方方正正一塊一塊的。（當然我們都知道日本字和韓國字是從中文字演變來的。）

但是這些字對我們『說、寫、看中國字不太流利』的外國人來說，在基本排列的組織上，是很困難的。我的意思是說中國字可以隨便安排——從左往右、從右往左、從上往下（也許也可以從下往上），而這個對我們是個相當大的『頭痛問題』。

英文和其他西洋語言是從左往右寫的，這是一定的。如果看中文的商業廣告、路標、海報、公司招牌等等東西，首先碰到的問題是：『從那裏念起？』

還有，因為中文字缺乏大小寫（即*Capitalisation*），所以我們看文章時，常常搞不懂什麼是尚未學過的字眼（包括動詞、名詞、形容詞等等），以及什麼是地名、人名、書名等等。若要利用中文的話，得有相當的瞭解與流利的程度才行，而只瞭解一點中文，那不能算是『瞭解中文』，也派不上很大的用場。可是你具有英語基本的的能力，你就可以運用，比方說你可以接電話以及寫一張留言的便條給人家。一個外國人認識兩千多個中國字能順利的接一通電話，留一張紙條

嗎？相當困難，很可能對方講的許多意思他無法寫下來。

例如：一位廖肇凱先生打電話來找李先生，但是李先生不在，電話是一位曾在土耳其大學念過兩年中文的老外接的。廖先生說：『請你留一句話好嗎？我是廖肇凱，廖是廖仲凱的廖，肇是中華民國肇造的肇，凱是凱旋的凱。』

『對不起，』老外說，『我聽不太清楚，請你告訴我怎麼寫。』

『廖是漢朝北郭先生的姓，廖扶的廖。一點一橫長一撇到南洋，三人頭上戴着羽毛。肇就是肇國的肇，就是啓字的上半部，而啓是啓示的啓。下半部是毛筆的筆，不要竹字頭，那就是心，跟公寓的寓字的音一樣。下半部也就是津津有味素的津，去掉三點水。凱是唱凱歌的凱，也就是左邊一座山，山下一個豆，就是一顆紅豆的豆，旁邊是一個茶几兒的几兒。你現在清楚了嗎？』

『真對不起，我一點都沒清楚，』老外答道。

『那也沒關係，我想李先生知道我是誰，我就請你告訴他我三點鐘在希爾頓大飯店等他，這就可以了。』

『希爾頓大飯店怎麼寫？』老外問。

『算了！算了！我等一下再給李先生打電話好了。』

老外緊接着說：『請你不要掛掉電話，我聽你說什麼希爾頓，請你用英文字母拼出來，我想



雖然我的英文很破，我可以把話轉到。』

廖先生只好用英文拼字。他說：『廖是 LIAO，
Mr. LIAO，希爾頓大飯店是 HILTON HOTEL，
見面時間是下午 3 P.M. 謝謝你。』

* * *

由於以上這個例子，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英文的實用性。只要你能認識二十六個字母以及配合阿拉伯數字，就可以應用，也可以傳遞消息。

因此我們說：『英文是個工具，使用者是主人。』但是一般老外對中文的感受是『中文是個主人，而使用者是工具。』妳認為呢？請多多指教。

祝

愉快

何瑞元上

* * *

何大哥：

你好！我想稱你爲 Uncle 未免太老了。

你學中文學到什麼程度？學些什麼？我想從最基本開始學英文，但你可能不同意。在台灣國中大部份學生爲考試而讀書，以背生字爲主，背過就忘了。現在我却不如如此，而是爲了需要而學。唸是會唸，講只能講短一點，文法就不太會，我不曉得我該不該學文法，還是只學美語會話。同學說學文法越學越糊塗，補習老師說首先學文法再學會話才好，另一個朋友說學文法就要學得深，會話可以學得淺。我想像我們觀光科，也不必太深，主要能聽能講能看，才能應付我們的工作。（當然講得頂呱呱出來找工作不會太困難。）依你的看法我應學文法呢？還是會話？

祝

生活快樂

戴美惠上

戴美惠：

謝謝你的來信。

以我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觀點來看，所謂英文文法並不難，因爲講話是很自然的，而美國人講話時，自然而然文法就差不多對了。我們不重視文法，我們重視意思，我們知道怎麼用英文字把我們的意思表達出來。

了。尤其妳是學觀光的，應當注重講話。

妳現在學英文文法可以當作學習的基礎，但此後如果不儘量練習會話，這個文法基礎會給忘

真正的所謂懂英文文法的人，大半是具有深厚會話能力，這樣很自然就會分析一個句子的文法。妳同不同意？

祝

平安

何瑞元上

何先生：

這樣稱呼你『恰當』吧？希望『您』先生不要受寵若驚。

你的文章我『差不多』都看了，有時覺得很乏味，有時覺得很有趣。你想像力蠻豐富的，我最喜歡你的『妙主意』，還有『異想天開』想出的那些點子，我每次看你的文章，都在想——你是一個『留學生』，你怎麼養活你自己？因為我想多了解一個人『隻身在異域』如何養活自己。希望你給一個不錯的答覆。

今天剛考完『稅法』，下星期二還要考『成本會計』，因此先輕鬆一下，寫封信調劑一下。對了！又想起一個問題，你每天上課情形如何？到底是如何上課？對我而言，這是一件很神祕的事。

我是台南麻豆人，那兒產很不錯的文旦，如果你想去那兒玩，歡迎來找我，我可做『尚可』的嚮導。

祝

快樂

馮勤上 四·二八

馮勤：

來函收到，謝謝你。

我目前在一家英文的觀光刊物『中國工商旅遊雜誌』負責廣告編譯。這是一個月刊，在台灣各大觀光大飯店都可以看到，是免費贈送給人家的。

我每天上課的情形是這樣：我是單人班，上課時我從我看過的書本或雜誌提出我不懂的地方，來跟老師商量。如果撰寫文章而發現問題，也請教老師。

在我的學校，留學生很多，學校的組織可說是專門給我們念書的。學校的名稱是中原語文中心，但是以前我在師大國語中心、國語日報語文中心以及中華語文研習所都上過課。

我朋友說到了中秋節才有文旦，到時候我打算安排時間去南部一趟，嘗嘗看真正的麻豆名產！

祝

成會過關

何瑞元上

何先生：

謝謝你那天的招待，本想早點去信致謝，但因返鄉後被派參加研讀「蔣總統祕錄」的心得測驗，隨後又得舉行全縣示範教學，現在則正忙著編輯校刊、看稿改稿一大堆的繁務，所以延宕至今才『偷得浮生半日閒』（有空）。其實，我可以說是個 Epicurus 學派的半信奉者，要求自己求得精神上的充實，所以我看了許多書，交了許多朋友，從與男女朋友相聚中取得經驗，作為參考。他方面呢！衝出象牙塔，到處走走，增廣見聞，所以我趁星期日家人上北訂親之便順道與其前往，不過我想你很忙，因此不便再次打擾。

關於上回談話中，我感覺你只看到中國人在城市的一些弊病，其實那只是每個開發中國家在發展期間所附帶的些許形象，真正中國人的本質，大部分還保留於鄉間，所以等你真確了解以後，你會感覺到她有古老的、親切的一面，而樂意『與之為伍』（和他們相處）。謹此擱筆了。

祝

好

郭美燕上 二九晚

郭美燕小姐：

來信已收到了，謝謝妳。

妳信中說『真正中國人的本質大部分還保留於鄉間』，這大概是真的。但有時候鄉下人令我覺得很奇怪。

有一次跟一位陳先生去南部玩。我們順便去看他幾位親友，臨別時，他們非送我們甘蔗不可，一送也差不多有五十公斤。我們不要那麼多，但是他們非常好客，硬要我們帶走。回台北以後，朋友分給我七八斤拿回家，但是沒有刀，不能削，也不願意啃，因為怕補過的牙齒會給弄壞了。終於過了幾個禮拜以後就把它們丟掉了。

我寧願在台北以七八塊錢一斤的價錢（南部才一兩塊一斤）偶爾吃一點點甘蔗，而不要因為便宜或臨時方便的關係，強迫自己去吃很多很多。

鄉下人能夠了解這點嗎？我是都市人，對鄉間這種『禮遇』雖然所謂『見怪不怪』，但我還是『愈見愈怪』。

愉快

祝

何瑞元上

何先生：您好！（很冒昧，打攪您。）

近日在國語日報上，見到您的大作，標題「中國家庭與拖鞋」，相當吸引人，因為我們土生土長在台灣，家居像拖鞋這種瑣事，從不曾留意「它們」給我們的方便或麻煩，不過以您從另一種環境生活習慣來談，就比較客觀。

您文中談到光著腳容易着涼，穿上厚點兒的襪子，可以防感冒。這個道理我直到今天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因為我所接觸的人，不論是家人、同事、或教的學生常常有人感冒，而我卻難得，可說幾乎是不跟著流行感冒的。這都因我回到家很少光著腳穿拖鞋。也為什麼我身體比別人好的緣故吧！

國語日報編輯，介紹您寫此文是用中文寫的，以您來此三年能有如此好的成績，實在難能可貴，期盼您能更上一層樓，更希望能常見到您的大名在報上出現。

祝

成功順利

讀者

奚敏育敬上 67·11·24

何先生：

在拜讀完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廣告』後，今天準時地收看了『老外上電視』的節目，當您唱完『燒肉粽』後，禁不住拍手叫道：『哇塞！您還亂棒的。』如果只讓我聽歌聲，而不看歌唱者，我還不太相信，這歌聲竟然是由外國人所唱出的哩！而且看到螢光幕上的您，的確是『亂性格一把的』。（是鄙人所欣賞性格人物典型之一，不過您千萬別誤會我是Gay。）

大概是從今年五月起吧！從『民生報』上知道有這麼一位專欄作家，那就是您。從您的文章裏讓我認識了不少西方的風俗習慣，而且您那賦有西方幽默感的文章，在我忙碌的生活中有如強心劑一般，使得平淡的生活，增加不少色彩。總而言之，『老外在台灣』是一個出色的『專欄』，我很喜歡它。

PS：1. 不知您是否能送我一張『簽名性格照片』，我要把它貼在剪貼簿裏。（因為我把您的作品剪貼在剪貼簿裏，也叫做『老外在台灣』。）

2. 建議您把所有作品，印成一本書，OK？

3. 建議您每星期寫兩篇文章（另一篇刊載於聯合報），好嗎？

祝

身體健康

比賽V

迷 林清華敬上（高雄市） 68·12·23

●附回郵5元●

可愛的何瑞元先生雅鑒：

我冒昧的寫信給您，可能您要嚇一大跳，完全陌生的的一個女孩子，是不是？然而，您在我心中，除了一個毫無概念的形象外，可是不陌生的洋朋友呢！

您的文章很有中國人幽默風趣的筆調，但也具有您獨特的個人色彩，我想同您聊天是極有趣的。我是個熱愛幽默坦率的人，所以喜歡您這位可愛的外國朋友應毋庸置疑吧？

我在文化學院唸戲劇，您來過這個古色古香的中國學府嗎？歡迎您！

葉良柳敬上 一九八〇·一·一六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678種

見山又是山

何瑞元著

發行人：平鑫濤

出版發行：皇冠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7168888

郵撥帳號0010426—9

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0946號

總編輯：陳樂華

編輯：楊雪嬌・崔玉珍

美術主編：李純慧

美術編輯：李復君

校對：劉秋城・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

電話：306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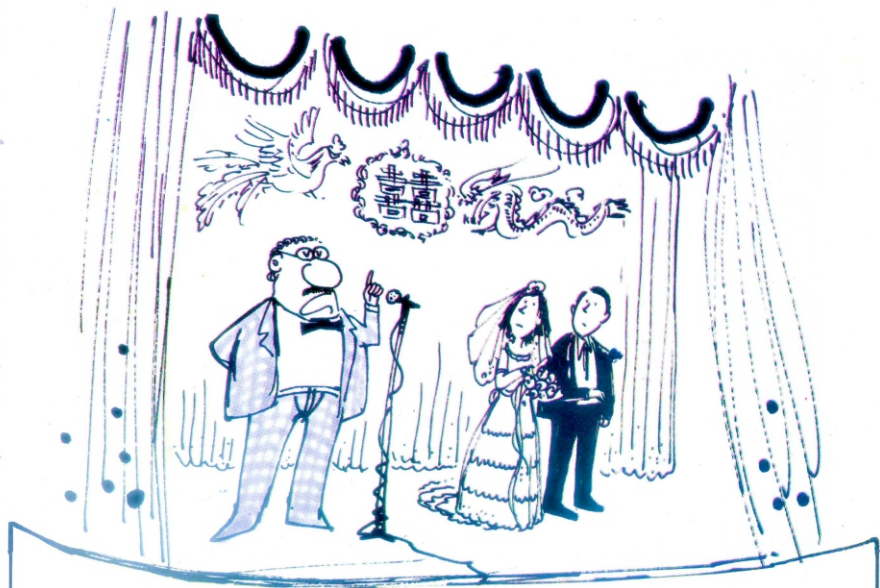
著作權：台內著字第14549號
執照字號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

第八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二，文中學始開歲一十二，『美老』個這元瑞何
成口出够能話國中講今如，學留灣台來歲四十
三友朋國中的交結、嫩挑香選會菜國中吃、章
經已、道是頭頭更章文國中起寫至甚，流九教
！了家作欄專的鼎鼎名大是

灣台在外老何是『山是又山見』和『山是不山見』
餘十五了選精都本每。告報得心的來年五學留
他；生橫趣妙、象萬羅包，品小的茂並文圖篇
他而，驚吃您令將然固解見到獨和察觀入深的
更將，格風的趣風默幽和妙奧之用運句字文中
笑的筐成出惹然當，『灣台在外老』！絕叫您令
眼的人國外個一從以可也您，的反相是但，話
。趣有和愛可的知自不們我多更多更出讀，裏

薦推重鄭您向。書國中的寫人國美